

南冠草

郭沫若著

群益出版社刊行

南冠草

郭沫若著



上海开明书店出版

• 1949 •

南冠集

· 有 所 權 版 ·

刊
行
者
：

著
者
郭
沫
若

發
行
人
吉
少
甫

出
版
日
期
九
四
九
年
六
月

基
本
定
價
八
元
五
角

印
刷
者
光
華
印
刷
廠

羣
益
出
版
社

上
海
（**○**區）武
昌
路
四
七
六
號

(全)(A-2-3)(1500-4500) (羣)(1035)(176P)

『南冠草』刊誤表

127	125	121	105	77	73	40	40	27	23	4	面
14	13	3	5	3	10	3	3	9	2	3	行
你是端哥的生命！端哥的生命是永垂不朽的！	盛手中執南冠草詩稿。	(被擁下)	杜先行	燕京	不得了	回來了	連年都在	常住	役一人	他的身上	誤
我要把你保存到永遠！永遠	(刪去)	(被擁下)。	杜先行，	燕京	不得了，	才回來了	連年在	經常住	是役一人	他身上	正

目次

第一幕	三
第二幕	元
第三幕	五
第四幕	八
第五幕	一六
尾聲	二五
附錄：	
一、夏浣淳	二四
二、候玄涵夏允彝傳	二七

人物表

- 夏完淳——明中書舍人，年十七歲。
夏母盛氏——其嫡母，年五十以往。
夏母陸氏——其親母，年四十左右。
夏淑吉——完淳異母姐，年三十二。
夏惠吉——完淳同母妹，年十四。
侯武功——淑吉之子，年十一。
姚再生——淑吉之妯娌，年三十左右。
盛蘊貞——淑吉之表妹，年二十。
錢秦篆——完淳之妻，年十八。
錢彥林——秦篆之父，年五十以往。
劉公旦——明進士，年七十左右。

顧咸正 明舉人，年五十左右。

王聚星 秀才，年二十。

杜九皋 完淳之友，年二十。

愍愍老 隱逸者流，年七十以往。

多爾袞 清攝政睿親王，年三十四。

洪承疇 清之貳臣，年五十左右。

王國寶 清江南巡撫，年五十左右。

巴山 清江寧總管，年四十以往。

增榮 多爾袞之侍妾，後賜洪承疇，年二十許。

王差官 年五十左右。

皂隸及兵勇若干人。

第一幕

景：

順治四年五月昆上之南京，明故宮內廷之一部分。時清攝政王多爾袞微服南巡，駐蹕於此。高台上廳事之一部分，偏左處有階段。右手部分臨階有欄干，靠右壁有炕床，壁上有字畫，中軸乃趙子昂所畫之馬，左右爲董其昌所書之聯：『由來奇政猛於虎，畢竟真人逸似龍。』炕床後側有銅鼎一。

左手部分靠後於一二段壇坵上有公案一，後陳太師椅一，其後爲屏風，後壁偏左有門通內室。左壁垂幔。建構陳設均宜堂皇富麗，須有王宮氣象。唯供應一切無須鋪張，宜若保持常態者然。因多爾袞乃微行，須保持秘密也。

幕開，多爾袞着便服坐炕床上，捧水煙袋在手，展開文件。此人權傾天子，頗有飛揚跋扈之態。旌裝侍女一人，名增榮，侍側。江寧總管巴山頗爲惶恐地立於側近。

多 (閱件告一段落，抬頭向巴山) 巴山！

巴 (鞠躬) 在。

多 你做這江寧總管，很能稱職，值得嘉獎。現在還是兵荒馬亂的時候，南方的漢蠻子總想死灰復燃，一定

有不少的奸細在暗中活躍，這是最要留心提防的。你們所捉着的那名主犯——暗，他叫什麼名字？

巴 啟稟王爺，他叫謝堯文。

多 唔，謝堯文，這的確是一名重要的奸細。不過你們從他的身上所搜查出來的這些文件，倒是有真有假。

巴 是，奴才賦性愚蠢，不十分辨別得出它的真偽。

多 （下炕，步至案前）我可明白的告訴你：像這裏面江左遺臣四十餘人聯名和魯王以海通款的表，還有這身完淳謝封中書舍人的奏疏，這些倒是真的。

巴 喔，我倒把它們看得比較輕微了。

多 不，這是比較重要的一部分。在你以為重要的卻都是假的。像這關於洪承疇和王國寶的這幾件都是假的。

巴 （愈顯惶恐）奴才真是死罪。

多 這個不能怪你。而且像洪承疇、王國寶那些武臣是須得加緊提防的。他們根本是反復無恥的小人，只要有隙可乘，誰個能够保得他們不立刻叛變。主要的不要讓他們打成一條心。對於這樣的人要恩威並用，也要恩威分用，你懂得嗎？

巴 是，奴才平常對於他們的防範並沒有放鬆，待遇也是有分寸的，我使得他們都害怕我，也都得討我的

歡心奴才是會套狗的我沒有放下皮鞭也沒有忘記饅頭

多 (含笑) 那就很好,不過像你這一次把他們兩個都弄成嫌疑犯,那就是不高明的辦法。

巴 是,奴才實在是該死。

多 你想那謝堯文是派去和浙江的小朝廷通消息的,怎麼從他身上會搜得出魯王以海封洪承疇爲國公的詔書,怎麼又會有舟山的僞總兵黃斌卿給洪承疇和王國寶的信,要他們裏應外合?這豈不是矛盾百出,分明是南方的漢蠻子在施用反間計?我看,關於這幾項文件就分明是假的。

巴 是,奴才實在是惶恐。

多 好在我來得恰好,你也只是把他們看管了起來,假使照着你往常的脾氣,一下便把他們幹掉,那就糟了。

巴 奴才起初看見那黃斌卿的信上,要洪承疇和王國寶把我殺掉,我本來就想立刻幹掉他們的,因爲知道王爺要來,所以只是把他們看管了起來,現在還要請示,應該怎樣發落他們?

多 你去把他們叫來,我可以當面安慰他們一下,給他們一點面子,回頭我還要把這增榮(指示侍女)

安在洪承疇的身邊,這用意不用說你是知道的啦。

巴 是,有勞王爺的清慮。(由正階向右手退場。)

多在室中盤旋，時吸水煙。

多 增榮，（向侍女）我是決定把你賞賜給洪承疇。

增 （行禮）是。

多 從今以後就把監視他的責任交一部分給你了。不僅他的一切言語行動都要留心，就是同他往來的人都要留心觀察。你要同巴總管取得很好的聯絡，一有什麼形跡可疑的事情就要立刻報告。

增 （唯唯應命）是。

有頃，巴山領洪承疇、王國寶二人由原路入場。洪王昇階卽向多叩頭。

巴 啟稟王爺，洪總督與王巡撫二位大人謁見。

多 （急趨前撫洪王）這一回是巴山造次，委曲了你們二位，快請起身。

洪 （跪訴）蒙王爺天高地厚的恩德，小臣等死罪死罪，萬望處分。

多 不，你們是絲毫也沒有罪的，趕快起來。你們都是本朝的得力大臣，故爾南方小醜，要施行反間，圖謀陰陷。但他們的詭計，如同兒戲，我豈能受他們的欺騙？當今聖上冲幼，我多爾袞攝行大政，聖上的意旨就是我的意旨，我的意旨就是聖上的意旨。你們二位可以放心辦事，趕快起來，趕快起來。（親手挽洪王向巴山）巴山，你把王撫台扶起來。

巴 是（以手挽王）

洪 （叩頭起立）感戴王爺的恩德。

王 （同）我要以萬死來報答王爺。

多 很好，很好，這件事情就這樣讓它了結，你們都不要介意。巴山能够嚴查奸細，防止亂萌，值得嘉獎。雖然對於二位不免造次了一點！

洪 （拱手鞠躬）不，絲毫也沒有什麼造次。

王 巴總管巴大人精明幹練，奴才們是心悅誠服的。

多 （行至炕前，由文件中將魯王詔書及黃斌卿函取出）這兩樣東西真是兒戲得可笑，從逃往南方的奸細身上，搜出南方的人給你們的信件，這豈不是笑話？增榮（將函件與紙煤交予之）你就在那個銅鼎裏面，把這些東西燒掉。

增 （接受函件）是。（退就鼎側，燒卻文件，奉還紙煤。）

多 不過，這另外的幾件：夏完淳謝恩疏，江左四十七人上魯王以海的奏表，倒是很重要的，你們非得嚴加辦理不可。

三人 是。

多 江南的士大夫們野心不死，這是一個很大的後患。而且他們近來也改變了態度。他們在前和李自成、張獻忠那批流寇是勢不兩立的，現在卻想串通起張、李、餘黨，一致的向我大清爲難。這是最惡的想法。這種想法在這上魯王表裏面也就敘述得有。

洪 是，臣下是早就見到，正想擬具一個奏札來陳述自己的管見。

多 你的意見是怎麼樣？你現在可不妨面奏。

洪 感謝王爺的天恩。據臣下的愚見看來，我總覺得讀書人和流寇始終是不能夠合夥的。只因功名利祿得不到保障，所以他們便想到要和流寇苟合，挺而走險。

多 (點頭) 唔，你說得很有道理，在你的意思該怎麼辦？

洪 在臣下看來，朝廷對於士大夫之家今後似乎應該設法羈縻籠絡，從寬待遇，保障生命財產的安全，廣開功名富貴的途徑，要使得他們有出頭的一天。而對於流寇餘黨，便須得一律剿滅，免留餘孽。這便是臣下的一點管見，臣下十分惶恐，不敢自以爲是。

多 你這確實是一個見解，不過還須得再用一番權衡。讀書人可從寬，但是冥頑不靈的讀書人卻是更須得嚴辦。老百姓宜從嚴，但是悔過自新的老百姓卻是更須得籠絡。你可以根據我這個意思，擬具一些具體的辦法出來，只要經過我多爾袞的認可，就可馬上施行。

洪 是，臣下一定要盡心竭力。

多 巴山，這一次你所捕獲的人都是關在這故宮裏面的嗎？

巴 是。

多 我看你們不妨就在這兒立刻審訊他們一下。應該早有一個着落，不要讓其他的要犯漏網！

巴 是，王爺要親自審問他們嗎？

多 不，我沒有工夫，我還有有些軍事上的事在手裏，就由洪大學士主審，王巡撫和你陪審好了。不過我還看

點意旨要關照你們，近來有些奸細隱藏在和尚道士裏面，到處妖言惑衆，妄想滅清復明。你們今後對

於這種方外人還要特別注意。

三人 是，我們一定要留心查辦。

多 同時你們也可以使用這種辦法，就是把些投降過來的或者自己的人，也裝扮成方外人的模樣四處

去作暗探。做這種人的祕訣，須得特別的悲歌慷慨，義憤激昂，這是很要緊的。

三人 是，是，我們一定要照着王爺的意旨去辦。

多 好的。（向洪）亨九先生，我現在還準備了一點禮物，打算送給你的。

洪 惶恐而受寵若驚之態。

多 (指示侍女) 就是這名宮女啦。我是從燕京帶來的，我就打算把她送給你了。

洪 (拱手) 感謝王爺的恩德。

多 (指增榮) 增榮你以後就侍奉洪總督洪大人。

增 (行禮) 謝恩 (轉向洪行禮，立侍其側)。

洪 (再向多行禮) 感戴王爺的恩德。

多 只是一點小意思，你以後也好生教育她吧。(回向巴山) 唉，巴山，我看你，就可以去提人，我的事情你可不用照管。

巴 是。(鞠躬由正階下)。

多 增榮，你快去把我所用的茶磚削點來，給兩位大人泡茶。

增榮應命，由左後門道下。

洪多二人不勝其受寵若驚之態。

多 這件案子我看是很重要的。江南的士大夫是中國讀書人的領袖，天下的讀書人都准他們的馬首是瞻。他們假如都歸順本朝，那天下的讀書人便都會跟着來。他們假如都反抗本朝，那天下的讀書人也都會跟着去。(露出嚴烈口吻) 所以在這一次的案件上，你們務必要一網打盡，不是叫他們全部歸順。

就是要他們全部滅亡（放和緩）這就是我的意旨

洪（唯唯聽命）是，是，我們一定要照着王爺的意旨辦理。

多 你們請到這邊炕上坐吧。

洪（惶恐萬分）死罪，死罪，萬萬不敢。

王（同）萬萬不敢。

多 你們不必客氣，蒙你們以對待皇上的禮貌待我，這雖是朝廷的家法，但我看君臣之際應該處在師友之間。亨九先生（揚起右手拇指）你實在是朝廷的諸葛孔明，我們的大軍師啦。

洪 擔當不起，實在擔當不起。

多 從前劉玄德對諸葛孔明說過：「朕之得先生，如魚得水」朝廷自從得到你之後，亨九先生，簡直是如龍得雲了。

洪 多承王爺的獎勵，實在是惶恐得很。

多 你就請坐在這邊。

增 捧茶出。多 接茶。一盞奉獻於洪，置於炕几之右側。

洪（惶恐萬分，不敢就座）臣下實在擔當不起，實在擔當不起。

多 一再捧茶一盞置於炕几之左側。王撫台，你就請坐在這邊吧。你是我們的——關雲長，我們的赤心赤膽的大將。

王 (惶恐萬分，突然匍匐於地) 奴才只好叩頭啦，王爺。

多 好的，好的，你起來，你起來。(王應命而起) 我看你們也不必太拘泥了。(忽一轉念) 好，這樣吧，我在你們面前總使你們感覺不方便，現在時間也不待，我就先進去吧。回頭有機會我再召見你們。(說罷將行，增榮欲從，急制止之) 不，你就留着侍奉二位大人。

洪王復納頭下跪，增榮亦下跪，同呼謝恩，略領首，向左手步去，將入門時，復回顧一番，表露得意之微笑，略略點首而下。

有間，增榮起立，洪與王仍伏地未起。

增 (扶洪) 洪大人，王爺已經進去了。王大人，你也可以起來了。

二人勉強被扶上指定的炕位，增榮一變莊重之態度而加以懣感。

增 洪大人，這是蒙古磚茶，你喝喝啦，你覺得這味道怎麼樣？(舉茶近洪之唇)

洪 (略呷) 很好，王爺飲的茶真真是如同甘露。

增 這裏面是放得有鹽的咧，王大人，你也請嘗嘗看。(亦奉茶近王唇)

王 哪真是甘露鹽的味道也就和白糖一樣了。

增 呢？我倒第一次聽見人這樣說。

王 那裏？凡百的甜，離不得一點兒鹽啦。

增 哦，不錯，不錯，王大人說得一點兒也不錯，我也是來做一點兒鹽的啦。洪大人，你府上有太太，是不是？

洪 （含糊其辭）唔，唉……

增 是，有吧，唔？可我不管，你就不管。攝政王叫我來服侍你，我就要給你的影子兒一樣，我是白日黑晚都不會離開你的。

洪 那很好，很好。

增 我們聽說洪大人是大學士，詩做的滿好，王大人呢，你是在做巡撫，想來你也會做詩吧？

王 詩我會做詩，唔，我倒會做蘿菔絲啦！我是一名老粗，倒吊起來也滴不出半珠墨水。

增 那我更加喜歡啦。你的心一點也不黑，是不是？你是關雲長赤心赤膽，你就像一條紅蘿菔一樣，是不是？我真喜歡你啦，我要把你吃進肚子裏去！（故意嚙其肩背。）

王 （欲作聲，但忽生警覺）……

（階右有人步武聲，增榮急離身侍側，恢復其莊重之常態。）

巴山借王差官上，差官手執皮鞭一條，洪王二人急起身迎接。

巴（上階）哎，事情太不湊巧，據王差官的報告，謝堯文那傢伙在牢裏死掉了，還有一位又發了瘋，發了瘋是那一位？

差（在階下）是峴山的顧威正。

洪是那有兩個兒子窩藏陳子龍的嗎？

差就是他。

巴就是那位老頭兒了。前天我把他們父子三人提出來審問過，我要他們投降，投降了便可以免死，或者兒子投降了便不殺父親，父親投降了便不殺兒子，結果他們都不肯投降，那老頭兒還破口大罵，惹得我生了氣，便先把那兩個兒子殺了。誰料到那樣倔強的老頭兒竟至發了瘋了。

洪（向差官）他瘋的情形是怎麼樣？

差整天價只是喊，可是只喊簡單的兩句。

洪兩句什麼？

差（躊躇）唉，小人不便說得。

巴（接過去）他在喊着：『殺！殺！殺！盡東方的夷狄！殺！殺！殺！盡賣國的漢奸！』此刻在外邊也老是那樣的。

喊着。

洪 那瘋子也提到了嗎？

差 提到了。另外還有一位劉進士和王秀才。

洪 好，那就準備站堂。瘋子可以不必審問，先提劉進士上堂。

差 是。（鞠躬下。）

巴 現在就請洪大人陞座。

洪 我覺得還是請軍門主審可方便一點。

巴 不，那可不妥當，攝政王已經指示過，是要大人主審，王撫台和本職陪審。

洪 那就只好忝居首位了。（回顧增榮欲有所言。）

增 （見機）巴大人，我想站在這兒看，是不妨事的嗎？

巴 那可不大方便。

增 好，那我就下去了。（由左後門下。）

階右有吆喝聲，皂役二人着紅帽皂衣，手持竹板杖，由右手出場，向三大人請安後，上階分立案前兩旁。

洪前進陞座，王立案前右隅，巴立案後左隅，王差官入，屈一膝半跪。

差報逆犯劉進士提到！

洪把他提上來！

王差官退，擁一老年人入，兩手上銜無冠，露髻，仍着明代服裝。人雖憔悴，但態度安詳。被擁上階，至案前，立而不跪。

洪你不是劉公旦先生嗎？

劉是，我是劉曙，劉公旦。

洪我們從前在燕京有過一段時期過從甚密，我們一同反對過宦官和流寇，你該還記得吧？

劉記得，我沒有忘記。

洪劉先生，你覺得怎麼樣？明朝的江山社稷是亡於宦官和流寇，也就是說，是亡於朝廷的政治腐敗，你感

覺得這是公平的判斷嗎？

劉差不多。

洪那嗎是明朝有負於天下人，並不是天下人有負於明朝了，是不是？

劉也差不多。

洪大清入關，替明朝掃除了宦官，剪滅了流寇，政治煥然一新，一切都寬仁厚道，與民更始，你感覺得我這

話不會是阿諛吧？

劉 是，在你並不算阿諛。我也感覺着滿清是寬仁厚大。

洪 那你爲什麼還要反抗本朝？

劉 就因他過於寬仁厚道了。你看揚州十日，嘉定三屠，江陰松江，到處屠城剖赤，然而還是沒有把老百姓殺光，這豈不真是寬仁厚道嗎？

洪 唉，劉先生；你不能够只看見皮面上的臨時發生的不幸。在干戈擾攘的時候是難免有些反常的事態的。

劉 是的是的，而且滿清還留下了黃道周，金正希，這幾位反抗外夷的老先生沒有殺，而讓給你這一位中國人來把他們殺了，實在也是寬仁厚大呀。

洪 劉先生，你可要明白，黃道周，金正希那幾位老先生，我殺他們其實是成全他們。他們要做先朝的忠臣，當然也不惜一死。

劉 是，這也正是你的寬仁厚道吧。請你也成全我，我沒有什麼可以再說的了。

洪 不過，我還須得問你幾件事體。

劉 也好，凡是我能够答覆的，大概總不會不答覆你。

洪 你和謝堯文是同黨，你不會否認吧？

劉 我絲毫也不想否認。他雖然已經被你們拷打死了，在我是死無對證，我也絲毫也不想否認。

洪 那嗎，這謝堯文身上搜出來的上魯王的表文是什麼人執的筆，是什麼人承的頭，你可以告訴我嗎？

劉 我不是早就對你們那一位說過了嗎？那是我劉曙執的筆，是我劉曙承的頭。

洪 劉先生，不會的吧？這是四六體的駢文，是一位年青人的筆調，不像你這樣已經脫了火氣的人的口氣。

劉 你不要以為我年紀不輕，我的火氣不大。自從滿清入主中原，用夷變夏，我是完全睜開了眼睛，從新成了一個人。

洪 劉老先生，你說話要多多考慮一下。

劉 我考慮得很純熟。我是早把生死置諸度外的。

洪 我還希望你多多考慮。朝廷是寬仁厚大的，你是願做文天祥還是張弘範，並不加以絲毫的勉強。好的，你們把劉進士帶下去，照常的優待吧。

差 是（將劉曙下）

洪 接着提審王秀才。

差 是（擁劉曙下）

洪 （向巴山）這位劉進士，雖然態度相當倔強，不過似乎很有商量的餘地，因此我主張照常的優待他。

軍門，你的意思怎樣？

巴 本職的愚見也正和大人相符。

洪 中國的讀書人是『可殺而不可辱』的……

王差官復。

差 (屈一膝半跪) 報王秀才到案。

洪 提上來。

王差官退，攜一少年入，年僅二十之譜。兩手亦上銬，全身道裝打扮。入場後即異常嚴肅，被擁上階，至案前，初亦不跪。

洪 (態度嚴峻，用戒方拍案) 你這個蠢才，跪下去！

少年兩腳一軟，立即跪地，面無人色。

洪 你叫王聚星嗎？

星 不，小道是王赫。

洪 (又一聲驚堂) 胡說，本部堂調查得很清楚，王聚星就是王赫，王赫就是王聚星，你不要以為改了一個名字就可以混過。

星 請大人饒恕。

洪 你多大年紀？

星 二十歲。

洪 你是秀才嗎？

星 是，小道是十六歲進的學。

洪 你什麼時候成了道士？

星 去年在神山細林仙館人的道。

洪 （又一聲驚堂）胡說！本部堂早就派人到神山去查明，根本沒有渡引過你這樣的一名道士！

星 請大人饒恕。

洪 你是秀才，你能够寫字嗎？

星 能够的。

洪 （向王國寶）那嗎把手銬給他解掉，拿紙筆給他，讓他寫出「項王入關，五星聚於東井」這幾個字來看看。

王 是。（將案上紙筆取出，交於王差官，由王差官解去手銬之後，再交與聚星。）

星（一面寫一面唸）『漢王入關，五星聚于東井。』（寫畢交與王差官，由王差官呈遞王國寶，再呈于洪。）

洪（將所寫字跡與案上文件比照一會）你爲什麼要假裝道子你說！

星（吃格）大人，生員因爲……捨不得我的頭髮。

洪 捨不得你的頭髮？

星 大人，生員是讀過聖賢書的人，『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。』所以生員實在是捨不得我的頭髮呵。

洪 但你卻有膽量，捨得你的腦袋子！

星 大人，我實在沒有那樣的膽量。

洪 哼，你沒有那樣的膽量，那你怎麼膽敢和浙江的僞朝廷暗通消息。

星 大人，沒有的事，沒有的事。

洪 沒有的事。這江左遺民四十七人聯名的上魯王表上怎麼會有你的名字？

星 大人那是冤枉呵，我是絲毫也不知道呵。

洪 有你自己的名字，你都還不知道？

星 不知道呵，大人，那一定是別人假託來陷害我的。

洪 （一聲驚堂）胡說！這『王聚星』三個字，分明是你的筆跡，你怎得胡賴！

星 怕是偶然相同呵，大人，摩做筆跡也是很容易的呵。

洪 打動大刑！

〔王差官〕將聚星拖起，向外拖動。

星 （喊叫不停）大人，大人，你饒恕我的活命吧！我從實招認好了，請你饒我的活命吧。

洪 好，把他拉轉來！

〔王差官〕等夜將聚星拉還原位跪地。

星 （連連叩頭）大人，請你饒我活命罷，一切的詳情我都知道，請你讓我悔過自新吧。

洪 好，只要你真能够悔過自新，本部堂是可以饒你的活命的。你現在可捨得你的頭髮了嗎？

星 捨得了，捨得了，就剃成和尚我都捨得了。

洪 那本部堂就要把你剃成和尚。（向差）把他拉下去，剃成和尚！

星 剃成和尚？大人，我是讀書人呀！『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』，『剃成半個和尚吧，就給大人一樣，剃成半

個和尚罷。

洪 胡說！掌嘴！

役一人披其左頰。

星 夫人，你開恩呀！

洪 把他拉下去，火速剝掉！剝成和尚！

差 是。（與皂役二人同擁王下階。）

星 哎呀，真正侮辱斯文呀，侮辱斯文呀……（四人同下。）

洪 （向巴山）巴大人，我們休息一會兒好吧？

巴 很好很好。

三人均離位，向右手走去。

洪 （自鳴得意地）剛才那個王秀才，我看是可以利用的。多爾袞王爺剛才吩咐過：『要把人裝扮成出

家人模樣去做暗探。』

巴 對，洪大人真是精明。

王 不過不剃頭，就讓他扮道士，不是一樣嗎？

巴 王大人的想法也很簡便，不過剃成和尚要來得更乾脆一點。

王 是是是。

巴 好在謝堯文這件案子外邊還沒有傳出風聲，同案的人都不知道他已經落了馬。把這王聚星拿去做個引鳥兒，真是萬無一失的事。

洪 這場公案，恐怕還要仰仗巴大人親自出馬了。

巴 不，我這一向還忙不過來。我就請王撫台王大人親自出馬吧，雖然對於王大人不免是大才小用。小官的才具是有限得很，恐怕擔任不下。

洪 據我看來，王撫台的才具並不算小，這一場的案子卻也不能不說是大。攝政王剛才已經指示得明白：『江南的士大夫是中國讀書人的領袖，如不全部歸順，便叫他們全部滅亡。』我們總得鄭重其事。巴 對。那嗎讓王撫台王大人出馬，正是大才大用了，啊哈哈哈哈哈……

洪王二人亦同聲發笑。

王差官及皂役擁已成禿頭之王聚星入場，聚星哭喪其面。

差 (在堂下) 報，王聚星已經剃成了和尚，帶上來了。

洪 你們就讓他站在那兒，聽候我的發落。

差 是。

洪（向星，態度緩和）你現在可知道本部堂的用意了嗎？

星（哭聲）大人的用意，生員實在是莫測高深呵。

洪 你還在自稱『生員』，那就是本部堂的用意了。你要知道，你雖然成了和尚，本部堂還是要讓你做秀才的。

星（帶喜意）大人，那怎麼成呢？

洪 怎麼不成？和尚了，秀才了，秀才了，秀才了，頭髮剃了隨時都可以長起來，五六年就是一條長辮子。

星 大人，你是那樣的開恩嗎？

洪 朝廷是寬仁厚大的，將來的功名富貴不會少你的。不過你還須得做些事體來將功贖罪。

星 只要大人有用生員的地方，生員一定要出我的死力。

洪 那嗎，我且問你，你們這通上魯王表是什麼人主謀，是什麼人主筆？

星 主謀的是青浦的進士陳子龍，主筆的是他的學生松江夏完淳。

洪 陳子龍是已經死了的，夏完淳可就是那位做大哀賦的雲間才子夏存古嗎？

星 就是他。他是夏允彝的兒子，論起來我們還有些瓜葛，我們還是表兄弟表弟啦。

洪 那嗎關於他的動靜你是很知道的了？

星 是，我很知道。

洪 他在前做過些什麼事情？

星 他是屢犯中原的人。前年松江沈猶龍叛變，就是夏允彝、陳子龍、夏完淳他們父子師弟三人的主謀。叛變失敗，夏允彝跳水死了。去年吳日生在太湖造反，又是陳子龍和夏完淳他們師弟兩人出的主意。吳日生在嘉興落了馬，他到今年又去運動松江總兵吳勝兆叛變，吳勝兆也失敗了。陳子龍被捕，跳水死了之後，現在就只剩下夏完淳一個人了。

洪 他不是說僅僅十七歲嗎？

星 是，只有十七歲。可是人小心不小，他手能寫，口能說，年紀又輕，江南的士大夫就是錢謙益先生對於他都是五體投地的。錢謙益先生的詩集裏面有一首詩稱讚他，叫做「贈夏童子端哥」。

洪 端哥？

星 是，那就是夏完淳的乳名。就因為他年紀小，所以他屢犯中原，官家都不大注意，他都得以優遊法外。就因為他年紀小，人人都感受著脅迫，覺得他都能够那樣，也就只好跟着那樣。現在夏完淳、夏端哥，事實上就是江南叛徒的領袖。

洪 唔，你這番話很有用處。我以前也看過他的大哀賦，我還疑心是假託，十六七歲的孩子怎麼做出那

樣的東西。現在據你說來，倒的確是一個怪物了。他家裏的情形怎樣？

星 他已經沒有家，爲了造反，把家財都蕩盡了。

洪 除他，而外就沒有什麼人了嗎？

星 還有一些女眷。夏完淳是庶出的，他是一個孤兒。他的嫡母便是我的遠房的祖母，只生了一個女兒，名叫夏淑吉，嫁給嘉定的侯家，十年前便守了寡。侯氏父子因爲主持嘉定的叛變，滿門破滅。現在夏淑吉是回到了松江華亭，和她母親同住，母女都削髮爲尼了。夏完淳的親生的母親陸氏，帶着一個小女兒，回了嘉興的娘家。夏完淳在三年前結了婚，已經有一個女兒，他的夫人錢秦，帶着那個女兒也回了嘉善的娘家。

洪 夏完淳自己常住在什麼地方？

星 他的行蹤不定，他最近跑到湖南去了，想去聯絡流寇，不知道已經回去了沒有。要是回來了，不是在他姐姐家裏，便是在嘉善他老丈人錢彥林家裏。

洪 錢彥林是這上魯王表上有名的錢榆嗎？

星 就是他，他是……

洪 好了，你可不用再往下說。我決定重用你。詳細的情形回頭會由這位（指國寶）王撫台 王大人面授。

機宜。總之，你須得假裝做一個和尚，所有一切和尚的章法你要完全學到。

星 是，生員一定要努力學習。

洪 今後就由王大人把你帶到各處去密查暗訪，務必要把在案的人通通拿到，不准漏網一個。

星 是，生員一定要盡心竭力。

洪 你須要知道，朝廷是寬仁厚道的，就給待你的一樣，也並不就要他們的性命，只要他們識破迷津，那使

回頭是岸。朝廷對於他們的功名富貴是不缺少的。

星 是，生員知道。

洪 總之，你盡心竭力的做去，只要你把這件案子辦穿，你的功名富貴，本部堂也絕對擔保。

星 是，感戴大人的恩德。

洪 (向差官) 好，帶他下去！

洪 (將擁王下)

星 (不覺向堂上合掌) 阿彌陀佛！

堂上人大笑。

——幕急下——

第二幕

第一場

景：經堂之一部分。（僅用舞台前部。）

右半壁上有一大圓窗，窗上有幔，窗下有坐椅數事。

左半垂幕帷，帷後有木魚及女子二人誦法華經之聲。

六月中旬之夜，室內有燭燭之光。

幕開，王曇首一人，僧服，在窗下徘徊，頗有審思之態。時而揭開窗帷向外觀望，窗外有花園，一片月光如畫。俄爾右手有人行動及談話之聲，忽生驚惕，急向左手匿去。

聲一 經堂那邊要僻靜些，九泉。

聲二 好的，我也該得去向師母候候安。

夏完淳與杜九泉二人由左手登場。夏時年十七，着道家裝束，面貌風度均甚老成，蓋以家仇國難有以迫之使然。

杜年二十以往，已剃髮蓄辮，作商人模樣。

二人行至窗下就座。

夏 你來得真好，我正有事情想拜託你。

杜 你是什麼時候從湖南回來的，端哥？

夏 前天才到。

杜 怎麼這樣快呢？

夏 我只跑到九江就轉來了。

杜 怎樣的？

夏 我跑到九江，聽說李自成已經在九宮山被人暗殺了。

杜 哦，什麼人幹的？

夏 據說是老百姓，但據我看來一定是漢奸，本來我也打算進四，去，但又聽說張獻忠在那兒依然在亂

役人。

杜 這真應到你大哀賦裏面的兩句話啦。

夏 唔？

杜 「招魂而湘江有淚，從軍而蜀國無絃。」

夏 你比我還記得清楚。

杜 你現在打算怎麼樣？

夏 我決心到南澳去投魯王，以海同時也想去遊說臺灣的鄭成功和舟山的黃斌卿。

杜 那你要趕快。現在讓我告訴你吧，據我所得到的消息，蘇州的劉公巨和崑山的顧成正，他們兩位老先生都失蹤了。

夏 （吃驚）什麼時候的事？

杜 才不久，我還聽說王國寶那個寶貝現在正帶着人在四處密查，說不定他們對於你已經在開始注意了。

夏 （籌思一忽）那嗎這樣吧，我求你到各處去通知我們的朋友，希望他們早作準備，有願意到南方去的，在十五天之內通趕到這兒來，我們陸續出發。

杜 叫他們各自動身走，不是更好嗎？

夏 不過他們很多都沒有出過遠門，而且到南方的關係也只有先到我這兒來才弄得清楚。

杜 那也好。總之，你要十分謹慎才行，你回來的消息千萬不能讓外邊知道。

夏 我是很謹慎的，我姐姐這裏什麼男女工都沒有用。

杜 你剛才不是說王聚星在你這兒嗎？

夏 是，他近來似乎更有決心，完全剃成和尚了。

杜 （頗出意外）哦，那倒沒有料到。

此時王聚星若無其事的由右手走出，二人小小詫異，起立。

星 （故作驚態）哦，杜九皋，你什麼時候到的？

杜 我才到。

星 你到松江來有什麼貴幹？

杜 我是來買布的，已經都買好了，裝上了船，還想趁着好月色，趁着開船呢。我順便來看看端哥，沒想出他

公然在家。

星 我的運氣也很好，我昨天來，他前天到。

杜 你近來打算怎樣啦，聚星？

星 我打算到南邊去，決心把頭都剃了，但我現在又有點後悔了。

杜 怎樣的？

星 我聽說南京方面近來對於出家人齋食得很嚴，我真後悔我冒失，早知道的話，我剃成你那樣半個和尚就好了。

杜 你老兄也謹慎一點好吧，要到南邊，就得趁早。

星 總之我是追隨端哥的，我是端哥的尾巴，端哥走那兒我就走那兒。

杜 好得很。可是我現在要走了。端哥，你好不好送我一節路？好在是晚上。

夏 可以的，我一定送你。我們在月下也可以談談。

杜 那很好，聚星，怎麼樣？

星 對不住，我卻是有點小事情，不好奉陪。

杜 那嗎我們再見。

星 再見，再見。

夏引杜入經堂後內。經堂中誦經之聲一時中止，幔內聞對語聲。

聲 九泉，你怎麼就要走？

杜 師母，我要趕夜路，伙計們在等着開船的。

聲 我還打算把經唸完了，來同你談談的。

杜 下一次我再來看師母。

聲 那你就請保重保重。

杜 多謝師母，再見。

聲 再見。

二人繞行至窗外，隔窗與聚星作招呼。

杜 聚星，對不住，到南邊去的事，希望趁早。

星 多謝你，我一定得趁早！

杜 好，我們再見。

星 再見。

二人下。

經堂中誦經之聲復起。

聚星仍在窗下徘徊，按復其誓愿之態。盛，真持，甚一，由左，匆匆入場。盛年二十，乃嘉定侯嗣會之少子侯智舍之未婚妻。智舍亡命，死於靈隱，盛為之守節，故亦來依淑吉。此人爽性活潑，尙充分保有其少女性。

盛 (見星路疑一忽) 躊躇不在這兒嗎？

星 不在，你找他有什麼事啦？總貞？

盛 我們畫了一張畫，要請他題。

星 畫得怎麼樣？先拿給我看看。

盛 （將畫展開）這是再生姐畫的楊柳，我替她添上了杜鵑。

星 真是清麗得很。好不好讓我也來題幾個字？

盛 你？我看你回頭向再生姐說吧，我不知道。

捲畫，匆匆匆匆向左側，將下。

星 蘊真，你不好坐坐，讓我們談一會嗎？

盛 對不住，再生姐還有幾幅畫，我還須得替她添筆。（走下。）

聚星不勝惆悵，復時表恨恨之意。移時幕內誦經之聲停止，聚星行至幕前，向內呼喚。

星 姨媽，你的經誦完了罷？

聲 （在幕內）誦完了。

星 我有點事情，請你老人家出來商量一下。

你 等一下，我收拾停當就來。

有間盛太夫人，夏完淳之嫡母，年五十餘，因飽經憂患，甚顯衰老，已削髮爲尼，手執唵珠，被姚再生扶持，由幕內走出。姚乃侯峒曾之媳，侯玄濱之妻，與夏完淳之姐夏淑吉爲叔伯妯娌，年近三十，侯氏父子於嘉定死難後，與夏淑吉相依爲命，並削髮爲尼，拜淑吉爲師。此人工詩善畫，信佛甚篤，故與盛太夫人相處甚得。

母 你有什麼要緊的事情嗎，聚星？

星 (頗躊躇) 沒有什麼，只是一點小事情，不過我很想和姨母一個人談談。

母 連侯三嫂你再生表姐都要迴避嗎？

星 唉，嚇嚇——

姚扶母坐窗下一靠椅上。

姚 親媽，這樣吧，我先去收拾床舖，回頭再來接你。

母 那也好。不過，再生，你去看看你端哥，表弟看他們是在什麼地方，你不妨去找他們談談。回頭我自己會過去的。

姚 好的，那我就先去了。

母 好的。

姚 聚星，老表，明天再見啦。

星 明天再見。

姚再生向左倒下。

母 你到底有什麼事？

星 唉，就是關於婚姻的事啦。

母 （吃驚）你已經做了和尚，怎麼又提到婚姻的事上來了？

星 姨媽，你怎麼把事情看得那麼認真？方今的志士仁人差不多都做了和尚啦。這不過假借來掩蓋，以免韃子們注意罷了。

母 哦，你是那樣有志氣的？

星 我怎麼不是呢，姨媽你忘記了嗎？從前姨爹在的時候，不是很得意我，說我是王猛第二，我的才幹在諸哥表兄弟之上嗎？

母 是，你有才幹，不過人家都說你胆小如鼠，因為害怕，所以才做了和尚的。

星 我胆小？我害怕？我害怕什麼？我要是害怕，我倒要學杜九臬去做半個和尚去了。

母 好，這些話你不要在這兒講！你不要嫌你的命長！

星 那嗎，我就不講。不過我說到婚姻的事情上來總可以的吧？

母 你何不去同你的母親講呢？

星 不，我想同她結婚的人就在姨媽這兒。

母 在我這兒？

星 是呀，是在姨媽這兒。

母 你說的是誰？

星 姨媽，你應該早知道的。

母 你這些事情我怎麼會知道？

星 姨媽，我是喜歡盛繡貞表妹。

母 你喜歡又怎麼樣呢？

星 我就是想同她結婚。

母 那麼麼行人家是侯六公子的聘妻，六公子智舍在靈隱病死了，她是決心替他守節的。

星 門都沒有過，就要守節，這是不合乎聖經賢傳的。

母 不管你什麼聖經賢傳，人家要守節，干你什麼事？

星 就是干我的事呀，姨媽，盛繡貞如果不嫁給我，我怕會當一輩子的和尚！

母 你這人真是古怪，人家要守節，你有什麼辦法？

星 姨媽，她到底要替誰守節？你知道嗎？

母 我已經給你說過，人家是侯六公子智舍的聘妻，智舍死了，她要替他守節，你沒有聽見嗎？

星 哼，她那裏是替智舍守節呀！

母 怎麼不是智舍死了，她很傷心，前一向還做過一篇懷湘賦來追悼他，他又不是不知道的。

星 哼，可就是她那篇懷湘賦使把她的心事露穿了。

母 怎麼說？

星 她是在懷瀟湘，不是在懷靈隱，她是在懷夏完淳，不是在懷侯智舍！

母 你簡直胡說八道！

星 我並沒有胡說八道啊，蘊貞寫懷湘賦的時候，端哥跑到洞庭湖一帶去了，蘊貞是關心着他的。

母 你真是愈說愈胡塗！我不愛聽你的！（將起身欲行）

星 （按抑之）姨媽，你忍耐一下吧，你聽我說啦。你想，蘊貞和侯智舍都已經二十歲了，智舍在生的時候，

屢次提到結婚的事上來，她都不肯，以致失掉婚期，弄得智舍也亡命死了，這是什麼意思？

母 智舍的父親過世還不上一年，他們怎麼結婚？你真胡塗！

星 但是智舍死了也還不上一年，繚貞又並不見得怎麼悲哀。這兩天我到姨媽這兒來，看見她和端哥處得多麼親熱，整天歡天喜地的作畫吟詩，這又是什麼意思？

母 這有什麼年？青人總是應該高興一下的。端哥連年都在外邊漂泊，好容易回來了，但他不兩天又要到南方去的，他倒要暫時高興一下，你怎麼能够怪他們？何況端哥是有妻室的人。

星 對了，姨媽就是因為端哥已經有錢秦英表妹做他的夫人，所以我才說繚貞真要爲他守貞啦。

母 你真是胡說八道，我不愛聽你的。（又起身欲行。）

星 （仍牽止之）姨媽，請你不要着急啦。

母 你到底要叫我做什麼？

星 我要請姨媽幫我的忙！

母 幫你什麼忙？

星 幫我勸繚貞要她嫁給我。

母 噯，真是異想天開！這怎麼辦得到？

星 （着急地）這樣對於我有好處，對於端哥也有好處。

母 就好到盡頭也沒有辦法！

星（頗焦急）我還有好多話在肚子裏說不出來，我有說不出來的苦。我並不想害端哥——

母（詫異）唔，你這是什麼話？

星我並不想害他。不過假使繭貞表妹不肯嫁給我，那是會弄得一踏胡塗的。

母哼，你簡直是胡塗！我不知道你說的一些什麼話。你那樣想人家嫁給你，你就親自去同她說好了。我管不了這樣的閒事。（將手拂開，各自向左側走去。）

星好，媽媽，是你允許了我，親自向她說的啦？

母（回顧）你要說，隨你的便，那要我允許不允許？

此時夏淑吉由左側入場。淑吉時年三十有二，亦已削髮爲尼，但人頗精幹，全家事務均由其操持，雖信佛並不泥佛。

淑媽，話講完了嗎？（前進扶其母。）

母淑吉，你說，聚星這個人真是有點胡塗，他在這兒說了一大片的瘋話。

淑我聽再生說，聚星老表在這兒和媽講話，是講的佛典嗎？

母哼，佛典！他真是異想天開，他做了和尚還想結婚呢！

淑哦，那才是風流佛啦。已經找着了觀音大士？

星 淑吉表姐，請你不要取笑。

母 哼，他想要繚貞嫁給他，又說繚貞不是在替智含守節，是在替端哥守節。真是胡說八道。我不愛同他胡纏了。（由左側下。）

淑 哈哈，聚星表弟，這單相思真够害呀！（將隨母下。）

星 （留止之）淑吉表姐，我希望你停一下。

淑 （止步）好的，你還有什麼話要講嗎？

星 淑吉表姐，我相信你是能够了解我的。

淑 我能够了解，而且我也相信你很有希望。

星 怎麼呢？我很有希望？

淑 智含是死了，端哥小弟是結了婚的人，像你這樣一表堂堂的大和尚，誰個不高興你呢？

星 表姐，你老是愛開玩笑。你不知道我很着急，我的處境現在很危險——

淑 怎麼呢？你該不會失戀自殺吧？

星 我實在有話不好對人言。但我的心還沒有死，我還是想做一個好人。我想，假如繚貞肯嫁給我，她就算救了我，也救了端哥。

淑 救了你大概是實在的，怎麼又救到端哥小弟名下去了呢？

星 淑小姐，你不知道呀，我實在是有苦說不出。（作欲泣神情）我所處的境遇實在萬分險惡，但我並沒有死心，我還是想做一個好人。只要蘊貞肯嫁給我，我決心帶着她和端哥一道到南方去投魯王以海。何必一定要她嫁給你，你才到南方去呢？

星 你不知道呀，我離開了她，恐怕就活不下去，而且我還怕她早晚會當尼姑。

淑 你都當了和尚，那不就更好？

星 （着急）表姐，你怎麼的呀？你肯不肯幫我的忙？

淑 怎麼幫法呢？

星 幫我勸勸蘊貞吧，要她嫁給我。這樣是打救了他，也打救了端哥。

淑 你這話裏面的意思，好像你對於端哥很不大了解啦。端哥是有家室的人，他連年奔走國事，連自己的妻室都無法照顧，那有閒工夫來鬧這些兒女私情。蘊貞呢？她喜歡端哥是實在的，但你不好隨便誣枉人家有什麼別的意思。

星 我沒有誣枉她呵；表姐，你救救我啦！

母 （復折返）淑，你不要和他胡纏了！他簡直鬧得不成話！

淑是。(向星)聚星老表，對你不住。我看你還是把心放平靜些，出家人最好不要胡思亂想。(扶母同下)。

聚星一人獨留，甚爲苦悶，此人雖曾一度將自身出賣，但尙未死心，仍想乘機脫逃，免除危險。因而對於出賣夏完

潭一事，亦尙在躊躇。又因愛黛盤纏於胸中，正作最後之交戰。

有間，窗外有吟詩之聲：

『白拜南州使，清光幾度春。

滄洲天際遠，芳草月中寒。

屬國思歸漢，嫖姚擬築壇。

不知江上雁，何日到長安？』

在吟詩聲中，聚星突生警覺，踱步至窗下，揭帷，向外眺望。

窗外月光洒地，有花木涼亭幽靜。

暗場。

第二場

前景於壁中揭去，換成一片園景，園中須表示出曾經烽燧之態，折木頹垣，觸目皆是，但於拙矮之中亦須有裝飾之意。

左手有月臺，有曲折欄干圍繞，通往宅。較園地高出數段。

右手草亭一座，亭口正向，額題『歲寒亭』三字，柱上有聯：

『天下幾人能隱避 漢家九鼎半漁樵』

下款爲『九峯遺黎題』——九峯遺黎爲吳興別號，亦松江華亭人，乃夏允彜與陳子龍之弟子，明亡，絕意進取，固頓不一，隆冬恆御單衣，志不少衰。聯語取自其寄懷金石一詩之頸聯。

亭中有石製桌椅諸事。

明月一輪懸於空際。

夏完淳一人立亭中背手望月，手中執抄本一冊，口中仍不斷吟哦。此時正懷念謝堯文之行蹤，因而南明的命運，己身的出處，都不免在心中往來，但以新詩初成，心境轉覺恬淡，由亭中徘徊而下。

侯武功，夏完淳之甥，年僅十一歲。人極聰明，有神童之譽，不亞於夏完淳。此時自左手月台跑下。

侯 舅舅，杜九皋世伯已經走了嗎？

夏 已經走了。

侯 舅舅，你是不是又做了什麼送行的詩？

夏 不，詩是做了一首，可不是送行的。

侯 請你拿給我看看吧。

夏 （將手中抄本與之）你看啦。

侯 （展視）對月憶南行者。

此時姚再生與盛纘貞出現於月台。盛手中仍執畫捲。

侯 （望見二人）啊，再生三婦，纘貞六婦，你們也來了。（向月台跑去）六婦，你們看舅舅又做了一首詩。

盛 （先將抄本接過去）對月憶南行者……

姚 （就視，並與盛同聲唸出）『自拜南州使，清光幾度看』——是說的由魯王那裏派來的人吧。

盛 （繼續唸）『滄洲天際遠，芳草月中寒』——啊，好詩好詩，這十句一定指的是南澳，是說魯王以海

現刻所在的海島遠在天邊。

姚 下句是自己比自己了。

盛 對的，美人芳草喻芳草是比賢臣的。『又唸下去』『屬國思歸漢，嬖姚擬築壇』——

侯 屬國一定是典屬國蘇武，嬖姚是要到南方去的。

盛 可不是？

侯 嬖姚一定是霍去病，舅舅又想到北方去打穰子了。

盛 『不知江上雁，何日到長安』——這所指的一定是謝堯文先生，這『江上雁』一定指的是他。

姚 『長安』又是指南漢了。

盛 這詩的情調很好。

姚 真是綿纏悱惻，一往情深。

侯 （接稿本過手）我拿去給媽看。（持稿本下。）

夏 你們不要老是那樣的誇獎吧。

月台上二人向園地走下。

盛 我還嫌我誇獎得不够呢。

夏 你們老是那樣說，就好像完全把我待成外人了。其實我自己是不够得很，一來我沒有屈原杜甫那樣磅礴嶽嶽的氣概，二來我又沒有曹植庾信那樣清新俊逸的才思。我自己實在是很懶愧的。

姚 比不上屈原、杜甫。或許是真比不上曹子健和庾子山，那卻未免太客氣了。

盛 庾子山的東西我就不喜歡，他的哀江南賦就趕不上你的大哀賦。

夏 那裏，我的大哀賦完全摹倣哀江南的。

盛 你那是脫骨換胎。

姚 實在大哀賦要好些；我每讀一遍，總不知道要流多少眼淚，哀江南絲毫也不哀，作者嚴如在隔岸觀火。

盛 他原是在隔岸觀火呀。庾子山是南朝的人，而且還帶過東兵，跑到北朝去做了官，回頭來就痛罵南

朝的高敗，以顯得自已清高。真真是「堪笑士衡歸洛後，何顏更作辯亡文」啦。

夏 不過你們也聽見過這樣的詩吧：「不引單于來入塞，李陵猶是漢忠臣。」庾子山雖然被留在北朝，但

他並沒有怎麼爲害於南朝，像方今的洪承疇，那一羣賣國的好賊，那才是真真罪該萬死呢。

盛 你說他，那自然是連狗都不知！

夏 最可恨的是他深受國恩，還是所謂熟讀聖賢書的人，譬如在洪承疇投降了鞏子的消息還沒有傳播

出來的時候，大家都以爲他一定是戰死了。崇禎皇帝還御祭過他，還在京城給他建立祠堂，誰知道他

才成了敵人的嚮導，引了敵人來屠殺自己的同胞？

盛 這種人真是太無恥了。你們託謝堯文帶到南方去的條陳，要是被魯王採納了，那就好啦。

夏 我正擔心着他謝堯文已經去了三個月，到現在都還沒有消息回來。

盛 該不會遇着風浪吧？

夏 那也難說，不過船家是很謹慎的，海上的危險倒比較少些，我所擔心的倒是陸上的危險。
各自徘徊起來。

姚 (向盛) 可是王聚星表兄前天才來，他不是說外邊是風平浪靜的嗎？

盛 他的話恐怕也不過說來安安我們的心吧，要是風平浪靜的話，他爲什麼要剃成和尚？

姚 怕他真的看破了紅塵啦。

盛 (笑謔) 哼，真的看破了紅塵！我保證他一定要上翠屏山。

餘人均笑出。

夏 你們在背地裏講別人的壞話。

盛 我就當他的面也要講的，像他那樣一雙色眼，就給蛇一樣的人，我才不相信他會看破紅塵。

姚 不過他總是好人。

盛 也難說，我是感覺着他膽小如鼠，心粗如牛，只圖虛名，不講實際，這種人非常危險。

姚 不要過分吧，這兩年來我們侯夏兩家的長輩和繼死難之後，以前的那些朋友誰還來接近我們？

盛 像杜九皋不是時常來的？

姚 除他而外，來的頻繁的不就要數聚星老表嗎？

盛 我才不希望他呢！誰知道他來爲的是什麼？錦手玉雲霞手雨的朋友，多一個不如少一個。

姚 我看，他是很佩服你的。昨天他還對我說過，你的畫也好，詩也好。

盛 哼，你還不知道，他真是自命不凡，他剛才還想替我們題這幅畫呢。

夏 （止步）你們又畫了什麼畫？

盛 （將畫展示）喏，端哥，你看，這是再生姐畫的楊柳，我剛才替她添上了杜鵑，正想求你題首詩在上邊啦。

夏 回頭題吧。昨天夜裏我做了一首『尋芳草』，和你們這畫意倒很合式。

盛 請你唸出來讓我們聽。

夏 不是你們這畫提醒我，差不多都忘了。（想了一忽）好的，我還記得。

盛 你唸啦，請你快些唸。

夏 「幾陣杜鵑啼，卻在那杏花深處。小禽兒，喚得人歸去，喚不得愁歸去。離別又春深，最恨也多情飛絮。恨柳絲，繫得離愁住，繫不得離人住。」

盛 真是好，就用這首詞來題這幅畫吧，真是恰當得很。想，怕是你眼前立地做出來的？

夏 我倒還沒有那樣敏捷。

盛 你向來不是下筆很快？

夏 不過確實是在昨天夜裏做的，沒有你們這幅畫，我倒真正忘記了。

淑吉由月台走出。

淑 哦，你們真高興。

盛 淑吉姐，請你快來，我們要請端哥給我們題畫。

淑 端哥小弟，你一回到我們家裏來，家裏就好像活了一樣。題什麼畫？

夏 再生姐和繆貞姐畫的楊柳杜鵑。

淑 （接書審視）你們這樣的畫也要找人題，我佩服你們大膽。

姚 那是繆貞妹弄出來的。

盛 找師傅題是請教的意思啦。

淑 繆貞，你幾時拜了端哥小弟為師？

盛 我在心裏拜了他。

淑 那怎麼行？要拜師傅，要焚香點燭，行三跪九叩的大禮。端哥小弟，她沒有這樣拜你，你不要給她題。

盛 我願意這樣拜，我願意的。此刻天空有一輪明月，園裏有花氣襲人，是再好也沒有的香燭，不要說三跪九叩，就是三百跪九百叩我也願意。

淑 你真的要拜？

盛 怎麼不真？

夏 蘊真姐，我的年紀還要比你小呢。

盛 七歲的項託不是做了孔夫子的先生老師，你請坐，我要認真的向你拜跪。

淑 真的弟，你就受她的拜跪吧。

淑 吉興再生，扶捧定淨，不令推脫。

盛 (開始跪拜) 師傅在上，弟子盛蘊真叩頭。

淑 (爲贊禮) 跪，一叩首，二叩首，三叩首，起跪。

盛 照樣叩頭，餘人均恭敬下堂。

突然有玉鑿星之聲由左手發出，淑贊禮中止。

星 (在內) 盛蘊真盛蘊真。

盛 一跪地反顧——什麼事？

景 姨媽在喚你，要你到經堂裏去，有要緊的事情商量。

盛 我知道了。

淑 四叩首，五叩首……

盛 仍照樣叩頭，場上轉暗，暗中猶聞簫聲及笑聲。

第三場

景： 場景換回第一場。

王聚星仍倚立窗下，手持銅鎖，杌玩弄不輟。

盛蘊貞由左畔經堂幕中走出。

盛 (一驚) 哦，你一個人在這兒？姑媽呢？她在什麼地方呀？

星 (慫慫地迎接上去) 你等一下罷，我去給你請來。(入幕，聞闐闐上鎖聲，復出) 還是到那邊去叫吧。(向左走入復轉出) 我看還是不必去請吧，她是叫你來和我談判的。

盛 (已猜出其用意，但不示弱) 和你談判我在外邊罵你的話你是聽見的？

星 聽見了，可我很高興！

盛 罵得你還不够味，是不是？

星 唉，相當够味了，相當够味了。不過你可知道嗎，打是慫，罵是愛。

盛 哼，瞎說！(欲退了，但又回思，壯着膽子，若無其事地坐於窗下。)

星 我才不瞎說呢。至少你要知道，我王聚星是在愛你的。

盛 阿彌陀佛，翠屏山的和尚，普愛衆生。

星 不要胡扯，我是一本正經的啦。

盛 我也是一本正經的。

星 纔真，我現在和你單刀直入吧。

盛 怎麼樣？

星 我知道你是在愛夏完淳——

盛 我是在愛呀，我已經拜他爲師了，他是我的老師，我自然是愛的。

星 可因爲他已經有了太太——

盛 是呀，他的太太並不弱呀，錢秦象表妹我也是愛的呀。

星 因此你便替人家守寡——

盛 我替侯家守不得寡嗎，唔？

星 你不要假裝癡呆，你那點心計是瞞不過我的。不過你要曉得我是在愛你。

盛 謝謝你啦，你要怎麼樣？

星 這幾年來我爲你廢寢忘餐，你不可見得知道。

盛 那真對不住得很。

星 從前習舍在世的時候，我只好死心死意地做一輩子的繆夫子。

盛 你現在已經做了和尚不就好了？

星 我這樣的和尚是不算數的，你不要打岔吧。現在習舍已經過世，我要求你對我表點同情。

盛 對你表點同情？你是要叫我當尼姑嗎？

星 哼，我不和你胡扯。我現在很着急，我現在處在緊急的關頭，請你打救打救我。突然跪地，欲挽蘊貞之兩手。

盛 （急起迴避）這是什麼意思？

星 （跪地仰頭作欲泣之狀）只要你答應了我，不僅是打救了我，而且還打救了你的師傅。

盛 這是什麼意思？

星 （已露出不能忍耐之狀）你真不明白嗎？

盛 不明白。

星 （起立）好，那我明白的向你說吧：我要你嫁給我！

盛 唔？

星 假使你答應嫁給我，我決心同你和夏完淳一道逃到海裏去。

盛 你自己不好去嗎？這樣沒志氣的話，像我就不肯說。

星 我不能離開你呀。

盛 離開了會怎麼樣？

星 那就很危險！

盛 很危險？你是說你要想去死嗎？

星 比死還要危險！

盛 什麼意思？

星 什麼意思？！我要叫你所愛的人和我一道陷在水坑不返的地步！

盛 （憤然）噫！你說這樣的話來威脅我！你要殺他？你要害他？不是我才不怕你的威脅！（憤然欲行。）

星 （制止之）你不能走！

盛 我怎麼不能走？

星 （哀懇地）你就形式上和我做夫婦都是可以的。

盛（憤然地）辦不到！

星（惡狠地）我要強迫你辦到！（欲擁抱之。）

盛閃入經堂幕內，聚星追入幕內，盛復閃出，逃向左側，聚星亦閃出，追向左側，盛復折回，聚星亦追返。

盛啊，你這卑鄙的！你把四處的門道都上了鎖！（被聚星追及，將上身一閃。）

星你逃，看你逃上那裏去！（失勢撲空，被盛腳絆倒。）

盛（在窘迫之中逃至窗畔，乘機推窗大呼）先生，先生！你快來！你快來！

夏完淳突現於窗外，淑吉與再生亦接踵而至。

夏怎麼的？怎麼的？

星（勉強掙起身來，惱羞成怒）你們嚇你們！總要知道我的厲害！

盛阿彌陀佛！（忽然大笑起來）啊哈哈……

——幕急下——

第三幕

景：十日後之午後。

左畔垂幕揭起，露出經堂全景。正壁掛佛畫三幀，金碧耀眼，其下有佛壇，壇前有一高座，經堂右壁一帶腰窗，有日光射入。左壁有門通外園。

幕啓，夏母盍太夫人坐佛壇前高座上，再生坐壇右側，同擊木魚，唸法華經。

夏完淳與侯武功二人坐圓窗下。

侯 舅舅，南澳那個小島子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呀？

夏 據說是在浙江台州附近，從前戚繼光打倭寇的時候，在那兒把倭寇殲滅過。

侯 要好多天數才可以到？

夏 要看風向怎樣。假使遇到順風，那很快，要不到十天工夫就可以到。假使風不順，那就很難說。

侯 舅舅，我真想和你一道去啦。

夏 那可辦不到。你家裏只剩下你一個人了，我夏家也只剩下我。我反正是在家裏待不住的，我不能不走。

假如你也要走，那你外婆怎麼能够捨得？

侯 我留在家裏有什麼用呢？國都亡了，我們還要留在家裏嗎？

夏 武功，你還年青，你才十一歲啦。

侯 舅舅，你出去打戰的時候，不是才十五歲嗎？

夏 究竟要比你大些。

侯 留在家裏有什麼用哇？

夏 留在家裏好生讀書吧，讀書總是有用處的。不過我還要告訴你，讀書總得讀活書，不要讀死書。你的外公和我的老師陳子龍先生，他們從前叫我們讀書就要讀活書。要注意天下的大事，要注意大自然的運行，要活用自已的五官心思，要與天下的人同休戚，不要只是尋章摘句，做個爛紙堆中的鱗魚。

侯 這樣的活書，也只有到外邊去，才有方法讀到哇。

夏 能够到外邊去自然更好，不過在目前你辦不到。還有，你留在家裏也還應該鍛鍊鍛鍊你自己的身體，這是很要緊的。將來國家需要你，總要有好的身體才能够報效國家。

侯 我是時常在打拳的。舅舅，你不知道嗎？蘊貞六姊在教我打拳？

夏 你學得怎麼樣了呢？

侯（起立略將身手伸動作勢）你看，我打兩套給你看看。我們打的是少林拳。

（換葉衣袖，開始打拳。）

夏淑吉引杜九皋匆匆由左手入場。杜扮一布高模樣，一手打布數匹，一手執搖鼓。

淑（促迫地） 端哥小弟，杜九皋世兄有緊急的事情來找你。

夏（完淳翻身迎接，武功停止打拳，均表示驚愕。）

夏（沉着地） 哦，九皋，請坐。

杜 我沒有工夫坐，事情弄得很糟。

夏（詫異） 怎麼的？

杜 我們的朋友一個二個都失蹤了。徐似穀，董剛，管定，董佑申，袁國楠，朱用枚，張謝石，都失蹤了！

夏 我不是關照過你，要你去通知他們？

杜 我是去通知了的，可是我到一處便得到一處失蹤的消息。而且我聽說謝堯文早已被捕，在南京的監

牢裏已經死了。

夏（愈驚） 這真是糟糕！

杜 起初我不贊成你們聯名上表，結果還是在這兒出了岔子。

夏 過去了的事可不用再提，我現在要拜託你，請你幫我弄一隻船，趁着今晚月黑，我要離開這兒。

杜 船是不成問題的，我自己的船就在河下。

侯 舅舅，錢姻伯不是說這一兩天要來嗎？

夏 我不想再等他了，他這人總有點拖泥帶水，我把他實在也沒有辦法。

——盛母與再生均停止誦經，自經堂走來。

淑 眞的，端哥小弟，你用不着再等了，無論怎麼樣，你今晚一定動身！

母 九皋，你來了？

杜 啊，師母，我還沒有來向你請安。端哥的事情緊迫得很，我是特來報信的。

淑 九皋世兄，請你務必幫忙，趁着今晚月黑，把小弟一定送走。

杜 那是不成問題的。

——盛蘊貞在內連呼：「稀客到了！稀客到了！你們趕快出來吧！」匆匆由經堂左門出現，作廚下裝束，頭上蒙巾。

盛 陸阿娘，秦家姐，惠吉小妹，錢姻伯，他們都到了！（說罷即反身入內。）

侯 哦，眞是湊巧啦！正說曹操，曹操就到。

杜 （追盛後而下）那可再好也沒有。錢彥林先生也來了，端哥在路上等有了伴。我就下河去替你們準備。

母 稍等一會見了錢嫻伯再走吧，九皋。

杜 不，師母事不宜遲！遲了會誤大事，好，端哥，我先走了。

杜與夏向左前方走去，下。

淑 我也要先出去一下才行。（由左後門下。）

姚 我們也出去迎接一下吧，親媽？

母 是啦，我們是應該出去的。

姚扶母將由左後門下場，夏、惠、與盛、繡、貞迎頭而上，惠、吉、乃完淳同母妹，年十二，見母即趨前跪見。

惠 媽，我們來了。（一陣心酸，忍不住流下淚來，但復破涕爲笑。）

母 （扶起之）啊，惠吉，你長得這麼高了，阿娘還在外邊嗎？

惠 她就來了，阿娘和嫂嫂們立刻就來。（向姚見禮）三姐，你好！

姚 （答禮）小妹，你好！

母 我們還是到外邊去吧。

盛 那樣要好些，淑吉姐一個人是忙不過來的。

諸人下。有間，左側幕後先聞哄笑之聲。夏完淳、錢彥林上場。錢爲夏之岳父，年五十以往，性情頗浪漫，雖在國難之

中，而衣履飄逸，頗覺風流自喜。

錢 啊哈哈，實在是湊巧！這兒就是盛娟母唸經的地方嗎？

夏 是的，再生姐和媽兩個人時常在這兒唸經。

錢 這倒年頭兒，唸唸經也是一種消遣嘍，啊哈哈……

夏 不過媽是很虔誠的。

錢 上了年紀的人大概都是那樣。自己的力氣一衰了，便只想靠神靠佛了。再生也是很虔誠的嗎？

夏 她也很虔誠。

錢 那要算是性格啦，像你淑吉大姐，我想，她就絕對不同。

夏 是，大姐的性格強。

錢 凡是有本領的人，認真說，不是迫於不得已，男的誰個願當和尚，女的誰個願當尼姑呢？（忽然想起）

哦，王翠星不是在你這兒嗎？怎麼不見人呢？

夏 他在前幾天的一個晚上生了氣，跑出去之後一直沒有回來。

錢 聽說他也當了和尚了，是不是？

夏 是的，不過絲毫也不唸經，也不拜佛。

錢 那是一定的。他同誰生了氣。

夏 同蘊真表姐鬧了一點小整掛。

錢 同蘊真就是智舍的聘妻盛蘊真嗎？

夏 就是她。剛才在外邊不是見過你？

錢 啊哈，難怪得那樣一位多才多藝的美貌仙子，難怪和尚見了要鬧整扯啦。啊哈哈……

夏 丈人，你請坐坐。

錢 好的好的。不過，我想，還是先到外邊去見見姻母吧。她們總怕還有一會纔會進來的。

夏 也好。領路向經堂左門走去。

錢 這幾張佛畫倒畫得很不錯。

夏 這就是再生姐親手畫的了。

錢 哦，真是才女啦。唉，自古紅顏多薄命，年紀青青的便守寡，實在是可惜得很。

二人下。

錢 秦 扶陸氏夫人，姚 再生扶盛氏夫人，先後由左前方上。

陸 乃夏完淳之親母，年僅四十，因患肺疾，臉色蒼白，十分羸弱。

秦窠爲完淳夫人錢彥林之女，乃一家庭婦女型，與其父成一對照。腹中有孕，已五六月之譜，隱隱可辨。

陸（被扶至壇前禮佛畢，回向盛母）啊，我真是高興，家裏人像這樣團圓的事情，已經好幾年沒有了。

母 可不是嗎？剛才我還在說：端哥就是我們家裏的命，只要他一回來，便一切都活了。

陸 唉，可惜只團圓不了好一會。

母 那樣的光景，我橫心不去想它，想起來就要令人難受。

陸（被扶就圓窗下坐椅之一）真的，能够高興的時候還是高興的好。

母（擇其隣椅而坐）阿妹，你近來的氣色像好些了？

陸 不行，絲毫也不見得好。我也不敢去想，想起來怕是不久人世了。

母 你要把心放寬些，古人天佑，一定會慢慢好的。

陸 多謝你啦，阿姐。

母（存心避開話頭，回向秦窠）秦窠，好媳婦兒，恭喜你啦。看看又要吃紅蛋了。

秦（羞澀，以袖掩其腹，只作微笑）……

母 全靠菩薩保佑啦，你要是替我們添得一個孫子，那我們大家的膽量也就會壯得一些。

陸 真的這一次怕是男孩子啦，你看她的氣色很壯。

母 不錯，男胎的母相要來得見些（回向秦）孫女兒呢。

秦 留在家裏，奶媽在帶。

母 還在吃奶吧？

秦 是的，那孩子才十個月啦。

陸 長得倒很好，像她爸爸。會得笑，已經在翻話了。

母 哦，女孩子真快。阿妹，你們是什麼時候從嘉興動身的？

陸 五天前就動身了，在嘉興住了兩天。

母 端哥等得發慌，嘉善也沒有人來，嘉興也沒有人來，這兩天大家都還在詫異。

陸 我們接信接得很遲，信是由秦家那邊轉過來的。

秦 就要怪爸爸啦，他總是遲疑不決的一會兒想走，一會兒又不想走，一直等阿娘來才把話說定。

母 他決定和端哥一道往南澳去嗎？

秦 還在踟躕呢。

經堂左門外又開笑聲，錢彥林與夏完淳復走入。室中人均起立。

錢 哈哈……你們已經在背地裏說我的壞話啦。

母 (前進數步) 親翁,你來了,剛才出去接你啦。

錢 我剛才也趕來看你老嫂子,沒想出你出去,我進來;你進來,我又出去了,哈哈……

母 親翁,你好?

錢 承問承問,你老嫂子好?

姚 (上前敬禮) 錢姻伯,你好?

錢 啊,再生,你好你好。近來怎麼樣啦?還在做詩吧?

姚 做不好。

錢 書呢?

姚 也沒有長進。

錢 聽說每天在陪着親母唸經啦?

姚 是的,沒有別的事情可做。

錢 好的,唸唸經倒也是一種消遣。

姚 姻伯,你請坐。(肅之就座於左側。)

錢 大家請坐,大家請坐。

餘人均就原位，或坐或立。

母 親翁，聽說你已經決定到南澳去了？

錢 唉，是陸二嫂子勸我的，不過——

母 你還要考慮嗎？

錢 我這一次來，也正想同大家商量商量一下。首先我們值得考慮的是明朝究竟還有沒有辦法？還有辦法呢，就還值得去攪，假使根本沒有辦法的話，那去也就是枉然的了。

母 在親翁的意思看來是怎樣呢？

錢 我在嘉善，同陸二嫂子也講過一下，她不贊成我的意思，但我在這兒想同你們再提一提。我的看法是這樣，我看是——明朝的氣數已盡，天命難回了。

夏 丈人，你怎麼這樣說？

錢 端哥，我知道你也一定會反對的。不過你們且等我把我的意見說完了之後再說吧。你看，究竟有什麼辦法呢？弘光帝在南京的時候，那局面多好，然而不上一年工夫，弄得來衆叛親離，土崩瓦解。

夏 那是被馬士英阮大鍼一批人弄壞了的。

錢 隆武帝在福建，魯王在紹興一時也很有起色，但也沒一年工夫又相繼失敗了。隆武帝被害，魯王逃到

台州待不住，又朝海裏逃。逃往台灣，鄭成功不歡迎。逃往舟山，黃斌卿又搗駕。沒有辦法只好逃到南澳。一個小島子上暫時躲避躲避。這還能成什麼氣候呢？

夏 丈人，你不能老是朝失敗一方面講。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，以前的錯誤固然值得借鑒，但本朝的與十邊有廣西廣東江西湖南四川雲貴一大片土地，幾百萬大兵，你怎麼便說它無辦法了？事在人爲，在沒有辦法之中都還須得找出辦法來，何況還很有辦法？

錢 端哥，你總是那樣氣盛，中國人假使通像你這樣，那就毫無問題。但我的閱歷究竟比你多些，明朝假使有辦法的話，早就不會鬧到眼前這個樣子了。大家都自私自利，「各人自掃門前雪，不管他家瓦上霜，」你想，這還有什麼辦法？

夏 我們自己先不要自私自利就是辦法。

錢 那也有限得很，你一二個人不自私自利又怎麼樣？獨木難支大廈呀！近來也有些人覺得國內沒有辦法，便想學申包胥，如像朱舜水黃黎洲他們聽說都跑到海外去求救兵去了，但那又何嘗是辦法呢？遠水不及近火！

夏 這層意思我倒贊成，自己不努力，想靠別人來幫忙，那正是吳三桂的想法。

錢 是呀，現在什麼路子都窮了，真真是氣數已盡，天命難回。

陸 錢親翁，你又未免太消沉了一點。不過就作興是那樣，你們也得往南澳去才行。現在敵人對於我們

南的讀書人訪查得很嚴，你們躲躲藏藏的，早遲總會被發覺。一旦被發覺了，不是又白白的送死嗎？

錢 對，就只這一點倒值得考慮。陸二嫂子，我倒還有點意思不會對你說。這兒反正都是自己人，我索性就

坦白地說出，讓我們大家來商量商量吧。

陸 錢親翁，你有意見，爲什麼還要隱藏着呢？

錢 (向夏) 端哥，我要先向你說明白，我這層意思只是想說出來大家商量商量，希望你千萬不要以爲

我就打算怎樣怎樣。

夏 丈人，我也並不是毫不通情理的人。

錢 好的，那嗎，就讓我坦白地向你們說罷。我的意思是：像我們目前的這種態度，實在是不大高妙——

「既不能令，又不受命。」

夏 啊哈，危險危險，你這個想法實在萬分危險。

錢 我原給你說過，我只是說來商量商量的，不好也不要緊啦。不過總不失爲是一條路吧了。

夏 你那是什麼路？是洪承疇、吳三桂的路，是萬劫不復的民族罪人的路！

錢 不要着急啦。像杜九皋他們那一批不是在走類似這樣的路嗎？表面上和光同塵，骨子裏滅滿興漢。

夏 可是這不是我們所能走的。九泉向來沒有露過什麼水面，他可以潛藏得下去，我們就根本潛藏不下去。我自己是很明白的，在我們眼前也有好幾條路投降嗎？絕對不能夠。醉生夢死嗎？辦不到。隱遁嗎？心不甘。奔走江湖嗎？事實上不允許。所以在我是只有『知其不可爲而爲』，除往南澳以外，別無辦法。

錢 也好也好，我做丈人的總之陪你好了。只要你是『知其不可爲』和我的意見也相差得並不遠。這樣的話我們就去在一邊吧，大家一場高興，都弄得僵硬起來了。

母 真的，這樣的話最好不要提啦。端哥、錢親翁是喜歡喝酒的，你到外邊去叫你姐姐多備點酒。

錢 別太費事啦。端哥，這樣吧，我們到園子裏面去走走，你覺得怎樣？

夏 很好，不過我還要請你再停一下。剛才所說的話，正是過筋過脈的地方，很要緊。我還有點意見還沒有說完。丈人，你說我『知其不可爲』和你相差得並不多遠，但假如你爲我不爲，那便會相差得天遠。我不相信氣數，我卻尊重氣節。讀書人，氣節要緊。『爲天地立心，爲生民立命』的本領也就全靠這氣節。這是個人的命脈所關，也是國家的命脈所關。

錢 對的對的，我知道。

夏 宋朝亡的時候，有文天祥、陸秀夫、張世傑、李庭芝一批人以氣節相尚，所以宋朝雖然亡了，中國並沒有亡。

錢 我知道我知道

夏 到了本朝，現在又遭受了異族入主之厄，但有史可法、黃澗周、徐九一、金正希、靳彪、佳諾位先烈先後爲國死難，他們的氣節也足以彪炳百代。我敢於相信，明朝即使會亡，中國也決不會亡的。

錢 是是是，我也相信的。

夏 『挺立兩間扶正氣，長垂萬古作完人。』丈人，這便是我所想走的路，也是我所期待於你的路。

錢 啊，了不起了不起，你簡直偉大得和神一樣了。我有你這樣一位袒腹東床的乘龍佳婿，我是光榮得很啦。啊哈哈哈哈哈……

忽有號角之聲，衆正驚異。

侯武功與盛繡貞先後突然由經堂左門跑入。

侯 不得了不得了，大禍臨頭了！

餘人 怎麼的？怎麼的？

盛 就是聚星老表，他領帶着一些兵了，殺進屋子裏來了？

錢 （驚惶）就是王聚星，他是準備勤王救駕嗎？

夏淑吉由左前方跑入。

淑 簡直糟了，沒想出王聚星出賣了我們！

錢 (愈驚惶) 唔，出賣了我們？這怎麼辦！這怎麼辦！

此時窗外已有兵丁湧上。

王聚星領王國寶、王差官及兵丁數人由經堂左門闖入。

星 啊，都在這兒！(指夏) 這位就是夏完淳了！

王 把他捉着！

差官及兵湧上，上以鎗縛。

星 哈哈，彥林先生，你也在此兒。(指錢) 這位是錢彥林，也是表上有名的！

王 把他捉着！

差官及兵照辦。

星 (進前指武功) 這位是侯武功，是嘉定叛變的主謀人侯岐曾的孫子！

武功毫不畏怯。

餘人均慣極作態，欲爭前掩護。

王 (急制止) 那樣的小孩子，可以不用管！

昇（失勢之態）其他的便都是女眷了。

王 此外便沒有什麼人了嗎？

昇 我知道得很清楚，她們是連男丁都沒有用的。

王 好，你們這些女眷們也用不着害怕。朝廷是寬仁厚道的，決不擾亂百姓，也決不傷害平民。我這一次來是奉了皇上的御旨捉拿通海的犯人，除掉與本案有關的人犯之外，決不牽連無辜。

陸（猛然）你無故的捉我的兒子還說是寬仁厚道！你們難道就不是中國人了嗎？（指國寶）我要問你，你究竟是什麼人？

昇 這是本省巡撫王撫台王大人。

母（指星）聚星，你這個無恥的東西，我們親戚問出了你這樣一個奸賊，真把祖宗百代的德都喪盡了呀！

王 你們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。朝廷是寬仁厚道的，對於你們的兒子和親眷，不一定就非殺不可。說不定將來還有重用他們的機會的，本撫台就是過來人啦。（復向室內諸人）我坦白的告訴你們：這一次我來拿人，是因為謝堯文的案子破了，錢彥林，夏完淳，你們自然明白，你們江左名士四十七名和魯王以海暗通消息，你們託謝堯文帶到南澳去的表文，已經同謝堯文一道通通落在我們的手裏。你們都

是皇家要的人，朝廷是寬仁厚道的，將來的吉凶禍福就要看你們自己的態度。現在我要把你們帶到別的地方去，你們在走之前，不妨向你們家裏人告別告別，有什麼話想說，是儘可以說好。錢彥林，就讓你先開始吧。

錢自被捕後一直垂頭喪氣，與前判然二人。

母（慘然）親翁，你有什麼話留給我們的嗎？

錢（連連搖頭，復向秦篆招手）……

秦（進前）爸爸，你有什麼話？

錢（戰慄地）我的女兒，你回嘉善的時候，告訴你的母親，就說請她放心。這位王撫台剛才說過，朝廷是

寬仁厚道的。（說罷，將頭垂下）

完淳白眼視之，其餘老幼均表示驚異。

秦爸爸，別的還有什麼吩咐？

錢（連連搖頭揮手）……

秦篆掩面而泣，且聞王國寶之聲，忽復仰視。

王好，夏完淳現在該你說！

夏（慷慨地）你打算要聽我說什麼？

王不，不是我要聽你說，我要聽你說話的機會是在公堂上。現在你可對你家裏人說，你是皇上要的人，說不定要把你解到燕京。你是一位少年豪傑，最好給你家裏人留些後話。

夏那可多謝你。（先向王母叩頭）媽，請你不要傷心，就當如你的兒子在兩年前早就死了。國家到了這個地步，兒子沒有能力把她挽救，現在也就只好把這個身子去奉獻了。

母兒哇，你的媽怎麼捨得你呀！（擁之而哭。）

夏媽，請你不要傷心。前年松江起義失敗，父親跳水死了。去年太湖起義失敗，吳日生先生遭了犧牲。今年松江反又失敗，陳子龍先生也跳水死了。我早就該跟着他們去的。請恕你兒子的不孝，就當作你的兒子是已經不在的一樣，請你安心吧。

母（勉強支持起來）好，兒哇。你也安安心心的去吧。媽要唸五百部法華經，來超度你。

盛母掩面而泣，餘人均泫然。

夏（步至陸母前叩頭）阿娘，我知道你是會高興的，你的兒子斷不會辱沒我的父親，斷不會辱沒我的兩位母親的。

陸（連連點頭，扶起之）做娘的，真真是高興得很！

夏 (向淑吉) 姐姐! (欲下跪。)

淑 (急挽其手) 小弟你請安心! 一切の後事有我做姐姐的擔戴, 請你放心。

夏 (拱手) 多謝你。(回向秦篆) 秦篆, 累贅你了。

秦 (突然下跪, 擁夏之兩手) ……

夏 我沒有什麼話好說。希望你代替我孝順我的兩位母親。還有妹子、女兒, 也要請你好生看待。你現在有孕在身, 請你不要過分的悲哀。將來萬一能養出一個男孩子, 那就算如天之福, 繼續了我們夏家的香煙; 如果不然, 千萬不要再立後代。我們父子兩代爲國爲民, 盡忠盡孝, 此心此志, 誓與天地日月長垂永遠, 決不願見不肖的兒孫, 敗名缺德! 香煙要斷絕, 就讓它斷絕吧! 這是我懇切的遺言, 望你決不要違背!

(挽秦篆起立。)

秦 (含淚) 是, 我是決不會違背你的。

夏 好, 我現在也沒有什麼好說的了。(向全體拱手。)

武 (趨前跪夏膝下) 舅舅, 我願意同你一道去!

夏 不, 你要留着。我所留下的事就要望你擔負起來了! 你勇敢的活下去吧。(挽武功起, 回顧彥林) 好, 丈人, 我們就走! 大丈夫見義勇爲, 我希望你老人家不要退縮。你要想起你的好些死難的朋友, 你要想

起國變以來的一些忠臣烈士，他們在冥冥之中是在向我們招手的！

錢（在開夏告別之中已頗受感動，至此精神振作）端哥，我多謝你，做丈夫的一定跟着你去，一定跟着你去。

王（回頭兵勇們）好，你們把他們先帶下去。（侯室中兵勇將二人擁下後，再向差官）你一個人可以留在這兒，同他們的眷屬商量商量一下後事，看她們還有什麼請求，只要有例可沿的事情都可以答應她們。

差是。

王我現在也就先出去一步。（回頭聚星）王聚星，你也可出去了！

星（急向王合掌）撫台大人，請你稍微停留一下，我還有一點小小的請求。

王你還有什麼請求？

星我有一位親眷，可不可以一道帶走？

王是誰？

星（指盛）就是這位盛蘊貞。

王她是你什麼人？

星 她是我的——未婚妻。

盛 (憤然) 胡說!

侯 真是胡說八道啦，蘊真六孀是我的婦娘。

王 (指惠吉) 再讓這位小娘子說說看。

惠 是呀，蘊真表姐是侯六公子的聘妻，六公子死了，她是在替他守貞的呀!

王 (環顧室內人) 你們都承認這話嗎?

衆人 承認的。

王 (發怒) 好，你們人來呀! (二兵勇人) 你們把這王和尚拉出去! 打出家人不守清規，胡思亂想，打打打!

兵勇不由分說將聚星擁下，在外間鞭撲聲，聚星喊：「冤枉呀，饒命呀，菩薩」之聲。

王 好了，打了就不用再拖進來了! 你們都同我一道出去! (向差官) 王差官，我要再叮嚀你一遍：他們這些眷屬有什麼請求的，你可以和他們商量商量。兩位人犯在路上使用的東西，只要是輕使一點的，都可以替他們帶去。

差 是，小人知道得頂清楚，我一定要體貼撫台的意旨行事。

王 那就很好。(向盛縊真吟味一番)這位姑娘，你叫盛縊真嗎，真是貞烈可風，值得嘉獎，值得嘉獎。
(連連點頭，徐徐向門道走去，室外兵勇均隨下。)

室中沉默有間。

差 (慫恿地)好啦，本差官是王撫台的同宗，是很好說話的。你們有什麼話要說，可以舒舒展展的說，說得開心見腸一點。

淑 王差官，剛才你們王撫台王大人說：路上使用的東西，輕便一點的都可以帶，那嗎想拜托你們給舍弟和舍親帶點盤川去，是不是可以的？

差 對啦，這位師傅真是會見機。王撫台王大人他留我一個人在這兒就是爲的這個啦。不僅令弟和令親在路上要盤川，就是王撫台你們也得替他想想啦。你們想，這如今的世道，那一樣是不要錢的？

盛 (先行將手上金鐲取下)這兒有一隻金手鐲。

惠 我有銀的。(同自手上取下。)

劉家、兩生、淑官、薛母、盛母均先後將金玉之物取下，但無言。

淑官從諸人手中納取諸物，捧獻差官。

淑 王差官，我們先把這點東西來孝敬你，回頭我們再預備程儀。

差（哦，哦，很好很好。）（一面接受，一面揣入懷內。）一切都有我姓王的包管。我包管你們的人沿途平安，絲毫也不受委曲。

淑請你老人家再等一下，我們還有點東西。

淑吉向左前方下，蘊貞亦隨之而下。

差很好很好。（間）唉，你們兩位老太太，真的請你們放心啦。令郎沿途的事情都在小官身上。（拍拍胸口）你們將來有什麼需要我的地方，我也一定幫忙。我住在南京道門口，你們在總督衙門裏一問，就可以知道了。

淑吉捧黃金一錠，蘊貞捧紋銀一錠，相繼出場。蘊貞此時已將頭巾揭去，髮已翦斷。

淑（將金錠獻與差官）這兒有黃金二十兩，請你老人家轉給撫台大人。（自蘊貞手中取銀錠轉授）這兒有紋銀二十兩，作為舍弟的盤費。舍弟的事，多多托福。

差（一一接受，揣入懷內）啊，這個，我一定要轉達你們的意思，令弟的事用不着關心。（向盛蘊貞見其斷髮）唉，這位姑娘你把頭髮剪了，可惜可惜。其實在這些地方你們不夠機敏，你們沒有看見王撫台。王大人臨走時的那個情形嗎？他很稱讚你，那是很有意思的呵。可惜得很，可惜得很。

兵勇一人出現於窗外

兵 報告差官，王撫台在外邊催，要你趕快出去！

差 好，我們這邊的話也談好了，走吧！

差官出門，兵亦隨下。

武功欲行，盛母急行制止。

母 蘊貞，你把武功看着，不要讓他出去！你們年青的都不要出去！秦篆，你也把惠吉拉住啦！

侯 我要出去，我要出去！我一定要出去送舅舅。

盛 你要忍耐一下啦，武功，那些人說話是不當數的，你不要使外婆們擔心。

——幕下——

第四幕

景：左側一座小酒家，前有瓜架，青瓜甚多。招牌上標出「悠悠泉」三字。

右側有井水一眼，周圍有週欄，其後有竹籬掩護。有枯柳樹其諸事。

遠景爲虎丘塔影可見。

七月十五日之夜，月光如畫。

老翁一人踞於屋外左角燃點香燭，陳列酒飯，正一張一張地在一上鉢中燒糖紙錢。

差役甲乙丙三人在瓜架下飲酒，又完淳由井中汲水盥漱，一面吸水，一面低吟。刑具被解，置於差役二人之酒桌上。

夏（低吟）『樂令竟如此，王郎又苦斯。自差秦獄鬼，猶是羽林兒。』

差甲（大聲地）『喂，老頭兒！再打壺酒來呀！』

翁（回顧）『應？』

甲（聲更大）『叫你再打壺酒！』

翁 哦，來了。（將紙錢放下，入店打酒。與甲換上後仍退還原處，繼續燒紙錢。）

乙 （向夏完淳）皇犯老爺，你的手脚放快一點啦，不要那樣悠悠閃閃的！

夏 （不理會）『月白勞人唱，霜空殺魄悲……』

乙 他媽的，服侍皇犯老爺真他媽的要命，比服事自己的老婆還要費事。

甲 唉，說得不好他就尋個短見給你，弄得你一直還要陪着送進陰曹地府。

乙 對嘍，你這一說倒把我提醒了，那眼水井倒值得提防啦。（提刑具向井邊走去。）

丙 （向甲）老兄，你們的酒喝得不少了，少喝一點兒好吧？

甲 你放心，不要你給錢。

丙 不是錢的事，我是怕你們喝醉了。

甲 有你不喝酒的人在啦。

丙 我一個人抵得了什麼事？假使還要服侍兩位醉鬼的話，那就更加吃不消。

甲 不會醉死的，不要說那樣不吉利的話！

丙 （起立）對不住，我是打算先回去一步，多去叫幾個人來。

甲 聽你的尊便！

丙 皇犯要緊啦，出了什麼岔子，那是不好開玩笑的。總之穩當第一。對不住。（各自向左手下場。）

乙 （走近夏側）皇犯老爺，你不要老是向井裏照鏡子。今天已經七月十五，盂蘭節，沒有你的份！

夏 你們請放心，我不會連累你們的。

乙 說倒說得很豪氣，不過誰個保得定啦？這些年辰，皇犯先生老是愛跳水。陳子龍不是你的師傅嗎？他在船上跳水，還把我們的一位伙計也一道拖去見龍王去了啦。我家裏是有老婆兒女的，不好和你開玩笑。

夏 『……英雄生死路，恰似壯遊時……』（盪漱已畢，走出井欄。）

乙 （持刑具將爲之套上）還是請你戴上這對金手鐐。

夏 無言以兩手伸出，聽其戴上刑具。

幕後有隅忽有朗吟之聲：

「草人語兒之館，

月明響屨之廊。

美人則紫台黃土，

英雄則白草青霜。」

吟聲一時中斷。

夏（諦聽有間）哦？這是我的大哀賦，是什麼人在唸呢？

吟聲沒起，按前更近：

『日日知馳，

親朋不識，

獨劍寒囊，

三江浪跡，

人容鼓吏之狂，

世笑傲公之癖，

混編羽之高賢，

結屠龍之豪客。』

杜九舉一人由籬後轉出，行吟不輟。杜與前幕迥然不同，身着袖衫，手搖折扇，看夏即停止行吟，表示驚詫。

杜（前進數步）端哥，你怎麼到了這兒？

夏（驚喜）他們怕我跳水啦——

乙（急加干涉）你是什麼人陪，你？

甲亦匆匆上前。

杜 我是杜九泉，是這位先生的朋友。請問兩位尊姓大名啦。

乙 咱們沒有姓，沒有名，四眼狗，九根毛，高興就隨你叫。

甲 （故作和事老）哦，不要動聲色。這位杜老先生看來也像是好說話的。有話我們到那邊去談吧。

杜 很好很好，我來奉陪二位喝兩杯淡酒。（先行向席面走去，招呼老翁）慫慫老！

翁 （正向右側走來）哦，九泉先生，你來啦。（指夏）這位就是蘇仲先生的公子夏完淳先生？

杜 是啦。請你再打兩壺酒來，有下酒菜，什麼都好，通請拿來這兩位差官的酒錢，都掛在我的賬上。

翁 哦，曉得嘍。（入店一一照辦。）

二差役見杜慷慨，先後偕夏走來。

甲 杜老先生，對不住啦，等你來破鈔。

杜 小意思，不成敬意的。

四人就座。

杜 讓我先敬兩位一杯酒。

二人 不敢當，不敢當，我們就回敬回敬。

三人同飲。

杜 (向夏) 端哥,我敬你一杯。

夏 多謝你。

對飲。

杜 (回向二役) 對不住,請問二位差官,你們要把我這位朋友送到什麼地方?

甲 他是皇封御犯,是皇帝老子要的人,我們要把他送到南京去。

杜 你們要趕夜路嗎?

甲 不,我們是坐船的,船上還有很多的人。悶熱得很,我們到岸上來尋尋開心。

杜 還有多少日子就攔嗎?

甲 明天一早就開船啦。

杜 (略作考慮,自腰間搜出錢袋) 是那樣的話,我有一點菲薄的東西,要累贅你們兩位。

甲 (會意) 很好商量,很好商量。

杜 (取出紋銀二錠) 這兩錠銀子,我想送給我的朋友,作為路上的盤川,請你們兩位幫忙收下。

二人各取一錠,揣入杯中。

二人 那沒有問題——我們一定幫忙,一定幫忙。

夏 九泉，真對你不住啦。

杜 這算得什麼，可惜我身上帶得太少。假使兩位差官不忙的話，我還可以回去多備些程儀來的。

甲 老先生，你府上很遠嗎？

杜 我是太倉人，在這兒前面的石佛寺讀書，不很遠的。

夏 已經够多了，不必再費事了，九泉。

杜 好的，慢慢商量吧，我們喝着酒慢慢商量吧。

甲 （向乙耳語之後）那嗎這樣吧，你們兩位在這兒細談，我們到那邊井邊上去洗洗手。

杜 那也很好，請你們方便。

（二人走往井邊，時時耳語，作有所商量之態）

杜 端哥，真沒有想出會在這兒遇着你啦。

夏 我也沒有想到我是另外關在一隻小船上的，他們要上岸來尋開心，又怕我跳水，所以把我一道帶上了岸來。沒想出在這兒會遇着你。

杜 顧盛正先生的兩位世兄的事情你知道嗎？

夏 我知道他們因為掩藏陳子龍先生被捕。

杜 他們在五月裏已經被江寧總管巴山殺掉了。

夏 什麼？大鴻與仲熊兩位世兄早遇了難！

杜 是啦，聽說顧咸正先生就因為這樣也成了狂人了。

夏 （長嘆）哎，這筆血債終得要償還的！大鴻！仲熊！你們等着我吧！（沉默有間。）

老翁走至桌邊。

翁 夏完淳先生，好不好也讓我來進你一杯酒啦。

夏 （起立）多謝你，你老人家貴姓？

翁 你不要問我的姓名吧，他們都叫我憨，憨老，你也就叫我憨老吧。

杜 真的，憨老的姓名連我也不知道。

翁 知道了有什麼用呢？我本是北方的人逃到南邊來的，我沒有國，沒有家，沒有妻室兒女，沒有文章事業，就

只剩下這幾根老骨頭，我拿姓名來做什麼用呢？

夏 憨老，那嗎就請你讓我也叫你憨老吧。可我知道你是一位有志氣的人。

翁 沒談這些吧，我敬你一杯酒。九皋先生，請你也喝一杯。

杜 好的，倒是我們應該敬你老人家。

三人同飲。

差役二人復走回，老翁退回原位，夏離席在月下徘徊。

甲 杜老先生，我們要同你商量點正經的事情啦。

杜 很好很好，我很願意領教。

甲 剛才你老先生說：打算給你這位貴朋友多備些盤川，我們覺得這是很好的事。因為你的貴朋友在路
上要使用可不用說，就到了南京之後，上上下下都得用錢現今的世道不說你老先生也是很清楚的，
有錢能使鬼推磨。

杜 不錯，不錯，一點也不錯。怎麼樣呢？還是你們等我一下，讓我去拿來呢？還是我們一道去拿呢？

甲 我想我們這樣啦，讓我這位伙計陪你老先生到白佛寺去，我留在這兒陪着你的貴朋友。這樣似乎兩
來都方便。

杜 那好極了，我們就這樣辦吧，反正白佛寺也並不很遠，沒有一會便可以轉來。

夏 （在三人談話中各自低回沉吟）九皋兄，我請你不必多費事啦。你知道我是死了心的，就到了南京
也沒有什麼用錢的必要。

杜 不，這事情須得盡我做朋友的心，請你不必管。（向乙）好，我們就走。

夏 那嗎，請你把扇子留下，我要給你題首詩在上邊。

杜 啊，那好得很，就請你題好之後再走啦。（將扇授夏，反向老翁）悠老，借你的筆硯來用一用啦。

翁 （點頭）很好很好，我給你拿來。（入店捧筆硯出，步至夏前）夏先生，你的手寫字可方便？

夏 不要緊，就這樣也可以寫，反正只要寫得成字就算事的，你們等我再推敲一下。（在瓜架下略作徘徊）好了，就讓我寫吧。

杜捧硯，夏執筆與扇，在月下信筆揮寫，翁及差役二人亦至前圍觀。夏寫一句，杜與之同唸一句。

「竹馬交情十七年，飄流湖海竟誰憐？」

知心獨上要離羣，亡命難尋少伯船。

山鬼未回江上夢，楚囚一去草如煙。

姑蘇明月愁人醉，剪燭無言更惘然。」

杜 多謝你，請你寫一個年月在上邊吧。「丁亥七月既望。」很好的。（將筆硯奉還老翁）悠老，多謝你啦。

翁 這算得什麼事？不過夏完淳先生的才情真是敏捷，古時候的才子曹子建七歲成詩，我看夏先生是不亞於他的。

乙 真的，皇犯老爺真是了不起，拿起筆來就像我們拿掃帚掃地的一樣。

甲 真是了不起，可惜我只認得一個扁擔大的「一」字。嚇嚇嚇嚇嚇……

杜 (向乙) 老兄，我們走。

乙 走走，我陪你老人家走。

杜 (向夏) 端哥，折扇就請你拿着，回頭我就轉來。

二人向籬後下。

夏在月下徘徊。

翁執筆視返店，收拾若干錢囊，往井邊洗滌。

翁 (自語) 唉，這樣的人偏偏要遭到這樣的境遇！

甲 (還原位飲酒) 皇犯老爺，你不再來喝點酒嗎？李白斗酒詩百篇，你們會做詩的人和酒是分不開的。

夏 (仍在月下徘徊) 請你加杯吧，我不想喝酒。

甲 (自語般地) 人生有酒須當醉，其實什麼事體都要看開一點才好啊。眼睛看得開，路子就走得寬。皇犯老爺，你不要老是向水井邊上走嚇！

夏 (走向井邊) 你放心，我早就給你們講過，我死也要死的光明磊落的！

甲 其實你活也就活得冠冕堂皇一點，又有什麼不應該呢？想開些吧，你看我們洪承疇、洪夫人，多麼的感

風呀！斗大的黃金印刻上十一個大字：『招撫南方總督軍務大學士』多麼的冠冕堂皇呀！
夏 你以爲是那樣的？

甲 難道還不够味嗎？皇犯老爺！其實還是你們讀書人好，頭髮一剃就是大官。譬如像你這樣有才學的人，只要想得寬一些，『大學士』即使當不到，『小學士』總可以當到的。唉，口都說燻了，喝點涼水吧。（行至井邊，汲水而飲。）

杜 惶惶由籬後跑出。

杜 啊，糟了糟了，剛才那位差官滑進一個大水塘裏去了！

甲 水不深嗎？

杜 不深？一個人也落不透！

甲 糟糕，那傢伙是不會覓水的呀！

杜 我們趕快去打撈吧！我一個人拿着沒有辦法。（走近甲身邊。）

甲 好的，我們一道去，皇犯老爺也一道去。

杜 那就要快才行，要快！（猛力一推，將差人推入井中。）

夏 啊呀，九皋，你怎麼的？

杜 兩個傢伙我都把他們結果了，現在你可以自由了。

翁 (突然大笑) 啊哈哈，妙哉！妙哉！

杜 (心平氣和地如已卸下一項重擔) 真是出乎意外的輕鬆，誰也沒有想出他們竟這樣走來送死？
(向夏) 而且還把你親自替我們送到了這裏來。

翁 剛才我知道這位先生就是夏完淳的時候，我也動了一下心，想在酒裏面下點蒙汗藥，正在躊躇，沒想出你就這樣做得乾乾淨淨的了。九皋先生，你這樣的人真是够機敏啦！

杜 現在不是互相標榜的時候，慙慙老，我看你的酒店怕也只好丟掉了。

翁 那成什麼問題？只要把夏先生打救得了，把我們大明的江山救得轉來，我就丟掉這條老命，也是滿不在乎的。

杜 (向夏) 那嗎好，端哥，我來把你的刑具解了吧。

夏 (一直抑鬱而沉默) 多謝你們啦，我這是無須解的，你們倒趕快逃走吧！

杜 (出乎意外) 端哥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

夏 (有些着急) 我勸你們趕快逃走，我是不能走的。

杜 (搶着說) 你不能走？你怎麼不能走？我就是爲的你呀！認真說，我還打算約起朋友們到南京去劫。

殺場的

夏 那我真感激你啦，九泉，可是今天晚上的情形，你還沒弄清楚。他們剛才才是三個人在這兒喝酒的，有一個人早回去搬救兵去了。

杜 唔？
是那樣的？

翁 真的真的，有點不大妙，剛才還有一個傢伙，去了好一會，怕快要轉來的時候了。

杜 這我可沒有料到，我又未免做得太冒失了一點啦！

夏 九泉，我勸你趕快走開！我反正是決心死的，我決心以身報國，可不要誤了你的大事。（向老翁）
老，你也趕快逃吧！

翁 這樣吧，我可不要逃，讓我出來擔戴，就說那兩個傢伙是我把他們謀死了的。

杜 你們這些想法都不對，要走我們就大家走，雖然冒險得一點，我想走總還可以走得掉。

夏 九泉，你不必替我打算吧。我是絕對不想走了。即使走得掉，你想，這不知道又要誤盡多少人！我的家族親戚固不用說，江南的老百姓不知道又要受多少連累，你所苦心孤詣地，開拓着的路，說不定也會斷絕了。

杜 這樣說來，我實在太冒失了一點啦。

夏 九泉，我不是這樣怪你，你還是請趕快逃走。

杜 端哥，我們這樣啦。我們一同趕到太湖邊上去，把你的衣服一切脫在岸上，還可假託一封遺書，作爲你是跳水死了，這樣不是就可以把一切掩蓋過了嗎？

夏 來不及了，九泉。即使來得及，也會害了你，害了老。

翁 害了我有什麼稀奇？我就替你死都可以的啦！

夏 犧牲了你們，讓我活下去，我可是不願意的。

杜 （又提起勁來）唉，不要說這樣的感情話吧！總之三十六計走爲上計，我們大家都走！都走！

夏 不，我不走。

杜 這是什麼呢？我們是爲了你呀！

夏 你們要爲我，我可不能不爲你們。

杜 不，我們不是爲的你，爲的是中國，爲的要爲中國留下你這樣一位人才！

夏 你們是爲的中國，我可也不能不爲中國。我也要爲中國把你們留下。我要爲中國死，我希望你們爲中

國！

杜 （又軟勁）端哥，你始終是不想走嗎？

夏 不，我絕對不走。

杜 你到南京是只有死路一條的啦。

夏 我知道，正因為這樣，所以我要慷慨赴義。

杜 你現在還很年輕，假如你再多活些年辰，不知道要替中國寫出多少驚天地泣鬼神的文章啦。

夏 九畹兄，文章的生命全憑氣節，這層你是知道的。驚天地泣鬼神的不是文章，而是做文章的人。譬如屈原先生他能够犧牲自己的朋友敷衍下去的話，他不見得會做得出離騷。就做出了也決不會留聲百世。又如文天祥、文相國，假如要隱忍苟活，他就不會有正氣，看也就早被人丟進廁所裏去了。

杜 那嗎，你是說我們走的這條路也不是路了？

夏 不，我不是這樣的意思，現在差不多就要全靠着你們來延引中國的命脈了。

杜 那嗎，你來同我們走在一道不好？

夏 辦得到我自然也樂意，現在可惜已經辦不到了。而且還要犧牲你們，還要影響到延引中國命脈的唯一的路，這在我是怎麼也不肯做的。我現在也正是在為中國設想：我做公孫樅，你做程嬰，我們一生一死為中國維繫着這股正氣吧。這正是中國的魂，中國的命。

杜 唉，『千古艱難爲一死』，端哥，你一定要選擇這艱難的路走，我是愈加欽佩你了。

夏 你怎樣說起這樣的話來了。你的路比我難得多。不過這些都不用再談，你請趕快走！

杜 不，我也不走！

夏（吃驚）怎麼的？你這要誤事的啦！

翁 作爲我把那兩位差人處死了，我看是最合理的辦法。九泉先生，讓我也爲中國而死吧！

杜 不，憨老，我多謝你，我也不能讓你死。『漢子做事漢子當，』我是漢族的兒子，今天的事我自己能够擔
戴！

夏 你這是什麼意思？這樣豈不是我害了你？

杜（笑出）哈哈，端哥，你不用替我着急，我是有辦法的。（回向老翁）憨老，請你快快拿條繩子來！

翁 你打算怎麼樣？

杜 你回頭就可以知道啦，要趕快才行。

翁 是。（向店裏走去。）

杜 憨老，順便把那些桌椅推翻！

翁 是。（如言辦理，取繩入店。）

杜急向井中作打撈狀

夏 你是打算怎麼的呀？

杜 很簡單，我一切都爲的是你。你既不走，問題就非常簡單。哦，那邊已經有人來了！（放大聲音）快呀，快點，快拿繩子來呀！（更張大聲音向左側呼喚）過路的人，你們趕快來呀，有人掉進井裏去了！

（看持繩至井邊，夏漸悟杜之用意，亦趨赴井邊。）

杜 怕都淹死了！拿繩子打個活套子套他的腿……還有人來幫忙的不快些呀，有人掉進井裏去了！

（王差官與差人丙率兵勇二人由左側湧上。）

差 誰掉進井裏去了？

杜 啊，你們來了，那再好也沒有。就是你們自己的人啦。剛才兩位差官在這兒喝酒，喝醉了便打架，一個人被打進井裏，另一個人把人犯丟掉各自逃跑了。

差 唔有這樣的事？

（衆人均湧到井邊，向井中探視。）

杜 你們看啦，那不是人嗎？倒栽在裏面的！

丙 糟糕，我早就擔心他們要鬧出亂子的，沒想出只有一忽兒工夫便鬧成了這個樣子。

兵 一 真的，倒栽了一個人，在裏面！

兵二 這個井太深，要打撈起來，也很不容易啦！

差 糟糕，真是活見鬼！你們爲什麼要上岸哇？

丙 是他們兩個要來的呀！

差 哼，死無對證，你當然可以推脫乾淨了。（向老翁）還有一個是打從那個方向逃走的？

翁 （指籬柵）就從這籬柵後邊跑過去的啦。

差 有好多辰光了？

翁 還不上頓把飯光景啦。

差 （指揮兵勇）你們追，趕快去追！——

丙與二勇均欲下。

差 （制止丙）你可要留在這兒！井裏的人回頭打撈吧，反正已經是淹死了，好生把犯人看着。虧得皇里

先生還沒有逃，這倒是不幸中之一幸。哼，你們真是糊塗爲什麼要把皇犯帶上岸？

丙 他們怕他在船上跳水啦！

差 哼，跳水？你們真是活見鬼！回船去同你算賬好了。（向杜）請問你老先生尊姓？

杜 我叫杜九皋，原籍青浦，現住太倉，我是在這兒虎邱的石佛寺讀書的。

差（走出井欄）你和這個皇犯先生是朋友嗎？

杜（隨之）是的，我們是世弟世兄。我剛才出來散步，無心之間走到這兒，便遇見你們的那兩位伙計打架。打得真猛，酒可也喝得太多了。

差（至瓜架下見狼籍情形）那兩個傢伙，見了酒就是命，酒品又不高，我不知道告誡了他們多少回，還是弄得狼籍不堪了！（自語地）這怎麼回去報賬呢？

杜 差官，假使你有什麼作難的話，我甘願陪你去，做見證啦。

差 那好得很，正想委曲你尊台一下。

翁 差官老爺，我也甘願陪你去，做見證啦。

差 你家裏還有人嗎？

翁 通死光了。

差 那嗎也就用不着你去了。回頭萬一上峯還要來調查的話，屆時候再來麻煩你啦。好在皇犯先生還在，他也是個活的見證。

二勇由原路跑回。

差 人找着了嗎？

勇一 找着了，找着了。

差 在那兒？

勇二 在前面的那個大水塘裏！

差 什麼？

勇二 那傢伙大概是跳了水，半沉半浮的爬在水裏，真是怪陰慘的！

勇一 在月亮下邊看見死人，真他媽的不是好過的事。

差 糟糕！兩個傢伙死命的趕上了雷蘭會。

丙 怎麼辦呢？

差 有什麼辦法？反正人都是死了的，回船去稟報明白之後再來打撈罷。

翁 我在這兒也替你們想辦法啦，能够找得到人打撈，便把他們打撈起來，沒有辦法的時候，也就只好等你們轉來了。

差 對你不住啦，把你的鋪子鬧成這個樣子，他們的酒錢是多少呢？

翁 噫呀，差官老爺，還要什麼酒錢呀，人命都鬧出來了。

差 真真是對你不住，不過我們稟報明白之後，回頭可以賠償你的。（向柱）好，老先生，要委曲你一下啦。

杜 這是我樂意做的事。我們就走。

差 多謝你，不過我想關照你一下，你到那邊去，看見王撫台大人的時候，最好不要說這位夏先生是你的朋友，省得麻煩！

杜 多謝你的厚意。

杜先行餘人隨之，由左手下場。

老翁默送有間，復行至香燭前，取紙錢一束，着火高擎。

翁 自遼陽戰役以來，一切爲國捐軀的忠臣烈士，寡婦孤兒，你們都請來享受我的菲薄的追薦！

——幕徐下——

第五幕

景：同第一幕。

幕開，台上寂無一人。

九月十九日黎明時分，光景晦冥，風聲不止。堂上尚有燭光。王差官引劉公、錢、蔣、休、夏、完、淳三人由右手大場，三人手上有鐮鏟，劉之態度泰然自若，錢、蔣萎靡，已有醉意，夏、顏激昂，後跟皇、役二人。其中有一人懸挂九、皇。三人被引上階，步至炕、床附近，皇、役二人立於階下。

差 你們在這兒等一會啊。洪、承、時、洪、大人特別尊重你們，請你們到這兒來候審。你們可知道這兒是什麼地方？

劉 我是『前度劉、郎、今、又、來』，在兩個月以前我也在這兒候審過一次。

差 那是因爲奉到攝政王多、爾、袞的面諭，老、先、生，但你怕不會知道，這兒是曾經做過什麼用處的地方。

劉 不知道。

差 我告訴你們：這兒是三年前私、光、皇、帝候過審的地方。還有那位不知道究竟是真是假的崇、禎、皇、帝的

太子也是在這兒一道候過密的。

劉 哦，那我們真是光榮了。

夏 （向前面指出）那邊朦朧着的可就是鍾山。

差 是的。

夏 那是太祖皇帝的孝陵所在的地方了，呵，樹木也沒有從前那樣的葱鬱了。

差 洪承疇洪大人已經叫人把孝陵的樹木斫伐乾淨了。

夏 哼，這萬惡不赦的罪人！（沉吟低徊，開始詩的醞釀。）

差 不過諸位先生我還須得再告訴你們一個消息，今天要算是你們的最後關頭了。外邊行刑的準備，一切多已經停當了，是王撫台王大人親自監斬。生死只等你們自己選擇。生也是在今天，死也是在今天，生呢有高官厚祿等待着你們，死呢也有劊子手和殺場等待着你們。

劉 多謝你，我是早就考慮好了的。

差 那就很好，反正我對於諸位也算盡了孝心。你們活着得到高官厚祿的時候，還要希望栽培栽培；就是死了，我也相信總不會埋怨我。

錢 王差官，好不好請你再給我弄點酒來？

差 那沒有什麼，要多少給多少，今天是特別優待。（顯皂役之一）你下去再弄點酒來！

役 是。（將山左手下。）

差 你另外再換一個人來。（指杜）這個新毛子，什麼規矩都不懂，我看是會出岔子的

役 是。（下）

差 （急揮杜上階）你上來，你趕快上來。（回向夏）這位你的朋友，他來看你來了。

杜上階，與夏相見

杜 端哥，你詫異吧？

夏 哦，九泉，原來是你！

錢 怪不得，我說怎麼那樣相像？

劉 （同時）啊，杜九泉，你真有本領！

差 請小聲些，不要鬧出亂子。有什麼要緊的話，請趕快的說！

杜 端哥，我告訴你，淑吉和繆貞都來了，她們在外邊替你預備後事。

夏 你們是多餘了的，一個人死了，爲什麼還要費事，冒着危險來收屍？屍首收回去有什麼用？上天下地不
就是一座大墳墓嗎？

杜 不過我們也倒是出乎意外，本是想來探監，看看你，並沒有想出昨天來，今天就遇着行刑。

差 外邊傳出一種風聲很厲害，說有人要來劫監，所以昨天晚上洪承疇大人和巴山大人商量，在今

天天不見亮就要行刑啦。

杜 端哥，你還有什麼話好說？

夏 我沒有什麼，不過我這兒有一部詩稿。（自懷中搜出詩稿一冊書名大寫「南冠草」三字）這都是

我被捕以後在沿途和監獄裏，做的一些詩詞，也有兩封信附在後面，一封是給我兩位母親的，一封是給秦篆的。這些東西我就拜託你老兄，希望你交給我的姐姐或者蘊貞。（授詩冊）

杜 （受之）這我一定替你轉達。（將詩冊揣入懷去）

夏 不過，我剛在才這兒又做了一首，還沒有工夫寫上去，我要唸給你聽。

杜 你唸吧。

夏 （指出）你是聽見的，那邊不就是鍾山？

杜 是，那是太祖高皇帝的孝陵所在的地方。

夏 可是孝陵的樹木已被洪承疇砍伐乾淨了，鍾山也沒有從前那樣的蒼翠了。我的詩，題目就可定爲

『御用監被鞠拜瞻孝陵』

杜 好的，『御用監被鞠拜瞻孝陵，』你請唸下去。

夏 開始唸詩，每唸兩句，杜即重唸兩句。

『城上鍾山色，松杉落翠微。

朝光翠鳥散，暝色三龍飛。

璧月沉銀海，金風剪玉衣。

孤臣瞻拜近，泉路奉恩輝。』

夏 好，這可就是我的絕命詞了。

杜 我一定給你記着。（轉向錢）彥林先生，你可有什麼吩咐？

錢 我嗎……我說不定……可以回家。

夏 （憤然）丈人你怎麼還在說這樣的話！你就忘記了嗎？去年我們同吳日生、陳子龍兩位先生在太湖把義，插血爲盟，早就誓同生死。現在吳、陳二公已經先後歿，我們正好慷慨就義，以見二公於地下。你怎麼還說到回家的話來了？

錢 我說回家，是回到大宇宙中的老家。

夏 好，不要再多說話吧，你所要的酒已經給你拿來了。

劉 不，你聽我說：你無疑的是個奇才，古今來沒有人能比得上你。因為你這樣年輕，才僅僅十七歲，不僅文章出衆，而且道義超羣，這的確是難得不過，你能有這樣的成就，恐怕也並不是全靠你的天資，我看你還是得於教養方面的多。令尊蘇仲先生道義文章，冠絕人倫，他對於你的愛，對於你的教育，是成就你的主要的根基。你有好的母親，好的姊妹，好的親戚，好的師友，你的周圍都是有節概，有教養的人，『這生麻中不扶自直』，何況你的資質又是英俊不凡呢！

夏 多謝你啦，公旦先生，我不會忘記我的母親師友所給予我的感化，事實上在我生涯的這最後一兩個月當中，公旦先生，你就是我最敬仰的一位師尊啦。

劉 不，我是說不上的，但像杜九皋這樣的朋友，唉，那倒是我們大家的希望啦。

突然有鑼鼓聲

皂役昇階分立於案前。台前兩側各有二兵勇入場，分立於左右，手中各執大刀，業已點精。

差官先開左後門，抱案卷走出，置案卷於公案上，立於案右側前隅。洪承疇，巴山着官服由門中走出，王聚生隨其後。洪坐椅上，巴山侍立於左後隅，聚生與皂役並列。

洪 犯人都已經提到了嗎？

差 回稟大人，早已提到了。

洪 (向劉夏諸人睥睨一番) 把他們帶下堂去候審。

差 (指兵勇) 你們上來，把他們帶下堂去。

兵勇上階，將三人推下。

洪 候審的是那幾位？

差 是錢彥林，劉公旦，夏完淳，

洪 還有一名顧咸正呢？

差 回稟大人，此人瘋狂如故，吵鬧不堪，我們是把他控留在外邊的。

洪 那嗎先提劉公旦！

差 是。(向階下傳語) 提劉公旦！

兵勇二人擁劉至案前，立而不跪。

洪 (故作和婉) 公旦先生，我們有兩三個月不見了，你近來考慮得怎樣？

劉 考慮得還是和從前一樣。

洪 公旦先生，其實我看你們不免有點偏執。你們大概都以爲本朝是外族入主中原，所以你們總不肯心悅誠服，可你們就忘記了連孔聖人都是想『居九夷』的嗎？

劉 『子欲居九夷，』是打算把中原的衣冠文物去感化蠻夷，滿清人關卻完全是以蠻夷的風俗來改造中國，因此，在這幾年間我們中國也就有不少的衣冠禽獸了。

洪 那嗎，你是絲毫也沒有悔過的意思了？

劉 我劉曜生爲大明之人，死爲大明之鬼，不知道有何過可悔！

洪 （朱筆一鉤）好，押出去聽候正法！

二兵勇引劉下後，卽折返。

洪 提錢彥林！

差官俯語，錢被擁至案前，但已沉醉，完全不省人事。

洪 這個人是怎麼的？

差 回稟大人，他是喝酒喝得太多。

洪 爲什麼要讓他喝得這樣醉？

差 因爲他甘心受大辟，對於這樣的犯人，酒飯的施捨向來是不吝惜的。

洪 醉成了這個樣子怎麼審問呢？

差 回稟大人，王聚星不就是對證？

洪好。(回向聚星)王聚星，你看這人是不是錢彥林？

星回稟大人，他的確是錢彥林，他是夏完淳的岳父。

洪他平常的爲人怎樣？

星他是嘉善的豪紳，我們江南的四大金剛之一。嘉定叛變的時候，做縣長的就是他的兒子。

洪你說江南的四大金剛？

星是，江南頑民的四大領袖，就是嘉定的侯峒曾，青浦的陳子龍，松江的夏彝仲，嘉善的錢彥林。他們都是反抗天朝的罪魁。侯峒曾，陳子龍，夏彝仲都已經死了。現在就算剩下錢彥林了。

洪那他是沒有投降本朝的意思了？

星我斷定他沒有，即使是有也都是假的。

洪好，拉下去，一同正法。

二兵勇將錢拉下。

洪提夏完淳！

王差官傳語，夏被擁至案前，立而不跪。

洪哦，你就是夏完淳？

夏 是，我是夏完淳。

洪 你是松江華亭的人嗎？

夏 是，我是松江華亭的人。

洪 夏麟仲是你的父親？

夏 是，是我的父親。

洪 陳子龍是你的老師？

夏 是，是我的老師。

洪 你是被魯王以海封贈了中書舍人的官職？

夏 是，我是拜領了這樣的官職。

洪 你多大年紀？

夏 十七歲。

洪 哦，十七歲？看來卻很老成啦。（從案上取出一通文案）這兒有一通夏完淳向魯王以海謝封中書舍

人的奏疏，這是你寫的吗？

夏 是，是我寫的。

洪 還有一通江左遺臣四十七人上魯王以海的奏表，也有你的名字在內。有人說這表文也是你寫的，究竟是不是？

夏 是，是我寫的。

洪 本部堂也知道你會寫文章，這表上的文字也像是少年人的筆調，說不定的確是出於你的手筆。不過你還年輕，你還是一個年未入冠的童子。據本部堂看來，這一定是有人主謀，利用你們這些年幼無知的孩子，寫下這些不知死活的文字。你可以從實說罷，究竟是什麼人指使你的？

夏 指使我的人嗎？就是我自己，就是夏完淳自己。我自己更指使了別人。我不僅是這一次，你們所說的『通海案子』的主謀，就是國難以來，江南地方好些處的起義，都是出於我的指使。

洪 夏完淳，你不要徒快一時的意氣，本部堂很愛護你，覺得你實在可惜。你究竟還年青啦。我雖然年青，但我的志向卻是不小，我向來是仰慕洪承疇洪亨九先生的。

洪 （出乎意外地）你仰慕洪承疇？

夏 是啊，亨九先生是本朝的人傑。當他做薊遼總督的時候，和滿清的韃子兵血戰於松山杏山，兵盡矢窮，至死不屈，先皇帝震悼褒恤，感動華夷，這樣的忠臣烈士實在古今罕有。我素來敬仰他，我雖然年青，早就立定志向，以身許國，我是不能不以他為模範的。

巴（插入）哈哈，夏完淳，你這個孩子倒滿有意思，你所說的洪承疇，洪亨九先生就是座上的『招撫南

方總督軍務大學士』的洪大人啦！

夏 什麼？座上的就是洪承疇？洪亨九先生？

洪 是啊，我就是洪承疇。

夏（吐罵）那你一定冒充的。亨九先生早就在杏山陣亡，天下的人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，崇禎皇帝更曾經御祭十六壇，建祠都門，親臨祭奠，淚滿龍顏，羣臣嗚咽，你是什麼人，你怎麼敢冒充我們的先烈？

洪 夏完淳，你須得平心靜氣一點。我明白的告訴你，杏山之役我並沒有陣亡。我雖然打了敗仗，但也並不是我的罪過。大兵十餘萬剛從各地召集攏來，兵多將雜，指揮不能統一，而朝廷不問實際，只顧倉卒督戰，結果一敗塗地，損兵折將，而我自己便被生擒活捉。我大清太宗文皇帝不僅不肯殺我，而且還重用我，這使我萬分感激。夏完淳，你想，與我在我死了之後，御祭十六壇，何如在我生前使我能够指揮如意？夏完淳，你要知道：我是無負於先朝的。

夏 那嗎，你真的就是洪承疇？

洪 怎麼不是真的？

夏 你真的是做過兵部尚書太子太保的洪承疇？

洪 怎麼不是？

夏 到江南來把大學士黃道周，御史金正希，先後斬殺了的也是你了？

洪 是我。

夏 先後把大江南北的義軍消滅，擒殺無算的也就是你了？

洪 是我。

夏 把給事中陳子龍捉着，逼得他跳水死了的，也就是你了？

洪 是我。

夏 那嗎，你簡直是出賣祖國的狼心狗肺的大漢奸！你比石敬瑭、張邦昌還要無恥，你比秦濟、汪伯彥還要險惡，我恨不得剝你的皮，挖你的心，剝你的骨，熬你的油，拿來祭奠甲申以來一切死於國難的忠臣烈士呵！

洪 (動怒) 掌他的嘴！

皇役之一扭其頸，王差官將以手掌批之。

巴 (插入) 我看可以不必，年青人氣盛，心口不一定相符。

皇役與差官造命釋手。

夏（仍繼續叫罵）哼，你說你無負於本朝，但本朝卻又何負於你？本朝的老百姓又何負於你？你身受國家的重恩，位極人臣，官居一品，你不知道捨身報國，反而爲虎作倀，引狼入室，你投降了敵人之後，你留在福建南安的老母妻室，並未受絲毫的傷害，而你到了江南，便殘害自己的同胞，慘殺讀書的種子，伐孝陵的樹木，在嘉定三屠，揚州十日之後，你還嫌敵人的殘暴不夠，還要來火上加油，油上加火！你這狗彘不如的萬惡敗類，你在千秋的青史上是要永遠受着萬代的唾罵的呵！

洪（大怒）拉下去，先給我打！

皂役與差官將動手。

巴（急制止）你們緩一步！（回向洪）洪大人，你覺得怎樣？我看是打也無益。

洪不過也使這狂生可多受得一點痛苦。

巴洪大人，我看還是寬恕了他吧。

洪寬恕他外邊的人還要爲他切監呢！

巴我的意思不是說就不加以處分。朝廷是寬仁厚道的，就成全了他，讓他成爲先朝的忠臣吧。這種氣魄，在本朝也是必要的。

洪是是，巴大人說得極有見地。（向役）就把他拉出去，聽候正法。

夏（氣概軒昂地）哼，洪承疇，你這沒心肝的奴才！大明的正統依然存在，忠臣烈士，前仆後起，總有一天要把敵人驅出國境，把你們這批賣國的好賊掃除乾淨的哇！（被擁下）

洪（怒不可遏地）哼，真該死！真該死！真該死！真該死！真該死！

巴（頗爲惋惜）洪大人，你平平氣吧，我倒覺得夏完淳這個少年真是可惜得很啦。

洪（頗費力地變爲諂笑）是是是，巴軍門，唉，不過像這樣的人恐怕也是不祥之物吧！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，『明朝出了這樣的妖孽，無怪乎也就亡了呵！』

巴 你說的也有一番道理。

洪 那嗎，（回向差官）現在就提顧成正吧，他在什麼地方？

差 回稟大人，顧成正瘋狂如故，他是押在外邊候審的。

洪 把他拉上來！

差 是（下）

巴 洪大人，你覺得怎樣？我看我們似乎可以隨便一下啦。

洪 哦，是軍門站了好一半天，實在是太辛苦了，我們就到那邊坑上去休息休息，反正審問瘋子也是用不

着坐堂的。

二人前後下壇，向院側走動。

洪（注意到王聚星）對啦，現在是應該發落你的時候。王聚星！

星是，大人有什麼吩咐？

洪以後可以聽你自由，你高興仍舊做和尚也可以，高興還俗也可以。

星大人不是允許過生員，在這次案子辦完之後，不缺少生員的功名富貴嗎？

洪是呀，是不缺少你的，現在已經饒了你的活命，還照舊讓你穩生員啦！

星大人，請你再高抬貴手。

洪胡說，朝廷的功名富貴乃名器所關，不是買賣！你不要看見本部堂官居一品，你使眼紅，你要知道本部堂在先朝是太子太保兵部尚書，到本朝也是太子太保兵部尚書，你在先朝是生員，到本朝也還你的生員，這已經就是絕頂的寬仁厚道沒有多的話說，你滾出去！

星（仍欲有所言）大人……

洪滾，滾，你們把他拉出去！

皂隸二人以竹板呈正，向右手走下。

巴 哈哈，洪大人，我看，你對於王聚星的處理，實在是恰到好處。

洪 好說，我覺得這種人是連狗都不如的。

巴 實在是最，這是一隻耗子，一隻耗子，實在比不上一條狗。

洪 （知其話中有刺，但強爲諂笑）嚇嚇……巴軍門，你比得真是恰當。

此時左手場外已聞喊叫之聲，殺殺盡中方的馬賊，殺殺盡賣國的漢奸，返復不絕，二人突生警覺。

巴 洪大人，你聽，這就是顧成，正在叫時，聽起來都覺有點毛骨悚然！

兵勇二人擁一蓬頭垢面之老人入場，衣服破爛，雙目凝視，如含怒火，十分興奮地作欲奔脫之狀，口中嗚嗚呼叫不絕，殺殺盡中方的夷狄，殺殺盡賣國的漢奸，被扶昇階，王差官隨其後。

洪 （頗覺畏葸，然賈勇挺身而立）這傢伙一定是假瘋，王差官，抽你拿皮鞭抽！

差官如命用皮鞭抽打，但顧若無其事，仍嗚嗚呼殺。

洪 （奮激難耐）你抽得太不起緊，你把給我！

王差官以鞭投洪，洪執鞭亂抽，二勇亦連受側擊，猛不提防，將手同時一鬆，顧成正向前一衝，將洪衝倒在地。巴出，狼狽驚避，向左後門逃去。

巴 啊啊，可怕，可怕！

二勇一時張皇失措。

差 你們趕快上去把他押着！

二勇 追逐一番，始復就押。

洪 （由地下起立，執鞭切齒憤恨）哼，真是瘋子！你們把他推出去，殺頭！殺頭！你這該死的東西！（因過分激怒，無意間將鞭子在自己身上打了一下）

舞臺轉暗。

黑暗中聞喊殺之聲。

——幕——

尾聲

景：黑暗中，有風聲、號角聲、人馬馳驟聲，其中雜以一人之喊聲：

「殺！殺！殺！東方的夷狄！

殺！殺！殺！盡當國的漢奸！」

二語返復呼叫，移時突然斷絕。

繼有二人吟詩之聲：

「璧月沉銀海，金風剪玉衣。

孤臣瞻拜近，泉路奉恩慚。」

俄而有「高皇帝萬歲，中國萬歲」之聲，俱只喊叫二聲，突然斷絕。

號角聲復起，人馬馳驟聲，由近而遠，漸就消逝。

在晦冥中現出一片城垣內景，正中處有階段，其下爲通道。

空中呈明暗之鬭爭，太陽將破暗而出，但頗費力。

夏淑吉與盛繙頁、尼表，由城頭右側匆匆出場。盛子中執南冠草詩稿。二人行至正中處，倚立牆頭，向左側遙望，時時掩泣。

盛 來遲了一步啦。

淑 就不來遲，我也硬不下心腸去看。端哥小弟才僅僅十七歲，就這樣被殘暴的敵人斃送了！

盛 不過我堅決的相信，敵人能夠斃送的只是端哥的身體，不是端哥的精神。端哥的精神是永遠長垂青史，萬世不朽的！

（急呼止之） 杜九皋先生，匆匆由城頭右側跑出。

盛 （急呼止之） 杜九皋先生！

杜 哦，你們在這兒！端哥已經遇害了，你們看見嗎？

淑 我們來遲了一步。

杜 唉，悲壯到萬分了。

盛 情形是怎麼樣的？

杜 端哥和劉公且先生兩位，慷慨激昂地，一面吟詩，一面走進殺場。到了殺場，他們兩人都不跪，只是面對着紫金山，大呼『高皇帝萬歲！中國萬歲！』急得刽子手們從前面來把他們的喉管割斷了。

翁 看的人是鴉鵲無聲，沒有不流下眼淚來的。

諸人均將頭垂下，默哀有間。

王差官要由城下空手走出，瞥見城上人即行止步。

差 啊，你們在這兒，我四處找你們！

杜 王差官，收屍的事情怎麼樣？現在是不是可以動手了？

差 我一切都準備停當了，隨時都可以動手。不過我有一樣東西要奉還你們。（從懷中搜出契約一張）
這張細林山下五十畝糧田的契約，我不好受（執約步上城階）

淑 王差官，你是嫌少嗎？

差 不，烏龜忘八蛋才嫌少！我自己是天良發現，我不好再受你們的賄賂了。（還契與淑）

淑 這怎麼辦呢？

差 你收回去好了，不要躊躇。我自己也是中國人，我要對於這些死節的先生們表示一點孝敬。夏完淳先生才十七歲，看起來，我們還是人嗎？

杜 很好，王差官，你這就是人的態度！哦，我想起來了——從懷中搜出南冠草詩稿——這是端哥在獄中做的一部詩集——南冠草——他剛才交給了我，要我交給你們。

淑 請你交給蘊貞吧。

盛 （捧詩稿，呈感激之狀）哦，南冠草！你是端哥的生命！端哥的生命是永垂不朽的。（幕徐徐下）

附錄：

一、夏浣淳

二、候玄涵夏允壽傳

夏完淳

上

夏完淳無疑地是一位「神童」。五歲知五經，九歲善詞賦古文，十五從軍，十七殉國。不僅文辭出衆，而且行事亦可驚人在中國歷史上實在是值得特別表彰的人物。

「神童」這個名辭，近來不見使用了，間或在文字上稱人爲「天才」或「才子」，差不多等於是罵人的詞令。但有這種幼慧早熟的人存在，卻是無可否認的事實。王安石有傷仲永一文，言金溪農民的兒子有名叫方仲永的，素未讀書，五歲時即能寫詩，在十二三歲時，王安石也見過他，也還能够作詩，雖然並不怎麼好，再隔七年則「泯然衆人矣」，安石有便爲之嘆息。他說：

「仲永之通悟，受之天也，其受之人也，賢於村人遠矣。卒之爲衆人，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。」

這意思是說方仲永的早熟是因爲天資高，假使再加以人力的培養，一定會比有成就的人還要大有成就。然而終竟毫無成就地成爲了一般的人，那是因爲人力的培養不夠。

王安石不愧是一位大教育家，他這批評是異常正確的。

夏完淳和這方仲永是一樣的『神童』，而夏完淳卻有了異常的成就，那就是不僅因為他天資高，而同時還有充分的人力的培養了。這兩位古人的存在，似乎在教育學上也是最值得寶貴的事例。

我不願意摹仿一般輕薄的時髦論客，一動筆便要嘲笑『神童』，奚落『才子』。——這樣的名稱我們假使不高興就改稱為『怪物』，或其它的惡名都可以，但總不能否認人間世中是有這種現象的存在。這種現象在我看來實在是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。這種幼慧的人，究竟是他的資質真真有異於尋常，還是僅僅在早熟的一點上與衆不同呢？方仲永沒有受到教育，結果是很早的便完了。夏完淳在十七歲時便被洪承疇殺掉，假使他早死，是不是還可能有更高更大的成就呢？這些問題是無法憑空作答的，只好等有『神童』的現象出現時，再好好用教育來證明吧。

在歐洲這種現象也很少，如有名的大音樂家莫查特與悲多汶，使都是異常早慧，而他們的成就也畢竟是非凡的人。照他們的例子看來，似乎『神童』或『天才』不僅是早熟一點異乎尋常，而在實質上的確也有些特異。這種現象或許可以用生物學上的『突變』來說明的吧？這是由於遺傳因子的某種巧妙的配合而成的結果，如此而固定下去，在生物界中便會有新種發生。人類的進化和文化的發展，或許在這兒也可以得到它的究極的說明。『神童』種子的固定下去，在一個民族乃至全人類的發展上也該

是值得注意的優生學上的問題了。

但我並沒有存心要在這兒強調『神童』或『天才』，我卻是想重視教育在『神童』或『天才』上所有的影響。方仲永是『神童』，沒有受到教育，結果是犧牲了——像這樣被犧牲了的農家子弟，古來正不知道有多少。夏完淳是成功了，那是因為他具有好的家庭，好的親眷，好的師友，好的時代，一言以蔽之，便是好的教育。

凡是知道夏完淳的人誰都知道他有一位好的父親。

夏完淳的父親夏允彝，字彝仲，別號駿公。他是明末東林黨流風餘韻中的人物。東林講學蘇州，一時學者響應，張溥、楊廷樞等結復社於太倉，允彝與陳子龍、何剛、徐孚遠、王光承等七十二人結畿社於松江，同時似此小規模的結社尚所在多有。允彝以崇禎十年成進士，授福建長樂縣知縣，在任凡五年，縣治成績極佳。丁母憂歸家，不久即遭甲申之變，痛哭累日，毀家倡義，走謁尚書史可法，與謀興復，聞福王立於南京，乃復折返。福王監國後，不一年而為清兵所擒，其年八月允彝與沈猶龍、陳子龍等起兵松江，兵敗九月自沉於松塘而死。其絕命詞云：

『少受父訓，長荷國恩。以身殉國，無遺憾。南都既復，猶望中興，中原已杳，何忍長存……人誰不死，不泯者心，修身

允禩是這樣有節概的人，而他的學問文章又爲一時的冠冕。王鴻緒的明史稿說他「學務經世，歷朝制度暨昭代典章，無所不諳，習獨處一室，志常在天下。名既高，四方人士爭走其門。書簡往來，酬答無暇，其好獎勵後進，有片善，稱之不容口，多因以成材。一從這段批評裏，儘可以看出他的爲人與爲學的態度了。他的著書，現存的有存錄一類，詳說明末政局極平允而中肯綮。

有了這樣好的父親，會有夏完淳那樣好的兒子，可知絕不是偶然的事。更何況允禩對於他兒子的教育，是特別留意。崇禎十年他成進士的時候，完淳僅七歲，他是把他一同帶進了燕京的。錢謙益的斷髮、帶子、端哥一詩，作於崇禎十一年，便是在燕京遇着夏完淳的時候作的。允禩在長樂任上的五年間，完淳也隨侍在側，有孤雁行一詩敘述他的感觸可證。視此，可知完淳自出世以後，時時刻刻都是在他父親的身邊，以那樣好的一位父親才能給與他以決定的影響。

完淳是庶出的，他的嫡母姓盛。這位嫡母，據所表現於完淳的詩文裏面的情形看來，也是一位極好的母親。獄中上母書中有云：「慈君推乾就溼，教禮習詩，十五年如一日。嫡母慈惠，千古所難。」

集中提到嫡母的詩有好幾章，例如懷母詩二首，自註云：「家慈棄家入道，予經亂飄泊，賦此。」所懷的是這位嫡母。南冠草裏面拜辭家基人一首，所拜辭的也是這位嫡母。足見嫡母對於他的確有甚深的慈愛，

而對於他的教育，則「教禮習詩，十五年如一日，一決不會是無中生有的漫然的讚頌。

但他的生母也是一位長於文筆的人，並不是尋常的女子。他的生母姓陸，一作姓雷，有追憶詩一首附見完淳集的卷末。其詩云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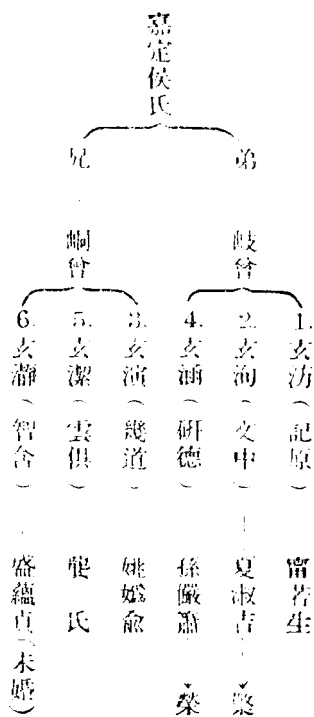
錦瑟蒼涼憶舊蹤，芳年行樂太恩恩。焚香籬幕圖書靜，得月樓台笑語通。
人並玉壺丘壑裏，才分彩筆錦標中。祇餘華表魂歸去，夜夜星辰夜夜風。

這應該也是一位有才德的女子，不嫌其爲完淳的母親的。但集中全無關於生母的詩。被捕以後，詩有辭嫡母，寄姊，寄內諸作，而亦不提到生母，不知何故。這位母親除掉完淳之外還有一位女兒，叫夏惠吉，在允彝死後家產已爲完淳屢次起義所毀，她似乎帶着這位小女兒回到娘家去了。獄中完淳書云：「慈君託迹於空門，生母寄生於別姓。」又云：「慈君託之義融女兄，生母託之昭南女弟。」昭南即夏惠吉，義融則其姐夏淑吉了。

夏淑吉也是有數的才女，長完淳十五歲，應該是嫡母盛氏所出。她嫁給嘉定的侯家。丈夫侯文，中早逝，在夏完淳死的時候她已經守了十一年的寡了。有一個兒子名侯榮，字武功，小完淳六歲，也同樣的有一種「之譽」，但在順治十七歲的時候也夭折了。

嘉定侯家在嘉定增城記裏面是很有名的。嗣官和陵曾兄弟兩人都是明朝的進士，各有子二人，稱爲

「嘉定六侯」姑例表如下，以便觀覽：



嗣曾（廣成）與進士黃淳耀（繩如）等在嘉定抗清起義，失敗，與演潔二子同赴葉池而死。智舍亡命靈隱，不久死於僧舍。當智舍亡命時，研德出官自首，頂代其從弟，此人不久亦死去。他的夫人孫儼齋也亡命，死在上海。岐曾是在二年後因為匿藏陳子龍的原故，為清兵所逼，自縊而死，其母媿氏，妾劉氏死難，妻金氏未死。侯家便剩下這長輩的一位寡婦和晚輩的三位寡婦，大都削髮為尼，靠着淑吉一人撐持了。在侯夏兩家既敗之後，淑吉遷回松江，築東園歲寒亭，奉母盛氏，姑金氏，與妯娌輩姚媿俞、媿氏等同居。完淳與李舒章求寬侯氏書中有一「家慈之曼雲既脫，四寡同居」二語，便是說明這個情形。

淑吉頗有才幹，岐曾夫婦和孫儼齋的屍首是她去收斂的。孫儼齋有一個兒子名榮，是她收來撫養的，

但這個榮後來的情形是怎樣，無從查考。

淑吉亦長於詩，她的別號很多，字美南，號荆隱，又號龍隱，義融，削髮爲尼後稱爲神一。卒於康熙元年壬寅，年五十六歲。弟子盛蘊貞爲之傳，有龍隱齋詩集（見太倉府志）或稱龍隱遺草茲就完淳集中所附見的詩若干首抄錄如次：

先考功忌日三首

輕生一訣答君恩，伯道無兒總莫論。不忍迴腸思昨歲，楞嚴朗誦一招魂。
翻疑愛重摘人天，子女緣微各可憐。拜慰九京無一語，花香解脫已經年。
望係安危一代尊，天涯多士昔登門。丘山零落無人過，夜月烏啼自斷魂。

憶王處舊遊寄再生

人生聚散不浮瀛，回首蒼茫感昔遊。曉露未晞花力重，午陰欲定鳥聲幽。
聞香小坐忘塵世，步月清言掃舊愁。梅影橫斜應似畫，殘英滿地有誰收。

憶昔手歸執紼，誰家警擲。江東肅雅，自吁房中樂，散朗仍歸林下風。
日暖畫樓形管蠶，春深珠箔鬢蘭通。綵雲散後空憑弔，野哭荒郊恨幾重。

蜀怨

碧天明月影遲遲，翠袖輕寒香露滋。海內風塵勞客夢，江東羅綺擅文辭。
頻驚桂棹迴前渚，時整花釵立小墀。子夜明燈猶未寢，魚箋珍玩感妍詩。

她和完淳雖然並不同母，但姐弟之間的情感甚爲融洽，完淳詩文中說到這位姐姐的地方極多，哀賦「非無德耀之妻，尙有文姬之姐」，比之以蔡文姬、蔡荊隱女，詩「余也寡兄弟，獨有賢女兒，周旋襟襟間，恩勤靡與京。始與罔極齊，豈止手足情？」視之竟如同父母。此外還有好些詩，如偶見荊隱舊莊，殘英未落，餘露泫然，賦武功二首，又如偶與昭南女弟談，懷荊隱女，均亂後之作。獄中有寄荊隱女，兼武功侯甥一首，收入南冠草。七言律有寄荊隱女，言「黃土十年悲故友，青山八月痛孤臣」，當是允彝死後，淑吉已守寡十年，而完淳十六歲時所作。五言古有孤雁行，所敘幾全是姐弟間的感情，其作較早。

夏惠吉亦不弱。比完淳不知少若干年歲，觀獄中上母書言「生母託之昭南女弟」，大率在完淳死時，此妹至少當已十三四了。完淳尙有一妹早世，見其別子昭顯大妹情詩題下之自注「家妹早沒」，以情理推之，應長於惠吉，或係盛氏所出。（然詩題乃「顯大」聯文，非「大妹」聯文，不可誤。）昭南是惠吉的字，

又號蘭隱。偶與昭南女弟談懷，荆隱女兄詩有句云：『空谷傳三隱，名聞美二南。』三隱卽荆隱、蘭隱與夏完淳之別號。小隱二南則美南與昭南也。昭南亦能詩，有二月雨雪、同靜維棲、止曹溪、並美南姊作一首，附見完淳集中，其詩云：

天涯風雨雁飛鳴，雨雪相依倍有情。點點遠山寒玉映，層層深樹夜珠明。
論心此日歡方洽，惜別他時感又生。便欲隨君愁未得，梅花香夢隔蓬瀛。

此妹後當適人，但與母陸氏，下落怎樣，不詳。

據上可見完淳一家，父母姊妹都是有氣概，有才情的詩人，完淳在這樣的家庭中長育起來，你想想，他怎樣能够不有所成就？

完淳還有一位伯父，名之旭，字元初，又字文伯，因匿藏陳子龍之故，爲清吏所逼，以丁亥五月二十五日自縊於文廟顏子位旁。吳履震五茸志逸載其絕筆詞云：

『我於甲申春，遭先帝之變，已無意人間世矣。奈以宗累牽鄉，妻沈氏死於乙酉三月，於五月幼子復死，遂削髮於竹籬庵。不幸八月松城破，余弟華、仲殉節。余時欲與弟同死，因孤寡幼弱，弟堅屬余暫看孤寡，遂覲顏親，具焚修奉師，不入城市，不看親友，此松、那、萬、耳、萬、日，不可掩也。今年四月間，忽傳吳鎮（勝兆）有復明之舉，余曰：徒使生靈塗炭耳。遂出跡、松、塘、荒僻之地。一日方督耕田所，忽有憲牌坐余爲陳子龍叛黨，捕役先擒余次子詣私室，酷刑逼訊，余時聞知，不覺髮指，特

裂，欲挺身就戮，獨念叛無實據，入以不赦之條，皇天后土，實鑒臨之。但今之所謂叛，乃先朝之所謂忠也。彼加我以叛名，乃加我以逆名耳，何妨一笑受之？有勸余者曰：「上撫台公平詳慎，何不出辨而遽自殺？」余曰：「我生平豪傑自命，今以方外自處，何等高潔？乃囚首屈膝，求活於公府之庭，不亦羞當世而負生平耶？然不死於家而死於聖殿，幼讀聖賢書而死聖賢地，之，死於聖賢之教，非死於清朝也。爲清朝之官者，苟良心不死，天理猶存，於枉死者亦一勳念乎？抑余更有說焉。人壽幾何？富貴幻泡，幸當事者稍存慈祥，寬釋冤累，以求免於劫運循環，未必無小裨也。慈憫衆生，饒舌勸化，又自笑其婆心矣。」

此詞與見於徐乘義明末忠烈紀實者頗異，徐紀文辭更爲雅馴，末後尙附有四言詩二十四句，中有「惜哉臥子（陳子龍）何不早決」之語，似非之旭所宜出。故余意以爲吳志實較爲真切，且倉卒自縊之人，不會有爾許閒暇咬文嚼字也。

這位伯父對於完淳的教育自然也不無影響，蔡嗣襄事略有云：「彥仲每見余輩，必令存古陪，存古時年十二歲，……席間抵掌談烽警，及九邊情形，娓娓可聽。其伯父文伯止之曰：有客在座，小子何嘖嘖爲？」據此可見這位長輩的教條是干涉主義，和彥仲的不同，但終不失爲一位嚴正的長輩，是毫無問題的。集中有侍伯父茅庵小憩一首收入補遺，詩意平平，無甚可述。

其次我們來檢查一下夏完淳的親眷吧。他的親眷，也差不多是一時的俊秀，無論男女，都很傑出。順便先說幾位能和完淳接近的女性。

上舉侯玄演之妻姚嬌，此人卽能詩善書。她是江蘇長洲人，字靈修。玄演死難後，依夏淑吉於曹溪，祝髮爲尼，改名再牛，詩集有再生遺稿。完淳集中附有仲春十五夜大人言旋即別寫懷詩一首，其辭云：

白雲天末和愁低，無限情懷怨鷄。短柳河橋殘月小，疏鐘古寺曉風淒。

百年幻影花枝老，廿載浮生草路迷。一棹江頭如可折，三乾西去待相攜。

吟味這詩的情調，應該是國變後之作，再生的父親也是入了空門的。又看「廿載浮生」句，可知再生當時僅是二十來往歲的女子。

盛蘊真是夏淑吉的表妹，大約就是盛母的姪女。她是侯智舍的未婚妻，智舍死後，亦削髮爲尼，歸事夏淑吉，法名靜維，號寄竺道人，有寄竺遺草。夏集中附見其寄兄詩一首，今錄之於次：

一自雙親杳，鄉園下忍旋。七年三見面，稚子漸齊肩。

夢斷燕山月，春歸海樹煙。書來能念我，三復鶴歸篇。

又有贈聖幢詩一首，聖幢不知何許人，其詩云：

自是閨中彥，超然物外華。心誰同水月，骨自帶經霞。

翠長眞如竹，黃開靜若花。寄書劉越石，應識道州茶。

淑吉死後，蘊貞爲之立傳。又其未婚夫智舍死時，蘊貞曾著懷湘賦。智舍死時年二十，蘊貞亦必上下年。

絕傳與賦俱不可見，但其長於文筆，而冰操凜然，固毫無疑問。

完淳很早便結了婚，其夫人錢秦篆，長完淳一歲，乃嘉善錢梅之女。錢家亦當時望族，父子均以詩名，但秦篆是否能詩，無可考見。此人似甚賢淑，獄中上母書中有云：「新婦結褵二年，賢孝素著。」又遺夫人書有云：「雖德曜齊眉，未可相喻，賢淑和孝，千古所難。」屢以賢孝相稱，並屢以德曜（孟光）爲比，足見這位夫人一定是一位家庭式的婦女。南冠草中有寄內一首云：

憶昔結褵日，正當撥甲時。
門櫺齊閣闕，花燭夾旌旗。

閒寢談忠孝，同袍學唱隨。
九原應待汝，珍重與中兒。

他們結婚時只有十四五歲，而且是在兵荒馬亂之中舉行的花燭，很明顯的是爲的立後。詩中談到「忠孝」談到「唱隨」，但沒有談到文墨上的事情。這位秦篆夫人和其它幾位能與完淳接近的女性比較，是另外一個型，大約是不成問題的。

結婚後不久，秦篆就回到了嘉善的母亲家。遺內書云：「三月結褵，便遭大變，而累淑女，相依外家。」卽其證。嘉善的錢家也是望族，所謂「門櫺齊閣闕」是沒有誇張的。

秦篆的父親錢梅，字彥林，是和完淳同日死難的人，但他的死難卻是受了他女婿的感化。紹興府志稱「其性豪逸，絲竹滿堂」可見此人相當浪漫。有一個故事，當夏完淳隨他的父親赴長樂縣任的時候，路過

嘉善，叩見丈人。他問他的丈人：『今日世局如此，不知丈人所重何事？所讀何書？』這可弄得錢彥林有點張皇失措，他沒有想到一位十一歲的童子，竟公然問出了這樣大的問題，於是只好含糊的說：『我的所重所學，和你合會差不多。』後來在被洪承疇審訊的時候，他也有洩氣的地方，又受了完淳的一番激烈，算得同時死難，全了晚節。他的夫人徐氏卻很節烈，聞彥林死，蹈沉水而殉。

彥林有兩個兒子也都是才子，長於完淳和完淳均很相得。長子錢熙字漱廣，和他父親的性情頗爲兩樣，父親儘管是『絲竹滿堂』，而他卻是『焚香縱軼，如無所聞。』長於詩文，完淳有五子詩追憶其亡友五人，熙居其一。有青樓篇與漱廣同賦，所賦者桃花扇之女主人翁秦淮名妓李香君。余懷板橋雜記有一則云：

『李香年十三，俠而慧，尤工琵琶，與完淳侯朝宗善。朝宗既大，誠欲納交於朝宗，而力諫止朝宗去後，有太聞而得，以重金邀致，香辭曰：『妾不敢負侯公子也。』卒不在。大鑑快朝宗羅致欲殺之，朝宗逃而免，聞于子夏，完淳作寄樓，簡寄武塘錢漱廣。』

所謂夏，完淳卽是夏完淳了。『完淳全集注引作夏，首恐誤。』又有楊柳怨和錢大揮石，揮石當亦漱廣之號。集中關係漱廣之詩頗多，此外有春暎八首同錢大作一七律，『得東報，懷漱廣，花朝約，漱廣遊鄒，仲，園，亭，風，雨，有，作，數，首，漱廣，早，卒，年，二，十，七，有，思，存，集，除，五，子，詩，中，有，追，憶，詩，一，首，之，外，尚，有，得，漱廣，詩，而』

形漱廣至西塘有述及絕句十八首其題爲

『錢漱廣爲余內兄，孝姿正立，神采駿揚，胸襟寬修，直行具備。天假以年，且有爲以死。哲人云亡，邦國殄瘁，哀哉。得絕句十八首，短歌之悲過於長號，非有情者不足以語此。』

哭之甚哀，大率在同輩中完淳所最佩服的是這位錢漱廣和他的姐夫侯文中，十八首中的前兩首均以錢侯並提而再說到自己，大有鼎足而三之意。

完淳當年一酒徒，河山遼隔限黃墟，自從兩哭錢侯後，天地傷心一劍孤。

『錢』卽錢漱廣，又據其自注『侯爲家姊倩文中』

九年地下文中子，八世風流祇囑君。今日傷心惟我在，夜臺何日共論文？

據『九年地下』語，可知漱廣之死後於文中九年當在甲申，時完淳僅十四歲。其第十五首有『千古文章未盡才』之語，足見推崇與哀悼之深，然亦不幸而等於『自道』。

又有一絕句，題云『漱廣有外舍雲英者，亂後嫁人，感傷不置，代爲賦之』，有『儂未成名歡已嫁』之語，則漱廣亦一風流種子也。

彥林之次子爲鏗，字不識，八九歲卽能詩文。崇禎癸未進士，知嘉定縣。嘉定屠城記中寫此人頗軟弱，言其棄官而逃，後削髮入黃山，法名成回，號霜華道人，詩有吹簫集，完淳集中有關此人之詩亦屢見，如春雪

懷不識，中有句云：『昔也賓客滿，絲竹起音歡。今也身勞勞，鷄鳴斗闌干。』知是亂後之作，把不識刻畫得似乎大有父風。寒食雜作同錢二不識賦四首自注：『末章兼贈不識。』亦亂後之作，其次章有『今古文章多薄命，江關詞賦半招魂』之語。

錢氏父子之外尚有錢慎，字仲馭，崇禎進士，曾爲吏部郎中，國難後破家起義於太湖，亦與完淳同日死難。此人爲錢彥林之從兄，在完淳爲父執帶日與完淳爲同志，固毫無可疑。

又集中有感舊步仲芳先生韻六首，仲芳爲錢棻，蓋亦彥林之兄弟行，崇禎壬午進士，性嗜學，晚年閉戶謝客，著書於大條山感舊詩亦亂後之作，有『江南一片傷心月，多少琵琶馬上彈』之語。此人對於完淳當亦不無影響。

尚有錢鏞，字長儒者，與錢熙錢默爲兄弟行，唯不知是否彥林之子。此人於順治乙未成進士，授池州推官，以挂誤罷免，肆力於經史百家，兼長書畫。完淳集中有錢長儒三春臥病，合卷而起，詩以嘲之一首，甚在錢氏弟兄中自亦有文彩者，奈志趣不登，出仕清朝而復挂誤，宜乎完淳早有『嘲之』之作也。

上面已經提到的嘉定六侯除記原一人始早卒外，餘五人均長於文筆，與完淳也均有翰墨緣。文中爲完淳姊丈，且最爲其心服之人，五子詩中之一子也。有序云：

『喪亂之餘，親朋凋謝，平生風韻，分歸友者五人焉。短歌擊節，彷彿若人揮淚山河，流連繫之矣。』

然因文中死時完淳尚幼，僅六七歲，故集中除此詩外，它無所見。文中之子武功爲完淳之甥，完淳期待之甚殷，集中屢見其名，獄中上母書，意以身後事相託。然其時武功僅十一歲，武功亦十七歲而夭，有詩一首附見夏集，甚平常而顯稚弱，殆幼作也。

酬別徐介白

滄江倚欄且高歌，遊子銜杯意若何？亂後飄零親戚少，天涯蹤跡別離多。

已悲楊柳愁中折，况遇賓鴻客裏過。握手相期須努力，風塵十載莫蹉跎。

關於其它四候之詩在集中有憶侯幾道，雲俱兄弟，有寄研德，有四月七日寄研德，武功叔姪，有九月大風雨同智含夜飲，有贈徐似之，侯智含，有秋日避難，嘯東（嘉定）柬智含，又與李舒章求寬侯氏書中有一侯忠烈（峒曾）九列大臣，一門畢命……寡妻飲恨而歸泉，孤子傷心而寄食……聖恭人（峒曾之母）耄之年，含辛垂絕。智含兄零丁之質，立骨無依」等語，蓋其時智含亡命，清吏追求甚急，完淳致此書爲之求緩頰，但不久智含亦亡命死矣，死時年僅二十。智含亦才士，十一補諸生，有孝隱遺集，未見。

影響夏完淳甚深的除他自己的父親之外，當推他的先生陳子龍。子龍青浦人，字人中，更字臥子，又有軼符、大樽、孟公等別號。少允彝十二歲，與允彝同中崇禎丁丑進士，爲莫逆交。陳夏爲幾社主盟，實江南文會

之領袖。詩文極受時人推崇，著作亦甚富，惜多散佚不傳。爲學與允彜相似，不偏於章句而重世務。曾輯明文之有涉世務國政者爲經世文編，凡五百餘卷。出於黃道周之門。乙酉五月南京失陷後，與夏允彜、沈猶龍等在松江起義，失敗。猶龍被殺，允彜既沉水死，子龍因祖母高氏年九十，無人奉養，乃變服逸去，居嘉禾水月庵爲僧，更名信衷，字瓢粟，又號穎川明逸。祖母死，乃扶柩還松江，葬於富林。曾書三千餘言，焚允彜墓前。陳述後死之故，辭極悲慨。繼與夏完淳、錢彥林等助吳日生，在太湖起義，亦失敗。吳在嘉善被誘殺。丁亥四月十七日，松江提督吳勝兆反正，子龍預其事，亦失敗。子龍走嘉定，告急於侯岐曾，匿其僕劉馴家。已復避嵒，顧大鴻家。巡撫土國寶及操江陳錦遣兵大索，得之。繫於舟，將解往南京，至跨塘橋，斷索入水，有役執其索引之，反被引入水同死。清人斬其屍。時爲順治四年五月十三日，年僅四十。坐匿子龍故而同死者有侯岐曾一門及顧大鴻、仲熊兄弟，子龍之弟子張寬、夏完淳之伯父夏之旭。

夏集中有細林野哭一詩，所哭者卽係子龍。國變後屢次起義，師弟均同在行間，平生風誼固不僅問字傳經而已也。此外有從陳軼符年丈遊細林山館五律一首，讀陳軼符李舒章、宋轅文合稿七律一首。

細林野哭在夏集中當推佳作，其情甚真，其辭甚苦，乃在松江被捕後，繫於舟，經過細林山時所作。其尾聲云：

「嗚呼，撫膺一聲江雲開，身在羅網且莫哀。公平公平爲我築室傍夜台，霜寒月苦行當來。」

眞可謂聲與淚下一字一咽其早欲追隨其師，存心一死固已情見乎辭十七歲之少年如此慷慨沉着，誰能讀之，不爲之潸然生感耶？

完淳之師尚有一人爲太倉張溥，集中有招魂一篇弔之，行文全仿楚辭序云：

『張四銘，生家大人金石交也。予小子獲鳥愛焉。五臨侍側，文檮疑賜問，音徽宛存，乃淳年未一紀（十二）而先生遂捐館舍。』

文詞純出於摹擬堆砌，然出於十一二歲之童子，固爲可異。西銘死時年亦四十，唯所影響於完淳者遠不及太樽，西銘無子，所撫之後嗣不能象賢，獄中上母書中曾引以爲戒。

集中有六哀詩，所哀者爲『徐冢宰』有駢，『侯納言』嗣會，『黃鎮南』畫，『吳都督』志葵，『魯副鎮』之魂及『先考功』夏允彝，這六位都是當時抗清死節的先烈。

又有六君詠，所詠者爲『史太師』可法，『黃少保』道周，『劉亞相』宗周，『徐詹事』汧，『金司馬』聲，『郝中丞』彪佳。這『六君』也是殉國的忠臣。詩的體例與六哀詩全同，但何以各自爲類，不甚了悉。或許也怕是因爲有親與尊之不同，『六哀』親親，『六君』尊尊也。

這十二個人除掉他自己的父親在前已經有詳細的敘述之外，可以說都是夏完淳的精神上的師傅，但他對於他們也並不是毫無批判，特別是吳志葵，在他要算是最有微辭。例如詩中言『持重吝一發，謀斷

苦不早，」即咎其坐失機宜，不能先發制人。大哀賦中也批評這個人：

「威虜偏裨，長明文吏，原非將帥之才，未有公侯之器，與懷鴻鵠之言，頗見龍蛇之志，日日胡床之臥，夜夜鈞天之醉，既一戰之未中，淪九死而靡悔，黃土一坏，丹青萬祀。」

威虜即指吳志葵，志葵曾封爲威虜伯。長輿則指吳日生，乃進士出身。看到「日日胡床之臥，夜夜鈞天之醉」的兩句，大可以爲「持重吝一發，謀斷苦不早」的注腳了。但志葵能够抗清，又能够死節，所以完淳依然是敬仰他。據金山縣志，「志葵敗績被擒，繫於南京寬仁橋，妻范氏自殺。」在這節概鮮明的一點，自然是值得敬仰的。集中尚有哭吳都督五律六首，其第三首有「湖海門生誼，荆榛國士恩」之語。

就連對於史可法，完淳也並不是全面佩服。續幸存錄的南都雜志中有批評史可法的一兩段。「史道陵清操有餘，而才變不足。」又「用兵將略非道陵所長，」然而在大節上還是稱道他：「勤勞王家，鞠躬至死，有武鄉之遺風焉。」以諸葛武侯許之，和六君詠中「西風五丈原」之句，正相爲桴鼓。

「六君」之中大抵劉宗周念臺先生最爲所尊崇，詩中比之爲孔子，曰：「弟子三千人，紹興鄒魯跡。」黃道周尚在其次，許以「廉介」，而斷以「戎馬非所長」，與對於史可法之批評在伯仲之間。

吳日生名易（此乃陽之古字，近人書中頗多誤爲易），吳江人，崇禎十六年進士，曾在史可法部下任事。揚州吳江相繼失陷後，聚帥數千人收復吳江，屯軍長白蕩，曾大敗清兵，隆武帝封之爲長輿伯，後復失敗。

致全軍覆沒。父承緒妻沈氏及女皆溺死，而日生隻身脫險。丙戌春（順治三年）吳江人周瑞聚兵，復起義於長白蕩，迎日生入營，主其事。秋，日生至嘉善，與職方倪撫合營，集飲於孫歸家，爲漢奸縣令劉肅之所賣，被執，擒至杭州，戮於草橋門。

此人因爲比較後死，故和陳子龍一樣，去入六哀之例，但集中有吳江野哭一首長詩，專門哭他，也和細林野哭之專門哭陳子龍的一樣。吳江野哭也是完淳被捕後，舟過吳江時所作，有『有客扁舟淚成血，三千珠履音塵絕，曉氣平連震澤雲，春（？）風吹落吳江月』之句，又言『夢中細語曾聞得，蒼黃不避公顏色』。蓋在舟中曾夢見日生，中夜醒來而潛聲痛哭之也。『感激當年授命時，哭公清夜畏人知，空聞蔡琰猶堪憐，硬作侯芭不敢辭』。淒愴之情有逾細林野哭。蔡琰卽蔡文姬，陷沒於匈奴，後爲曹操所贖還，似乎日生尙有女爲清兵所俘，侯芭是楊雄的弟子，足見完淳亦頗以師禮事吳了。

集中尙有五子詩，其序文已見前，所謂『平生風韻兼師友者五人』，此五人爲邵景說（梅芬）、陸鯉廷（培）、侯文中（玄洵）、錢漱廣（熙）、周上蓮（錫）。

邵亦幾社社友，金山衛諸生。國變後隱居，以病早卒，有風輝堂詩稿。完淳評以秀簡清高，寡欲遺世。集中關於此人之詩，尙有舟中憶邵景說寄張子退，中有句云：『孤燈暮雨白綸巾』，大約卽爲景說寫照。又有偶念三秋舊集憶景說兼越行諸子，末二句云：『邵生黃土風騷盡，三復遺篇尙可師』，其對於景說之傾倒可

以想見陳子龍之弟子王勝時有題夏存古舍人遺集十首，附見夏集，其第五首云：

『彷彿風雨夜，屈指高文醉幾回。最惜青門詩句好，玉樓同跨紫鸞來。』

自註云：『夏子容稱邵景說詩，『可知青門即指景說。』五子詩以邵居首，亦是證。『最惜』之意。

陸鯤庭乃仁和人，崇禎庚辰進士，明末忠烈。紀實云：『大兵（清）至浙，培避橫山之桐塢。過其友陳庭，語以國祚如此，惟當一死以壽君親。長號而別。在橫山，其妻知其欲死，防之嚴。培乃結妻脫身歸故居，避戶自縊。家人破壁救之，甦。培恙曰：奈何苦我！即作絕命詩，再拜其二僕，以繩授之曰：『使我得成其志者，汝等之惠也。』登床就縊，從容而死。年二十九。』夏詩稱其通蔽識微，鳳舉、玉立。
周上蓮，據莊師洛所考證，疑即屈大均成仁錄中之周秋駕。錄云：

『余友周子秋，幼時與華亭夏存古交好，其嘗人平垣先生嘗佐存古之友文忠公允，蘇為宰，樂飲，認師文忠，而友存古，為學甚勤，存古撰代乳集時，年止九齡，才華鸞發。而秋駕亦以賢齡著文章，為文忠所器重，以著於陳門。歐子賦子，司理浙東樞府筭，比試諸生，則以秋駕為龜山上冠。』

詩中稱周為『孝廉』，而又是成了仁的人，莊氏所擬大約是很可靠的。

集中所表見之友人名尚多，其中有死國難者，如徐似之（爾毅）、郭六修（憲經）、顧大鴻、仲熊兄弟等。徐即前六哀詩中徐家宰、石驥之子，與完淳同日就刑。郭乃江西隴泉人，天啓五年進士。清兵圍臨，降武

帝命維經爲走兵二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，總理軍務，督師往援。維經入贛州，與楊廷麟、黃元吉協守。城破，入
嶽巖寺自焚死。鴻仲能即頭威正二子，因窩藏陳子龍而死於難。

尚有隱遁者如方子留（綬），蔣大鴻（平階），顧偉南（開寧），王玠石（光承），杜茶村（潛），沈
宏濟（樞）——此人曾爲完淳之師，窮困而死。

亦有歸順清庭或致顯要，或仍困頓者如李舒章、宋轅文之流居於前，蔣篆鴻、王后張之流居於後，但此
種人比較少。

下

我自從知道夏完淳的存在，便很想把他戲劇化，早被訂爲去年（三十一年）三月份的工作，已經把
人物和分幕約略擬定了。但是足停頓了一年，直到今年三月這項工作才算告了完成。坊間已經有夏完淳
一個劇本，我爲避免同名起見，便採用了南冠草這個名目。

南冠草本是夏完淳最後一個集子的名稱，他在被捕後途中獄中所作。原集未見，唯夏完淳全集的
標注看來，可以知道有五律十首，七律三首，七古二首。我們不妨把它的目錄列在下邊。

一、別雲間 二、拜辭家恭人 三、寄內 四、寄荆隱女兒兼武功侯甥 五、柬半村先生 六、七夕步
水先生韻 七、聞大鴻仲熊訃 八、毗陵遇輟文 九、待絳待鞠在皇城故內齋宅 十、御用監被鞠拜
瞻孝陵恭紀

以上五律。

十一、虎丘遇九高 十二、山丹陽入京 十三、西華門與同難諸公待鞠

以上七律。

十四、細林野哭 十五、吳江野哭

以上七古。

以外尚有詞餘四曲金陵雜詠、自敘感懷、送沈伯遠出獄、標爲獄中草，不知道是不是也收在南冠草裏。面又有上室餘論一文及獄中上母與遺內二遺書，論理應同詩詞一並收集。唯方子留（綬）南冠草原序，僅提到詩而不及曲與文，或者後二種是除外的也說不定。南冠草這個集子的單行本，應該還存在於人間，將來如有機會尋得，這個小小的問題是不難解決的。

我的劇本所處理的是完淳被捕前後以至於死的一段情形，正和他這最後一個集子的時期約略相當。詩文中所含孕的情趣和事實，我在大體上是把它們形像化了。因此我把劇本也命名爲南冠草，覺得是

很適當的

夏完淳的被捕是在順治四年丁亥的夏間，被捕的原因諸書所說不一，或以爲「以陳子龍獄詞連及」，（明史稿）或以爲「以吳勝兆牽連」，（鎮江縣志）均是捕風捉影之談，突其實際，以曹家駒說夢所述最爲可靠。

「乙酉之秋三吳底定，勢如破竹，淮浙東擁效魯藩，依錢塘之險，守御甚固。黃斌卿（弘光時封肅虜伯）練水師於舟山，遙爲聲援。一時人心俱欲輸款，以圖佐命勳。有謝堯文者奔走而聯絡之。丁亥之春，堯文抵崇閩，謀渡海，其衣冠頗異於衆。海上邏卒詰之，復出大言，乃縛以見柘林守備陳可。一加刑訊，其吐真情。隨從旅舍孫龍家，搜獲所齎表文及名籍，上之提督吳勝兆。時勝兆反謀已決，置之不問，但以堯文檄府囑禁，聊掩衆目而已。不數日而勝兆舉事，人定後殺湯海訪（名之易）方司理（名東朗），遣黎明而爲麾下所縛矣。何暇問及謝堯文事乎？久釋不釋。會上官至松閩，詢堯文來歷，知其以通南事敗，而發覺由柘林，遂從陳可詢其頭末。陳以昔所錄副本進。據以上聞，王撫公同北來滿洲到松，按籍而求，無一得脫。首列者爲蘇之孝廉顧咸正，進士劉曙，吾松董治中，袁國楠，宋用枚，張誼石，劉剛皆表表有名者，莫不駢首就戮。而表文出於夏存古之手，亦罹於禍。」

此與方子留南冠草序所說相合，「會江東有詔諭瑗公師（允禩）文忠，蔭一子中書。存古乃上表友疏，稱中書臣完淳，死以進報某虛實，約兵以某日航海，會某所爲。邏卒所獲，就鞫金陵。」又與蘇州府志所載顧咸正劉曙被捕時事亦相符。其說云：「順治丁亥，上海諸生欽浩通款舟山，疏吳中忠義士二十三人，首及

咸正乃與同事四十餘人並死。』又云：『劉曙（長洲縣人，癸未進士）以舟山事械送金陵，下獄八旬，與峴山顧咸正、松江夏完淳及同邑管定縱橫詩酒，談說忠義爲樂。丁亥九月十九日赴市，連呼高皇帝而死。』欽定四庫全書。謝堯文之字或以爲上表唐王者亦誤，蓋其時唐王已經死了。

劉曙下獄八旬，以九月十九日死，則其被捕當在六月完淳被捕後。詩有七夕步蠶水先生韻一首，其詩云：

忽然秋滿地，愁裏度良辰。有酒還同醉，無衣豈獨貧？
月明河鼓動，露落海關新。欲問君平卜，升沉數未真。

一起言『忽然』蓋有雙關之意，表示其時被捕不久。蠶水先生未詳爲誰，然其丈人錢彥林亦有七夕獨中作的一首云：

對泣南冠度綺筵，江鄉千里客愁遙。雙星若識人間事，也應淒然罷鵲橋。

可知他們翁婿兩人的被捕與劉曙亦同時，所謂『獄中』固不必在金陵獄中也。關於完淳被捕之經過，杜登春並心犯難集中有一則紀之頗詳，今錄全文如次：

『順治丁亥七月，賊寇夏子存占以奉表唐王（案當作魯王）謝恩爲海上邏卒所獲，洩經略（案其時尙未爲經略）密行上無軍，索存占甚急。時余讀書虎丘石湖寺，不知也。一日，乘涼散步將至懸懸泉，見一小沙彌同青衣數人汲水

而飲遙望沙洲有似仙古，邊視之，則寔是也。問之曰：我已就縛上道，無資斧，其爲我謀之。余急索囊中俸付之，遂其登舟。有經略差官王姓者，密有他謀，詰詢姓名，詞氣甚厲。余以世誼交情詳告之。且曰：吾爲行者治裝，於爾亦未嘗無益，何怒之有？於是置酒脯爲別。存曰：古一律爾余曰：

「竹馬交情十五年（夏集作十七年）飄零滯海竟誰憐？知心獨上夢羅浮，亡命難尋少伯船。山鬼未回江上夢，楚囚一去草如煙。高堂弱息憑君在，目極鄉鄰更惘然。」（集中作：「嬌蘇明月愁人醉，殘燭無言意惘然。」）

又曰：此行始不免。婦饒有娠，男與爾爲婿，女與爾爲媳，倘不育，結嗣。幸勿立後，寄遺囑數紙而別。余泣數行下，而存古無一點淚。余歸告沈子羽嘗約往金陵探聽，羽嘗慨然偕行至省之次日，道上有鳴鑼視之，則存古與劉公且諱曙者攜手出就戮。兩公皆不跪，持刀者從喉間斷之而絕。余與羽嘗救存古之屍，歸其親於小崑山新榮，葬於考功先生昭位。得朋諸人咸來會葬，余與羽嘗親自覆土，凡四日而畢其事。」

以六七月之交被捕，舟行轉輾至蘇，可能爲七月十五日矣。錢詩「江鄉千里」句亦是證明被捕後係由水路西上也。

杜九高者鎮洋縣志云：「號讓水，世居華亭，青浦籍。爲給事張王治堵，遂家太倉。順治辛卯拔貢，歷官處州同知。著有尺五樓文集。」順治辛卯爲完淳死後第五年，足見此人節概亦有可議之處。但他和夏完淳的關係相當密切，童心犯難集中既表明其對朋友的義氣，尚有吾友詩四十五首，以完淳居第一，其詩云：

玉樓王佐才，少薄章句。生不辭黨魁，死不辭刀鋸。

虎卓前致詞，徘徊淚如雨，俎豆有餘馨，悲哉大哀賦。

對於完淳極其傾倒。『玉燮』云云者，以完淳又號玉燮堂也。夏集中收有討降賊大逆檄，其首語爲『崇禎十有七年四月江左諸少年討降賊大逆臣』云云，此所謂『賊』，乃指李自成。當時崇禎薨，滿清尚未大肆其荼毒，故士大夫輩多以討賊爲忠義。完淳時僅十四歲，在此潮流中自不免受其影響。杜著社事本末中亦記其事。

『甲申四月，余輩數人稱江左少年上書鄉紳四十家，乞舉義勳王，爲衆紳所嫉。又於哭陵時，草檄討逆道官。一時投匭之輩皆側目，而主其說者實余與夏存古二人。』

又云：

『余年十三，與夏存古完淳曰子后張率於少年場中留意人物，以社事爲己任。迄今事在目前，已恍如隔世矣。』
杜與夏乃上下年紀，所謂『生不辭黨魁』，即指結社事爲無疑。虎丘前日占一詩已收入南冠草，語句略有不同，或因杜所錄者乃初稿，或因係口占，而杜之記憶有誤，然大體上無甚更動。所謂『知心獨上要離墓』，則完淳在真時，對杜係以『知心』相許，要離之墓本在虎丘，稱杜『獨上』，似亦可解釋爲有秘密之意義。

同在南冠草中，同係在途中遇友之作，毗陵（武進）遇幘文一首，和虎丘遇九高之作，其感嘆便大不

相同。韓文爲宋徽輿的字宋，亦松江華亭人，與陳子龍、夏允彝同爲幾社社友，但此公於順治丁亥卽成進士，卽陳子龍、夏完淳授命之年，後曾爲福建督學，歷官至副都督，與陳夏之友之另一人李雙，字舒章者同爲歸順滿清而顯達了的人物。

宋生委馬客，世慨故人心。有憾留天地，爲君問古今。

風塵非昔友，湖海覺知音。語盡窮途淚，關河雨雪深。

這詩裏面很明顯的是含有諷刺不滿之意，如「委馬客」、「有憾留天地」、「風塵非昔友」等句，與贈杜詩迥然不同。因此我在方便上把杜九高作爲代表了一種方向的人物，便是明亡之後，有一部分士大夫曾經潛下海底，參加了秘密結社，據傅顯亭、林傅青主，都是走這條路線的人。

王后張，原名爲聚星，後改名爲崑，夏集中屢見此人名，如寄后張云：

千山萬山芳草生，千樹萬樹黃鸝鳴。汝爲高堂不得來，我爲高堂不得行。

寂寞蒼苔竟曠土，昨聞後江新被兵。欲眠不眠愁夜半，橫窗參差三兩聲。

又有雪後懷后張子韶，與王太后、張泛舟、華亭谷。後詩中有「余爲龍分子爲雲」之句，二人交情似乎並不淺。但這位王先生是在康熙二十六年中了順天舉人，二十七年成了進士的（見華亭縣志）可知晚節亦不終。后張與完淳爲同年輩，到康熙二十六年已經將近六十歲了。

又其周荅山先生鶴靜堂集跋有云：

「追憶考功塾中弟子侍側，先生命言志。夏生存古曰：其司馬長卿乎。爽曰：其吾家景略乎。先生瞿然顧爽曰：噫，儲子乃分師席，此誠吾所能。當時師弟子自命業闕達哉。豈知白駒載馳，智不及料。夏生既弱齡兵死矣，爽且老而無所表見，而先生一仕卽已卒，未克大展。」

順民思想，充分十足，辭氣之間頗小視完淳，蓋斥完淳僅僅是一個文人，而自己則是大能有所作爲的政治家也。「吾家景略」卽是佐命符堅的王猛，應該是一位漢奸，后張以此自比，洋洋得意，其志趣可想。這段故事，疑出於杜撰，因爲夏允彝是富有民族意識的人，不至以自比景略而誇獎其弟子。因此，我對於這位「自命闕達」的王先生，實在不大滿意。

國變以後，夏侯兩家的景況是很蕭條的，朋友親戚，死難的死難，變節的變節，勢利的人似乎都有點敬鬼神而遠之，故完淳詩中亦每每露有不勝今昔之感。如：

「珠履三千食客稀，玉盤十二齋盟悔。」（題曹溪草堂壁）

「當年結客同心者，滿眼悠悠行路人。」（寄荆隴女兒）

「五陵年少歸何處，匣劍雙龍不敢彈。」（感舊六首之二）

「觀潮交態渾如夢，潮海生涯敢獨醒。」（秋日過龜東智舍）

「今日三千珠履客，誰人知報金陵恩。」（柬友）

「露下天高腸欲斷，秋來客散孟嘗門。」（樓頭口號）

像這樣的辭句在集中正自舉不勝舉。這種冷暖炎涼的情形固然是人間世的常態，因此也令我想到夏完淳的被捕上必然會有出賣他的人，這個人沒有方法確定，在方便上也只好拜借了。

完淳被捕時的地點，各書多以爲嘉善錢家，如蔡嗣襄事略謂「邇卒至其妻家，遂被執。」黃鶴醉翁記亦謂「讀書外家，丁亥四月巴陳上三帥執之。」然以南冠草中詩次考之，如別雲間卽別其故鄉松江華亭之作，拜辭家恭人則係別母之作，可見他的被捕應該是在華亭他姐姐同母親所住的地方，至如屈氏成仁錄謂「完淳走吳易軍爲參謀，被執。」那更是把事件和年代都弄錯了。

細林野哭中有句云：「我欲歸來振羽翼，誰知一舉入羅弋。」也足以證明被捕是在他的故鄉，而他的「歸來」是打算有所作爲，高飛遠舉的。

被捕的時間應該是丁亥的六七月之交，而不是四月。四月是謝堯文被捕的時期。關於謝的被捕，在武臣傳的洪承疇傳中也曾提及：

「四年四月駐防江寧總管巴山，張大猷，奏柘林游擊陳可，擒賊謝堯文，獲明魯王封承疇國公，及其總兵黃斌卿致承疇與巡撫土國寶書，有伏爲內應，殺巴張二將，則江南不足定語。上獎巴山等嚴察承疇，而論承疇實曰：朕益知賊計真同兒戲，因卿等皆我朝得力大臣，故反間以圖陰陷。朕豈墮此小人之計耶？」

觀此足見謝堯文一案牽涉甚廣，蓋他一方面是在替魯王以海和江南的士大夫聯絡，謚夏允禩爲文忠公，封完淳爲中書舍人，因而有完淳的謝表和義士四十餘人聯名的奏疏。而在另一方面想企圖離開當時的敵僞，故封洪承疇而捏造裏應外合的私信。這件案子的結果，在江南士大夫方面，引出了大批的犧牲，在敵僞方面也生了小小的波折。在這個波折當中我感覺着很大的趣味，因爲可以表見當時的敵僞關係。漢奸們的生活是怎樣的不自由，敵人對於漢奸的駕御又是怎樣的恩威並用，都明白地可以看出。

土國寶（劇中爲方便計，改爲了王國寶）亦見武臣傳，是山西大同人，是明朝的總兵投降過去的。傳稱其『以武夫，不習文事』，後因貪贓，畏罪自縊。此人本是一名簡單的劊子手，可云無足重輕。但洪承疇在當時卻無殊於現今的汪精衛，觀其受制於一個滿人的總管巴山，僅以莫須有的嫌疑，使巴山上奏而與土同成爲待罪的身分，可證滿人在當時之監視漢奸，是怎樣的嚴密。事經審核明知爲僞，洪與土雖然受了『諭慰』而巴也同時受了『獎』。這也可見漢奸的可憐相，便是蹴了你兩腳，再摩摩你的頭，而自己的腳不用說依然是尊貴的，遇必要時還是要蹴你。在洪承疇裏面，接着又有一段十月的事，也是巴山等查獲了五個遊方和尚，認爲有謀叛的蹤跡，牽連到洪承疇。所謂『謀叛蹤跡』也不過是一位和尚名叫飯可的，在經過城門的時候，從他的經筒裏面被人查出有福王答阮大鈔的信稿，又有一冊名叫變紀的書說到時事，如此而已。飯可是明尚書韓月庵的兒子，與洪承疇有世誼，要想回廣東，洪承疇便發了『印牌』給他。結

果，洪承疇所發的『印牌』不僅沒有生效，反而惹出了麻煩。案子也鬧到了北京，刑部認爲『徇情』，要洪以『革職』的處分。算是因爲他平定江南有功把他赦免了，而洪承疇藉父喪爲名，還是自行辭了職。這些情形，真是活鮮鮮地如同眼前的事一樣。

當時的滿清朝廷，執政的攝政王多爾袞，這人是相當跋扈的，而且頗有才幹，順治皇帝的位子幾乎被他篡掉。他在丁亥年還只三十二歲，在前曾經到過南京，但他在這一年卻沒有南下的事實，我爲舞台的便利起見，作爲他徵行到了南京這是可能，希望史學專家不要以爲我在『創造歷史』。

我在醞釀本劇的時候，破頭的寫法本有兩種打算：一種是現成的形式用多爾袞洪承疇來開端，從滿清方面來介紹時代；另一種則由民間抗清的活動開始，夏集中有遇盜自解一詩：

浪跡萍蹤獨此身，天涯孤客淚沾巾。綠林滿地知豪客，負劍窮途贈故人。

無復青鞋王氏舊，自憐鬢髮阮家貧。逢人莫訴流離事，何處桃源可避秦。

我喜歡綠林寶劍一聯，這裡有讓想像力充分活動的餘地。我打算寫成他在亡命生活中隱姓埋名，一次假定在太湖邊上被人打劫，但結果那綠林豪客的首領才是相識的人，不僅沒有害他，反而脫劍相贈。這是很戲劇效果的一景，但我拋棄了，依然採取了現在的形式，用漢奸和烈士對照，用洪承疇和夏完淳對照。

完淳被審訊時，洪承疇有意軟化他，是事實。但他卻不僅不屈，還使有意軟化的他的丈人錢彥林也慷慨就義了。完淳與洪承疇的對答，先故意恭維一場，反過來再加以痛罵，也是事實。屈氏成仁錄中所敘述的這一節頗有聲色，不過恐怕多少也是加了些潤色的。

完淳到過的地方很多，幼時他隨着父親到過燕京，到過福建的長樂。國變以後，飄流 澤國，獨行 閩 長江 下游，太湖 沿岸，大概是他時常漂泊的地方。但我所注意的是他似乎曾經到過洞庭湖。他有絕句口號八首，其序云：『余竄身荆棘，滿目風塵，哀厲之辭，殊乖風雅。聊以紀一時流離之苦耳。』既爲紀流離之作，則詩中所列地名，理應不能認爲藻飾。其第一與第二首云：

『去年人送短長亭，一片瀟波入洞庭。江海無情人不見，芳洲春草爲誰青？』

『穀魄歸來風雨多，瀟湘春盡晚生波。可憐屈宋師門誼，空自招魂弔汨羅。』

這兒所提到的洞庭，瀟湘，應該指的是湖南境內吧。自然太湖也有洞庭的別名，如集中別有夏口 幽居 三首，其第三首有句云：『一片孤帆入洞庭，兩峯曉夾具區青。』具區卽太湖，則彼洞庭當亦指太湖。但這絕句口號第二首的瀟湘，似乎不能作別解了。因此大哀賦中有這樣的幾句，也更惹得我注意：

『國亡家破，軍敗身全，招魂而湘江有淚，從軍而蜀國無絃。』

這所敘的是丙戌年 吳日生 失敗後的事，大約完淳在那時候確實是到過湘鄂一帶。那時候李自成約

餘部已經屯集在湘鄂界處之九宮山，張獻忠的部隊也還在四川境內，完淳儘有西遊的可能，而且還是有企圖的，但結果他的企圖沒有達到。因為李自成已在九宮山的附近被殺，故致「招魂有淚，」欲入蜀而苦無門路，故致「從軍無絃」這些都不好明目張膽的說，故只好以文飾出之。這樣去解釋，大約也是可能的吧。

完淳是反對隱遁的人，他有詠史雜成口號十首，其第四首批評伯夷叔齊，便是對於隱遁者表示不滿：

『黃旗成郊大白旗，黃旗千載更無依。當時尚有頑民在，何事西山獨采薇。』

這詩頗足以表見他自己的志趣，因此我感覺着完淳在其將死的一兩年，見江南舉義等於絕望，實曾經有西投張李的決心，和那些「頑民」打成一片。沒有成功，故又回到長江下游，和魯王以海通款曲，想逃到南方活動。這便成爲「我欲歸來振羽翼，誰知一舉入羅弋」了。

完淳是詩人，而又以氣節自尚，他的父親死於水，先生陳子龍也死於水，故他對於屈原甚爲尊崇。集中摹倣楚辭的騷體賦頗多，又有弔左徒一詩，屈原可以說是他精神上的先生。這或許也怕是可以使他這遊瀟湘的一種動力吧？

完淳似乎頗嗜古字，作「存古」已足表見。他除喜歡屈子之外，也喜歡莊子，夏目幽居第一首有一幽局習靜無人至，讀盡南華內外篇」之句。集中除騷體賦之外多選體詩。文亦多六朝氣習，大哀賦係擬庾子

山的哀江南也是有目共見的事。然而六朝以後的史事人物便很少提及，詩不提李柱元，文不提韓柳，蘇詞不提柳蘇，辛曲不提關白鄭馬，甚至如行跡相似之文天祥陸秀夫之類的宋人亦絕未提及。

但他也並不是泥古的人。他不甘困守章句，素來重視時事，而在行動上不偏廢實踐。所謂「玉焚王佐才，少小薄章句」便是確評。因為他鄙視章句，所以他並不迂腐。他雖然以節義文章表見於世，但他毫無方巾氣。他不愛引據儒家經典，有一篇周公論，隱隱指周公爲「叛臣逆相」，更是有點離經叛道。他本來是才子，故不免也有些風流，十五歲時便著青樓篇，楊柳怨，絕不是迂腐假道學先生所能道其一字。國變前無疑的曾和一些少年儕輩徵逐於歌舞之場，所謂「壯遊不讓五陵豪，酒酣卻笑三河俠」，題曹溪草堂，國變後，時時藉酒解悶，所謂「江南日暮慘離魂，四海交情酒後論」，樓頭日號，「相逢對哭天下事，酒酣睥睨意氣親」，細林野哭，樂府有監歌行，三婦豔諸篇，詩餘多寫情寫恨之作，賦中所成套曲，自敘裏面有一爲伊人幾番拋死心頭憤」之句，感懷一首中又有「我那人呵影何方，昔在金陵，客夢西樓，一樣西風兩地愁」的尾聲。他這「伊人」，「那人」，該是有所指，或許就是他的夫人，或許也怕是夫人以外的心友。但他儘管懷抱着這樣柏拉圖式的愛，我們能够說他不道德嗎？

他尚遊俠，重意氣，故一生不辭黨魁，死不辭刀鋸。他雖然沒有提到過宋末死節諸臣，但卻常提張翥，范蠡，伍員，信陵君，高漸離，張良，田橫，大抵周末秦漢之交的一些壯烈的故事，是時常在他的腦子裏盤旋着。

的。

他的政治評論每中肯綮，如大哀賦中評明末之失政有「罪莫熾於趙高，害莫深夫褒姒，卽指魏忠賢與客氏而言。批評南京政府之淫靡則曰：「東昏侯之失德，蒼梧王之不君，玉兒寵金逸之步，麗華長玉樹之淫……先見乎玉杯象箸，復徵夫酒池肉林，聞蚌鳴於爲官爲私，御龍衰於若亡若存……冠蓋之銀青俱滿，廟堂之銅臭相因……將相盡更始之羊胃，衣冠多南渡之雁民。」把當時南渡君臣之惡德真寫得淋漓盡致了。

他的關於南朝的評述本來還有續幸存錄一書，是庶續他父親的幸存錄而作。原本八卷，爲「南都大略一卷，雜志一卷，義師大略一卷，雜志二卷，先忠憲行狀一卷，死節考一卷。」見其自序如此。謝國楨《晚明史籍考》言涵芬樓有鈔本，多出達夷授官始末，潘遼失守始末，擬證遜國諸臣評等目，爲自序所無，而自序中之義師大略，雜志及行狀，死節考等則佚。涵芬樓本間已燬於一二八之役。今坊間幸存者有明季稗史本，僅南都大略六則，南都雜志二十八則，末有一則云：「以書生談朝事，其訛者十之三四，故予刪其訛而存其是，非全錄也。」此乃刪者之附識，不知刪者究係何人，甚爲可惜。刪者譏完淳爲「書生」而斥其多「說」或係在南都會當「朝事」之人，蓋錢謙益輩所爲耶？今觀所刪存者多精到之語，有所謂「三反」者：

「南都之政，幅員愈小則官愈大，郡縣愈少則官愈多，財富愈貧則官愈富，斯之謂三反。三反之政，又烏乎不亡？」

把亡國現象說得最爲扼要，則被刪文字中恐仍多妙緒，未必盡「訛」。尤可惜者乃關於義師及死節諸卷竟被完全刪棄，則刪者之爲武臣，又斷然無疑。觀完淳自序，謂「不敢苛，不敢私，不敢以己意曲直。」又謂「失之誣，失之枉，我知免矣。」則完淳又不僅爲一詩人，而實兼備良史之才者也。

完淳著作除續存錄外，有詩文集數種，曰玉焚堂集、內史集、南冠草、代乳集。然余所見爲清嘉慶年間莊師洛及其門人何其偉、陳均等所輯之夏節愍全集十卷及補遺二卷。據何跋云：「夏節愍集十卷，蓋綜其生平所爲玉焚堂集、內史集、南冠草三種彙錄成編者也。玉焚堂集作於甲申乙酉（間有前作），內史集作於從軍以後，始丙戌，訖丁亥，四五月間。南冠草則皆臨難時途中獄中所作也。然節愍年九歲，曾撰代乳集，惜不傳。」大率現存之全集已包羅夏之詩文全部。蒐輯甚勤，補遺一再，並多各種附錄以備參考。莊氏師弟之業實可感謝。唯詩文未編年，其中斥滿人處，在前認爲涉及忌諱之字句均被隱匿，以大哀賦爲最甚，殊爲遺憾。又「節愍」云者乃乾隆四十年之遺謚，其時清室政權已穩定，乃追尊明末殉國諸臣以獎勵忠烈，計專論者三十三人，通論「忠烈」者一百二十四人，「忠節」者一百二十二，「烈愍」者三百七十七人，「節愍」者八百八十二人，祀忠烈祠者二千二百四十九人。以「節愍」稱完淳，非完淳之志也。

完淳詩文，舊時老師宿儒多極口稱讚，如沈德潛云：「存古生爲才子，死爲維鬼，汪蹄不足多也。詩亦高古罕匹。」王昶八十三歲時序夏全集云：「年少才高，從軍殉難，其人其文，千古未有。一節非溢美之言。然余

尤愛其南冠草中所錄諸作，蓋已刊去紛華，滿紙血淚，無意求工，而真光射入也。

被捕後之文，如十室餘論，獄中上母書，遣夫人書，亦均是血性文字，今整錄其二，運書如下。

獄中上母書

不孝淳今日死矣，以身殉父，不得以身報母矣。痛自嚴君見背，兩易春秋，冤酷日深，報卒罄盡。本圖復見天日，以報大仇，卹死榮生，告成黃土，奈天不佐我，鍾虐先朝，一旅才興，便成蓬粉。去年之舉，淳已自分必死，誰知不死，死於今日也！斤延此二年之命，菽水之養，無一日焉。致慈君託跡於空門，生母寄生於別姓。一門漂泊，生不得相依，死不得相問。淳今日又溘然先從九京，不孝之罪，上通於天。嗚呼，變慈在堂，下有妹女。門祿衰薄，終鮮兄弟，淳一死不足惜，哀哀八口，何以爲生。雖然已矣，淳之身父之所遺，淳之身君之所用，爲父爲君，死亦何負於雙慈？但慈君推乾就濕，教禮習詩，十五年如一日。嫡母慈惠，千古所難，大恩未酬，令人痛絕。慈君託之嚴融女兒，生母託之昭南女弟，淳死之後，新婦遺腹得維，便以爲家門之幸。如其不然，萬勿立後，會稽大望，至今零落極矣，節義文章，如我父子者幾人哉？立一不肖後，如西銘先生爲人所詬笑，何如不立之爲愈耶？

嗚呼，大造茫茫，終歸無後，有一日中興再造，則廟長千秋，豈止麥飯豚蹄，不爲餒鬼而已哉？若有妄言立後者，淳且與先文忠在冥冥中誅殛頭腦，決不肯舍其戈天地。淳死後，亂且未有定期，雙慈善保玉體，無以浮爲念。二十年後，淳且與先文忠爲北塞之舉矣，勿悲勿悲，循託之言，慎勿相負。

武功甥將來大器，家事盡以委之，寒食盃蘭，一杯清酒，一盞寒燈，不作若敖之鬼，則吾願畢矣。新婦結縵二年，賢孝

素著，武功好爲我待之，亦武功渭陽情也。

話無倫次，將死言善，痛哉痛哉。

人生孰無死，貴得死所耳。父得爲忠臣，子得爲孝子，含笑歸太虛，了我分內事。大道本無生，視生若散履，但爲氣所激，緣悟天人理。惡夢十七年，報仇在來世，神遊天地間，可以無媿矣。

遺夫人書

三月結襦，便遭不幸，而累淑女，相依外家，未嘗以家門盛衰，微見顏色，雖德馨齋眉，未可相喻。資淑和孝，千古所難。不幸至今，吾又不得不死，吾死之後，夫人又不得不生，上有雙慈，下有一女，則上養下育，託之誰乎？然相勸以生，復何聊賴？無田墜地，已委之蔓草荒煙，同氣連枝，原等於隔隣，行路青年，變偶才及二九之期，滄海橫流，又丁百六之會，焚祭一人，生理盡矣！嗚呼，言至此，肝腸寸寸斷，執筆心酸，對紙淚滴欲書則一字俱無，欲言則萬般難吐，吾死矣，吾死矣，方寸已亂，平生爲他人指畫了了，今日爲夫人一思究竟，便如亂絲積麻，身後之事，一聽裁斷，我不能道一語也。停筆欲絕。去年江東儲貳誕生，各官封典俱有，我不（亦？）曾得。夫人夫人，汝亦先朝命婦也，吾累汝，吾誤汝，復何言哉！嗚呼，見此紙如見吾也。外書奉奏錄和君。

此二書至今讀之，頗有餘悲，且屢讀不厭。唯上母書中對嫡母備極讚揚，而生母則無所表彰，不知是否出於謙抑。又有「誅殛頑隘」之語，辭氣過烈，不知係指母言，抑指夫人言。遺夫人書中關於江東儲貳一節，

頗覺不似完淳襟懷所宜出。恐其夫人因未得封典嘗有怨言，故淳臨死復提及，以表示歉仄，並鼓勵之。一語疑「我不曾得」二字乃赤字之誤。二書中均有「先朝」字樣，自係抄錄者所改，因當時明室並未亡，清室亦尚未穩定，完淳決不致稱明室爲「先朝」也。

秦篆夫人遺腹果得一男，據紫堤村志云：「仍不育，其後夫人亦削髮爲尼。唯關於遺腹子一節頗有異說。方授南冠草序云：「存古死而遺腹得一子一女，天之報施不爽哉。」序乃「壬辰冬」所作，距完淳之死已五年。或其時子尚未死，而女則並非遺腹。又鎮洋縣志所載更有大異：

「雲間夏瑗公，允森，一子完淳，字存古，年方典調，天才俊發，所著詩文幾駕瑗公而上之。瑗公殉節死，存古時年甚悲，會以吳勝兆牽連下獄，而我妻王明先者，瑗公門下士也，往探之，存古謂曰：「死無恨，惟室中婦方妊，今以異言自去，願之，潛走雲間，伺其育，潛抱以歸。而明先亦以他事敗，其友徐方平復抱之歸。存古死，此子卒賴兩人以全。」

看這所說的，差不多有類神話。其實秦篆夫人居外家，乃在嘉善，並非雲間。完淳死後尚有母妻姐妹及外甥侯武功等在，何勞此王徐二人抱撫遺孤耶？蓋完淳在當時爲人所慕，好事者託此自誇耳。其所撫子，蓋真所謂「狸貓換太子」之子也。

卽關於完淳之收尸與葬地亦有異說，邗城黃鶴齋記謂「同郡李之杜收其尸，葬之聚寶山本末亭下。」此與前錄杜九高童心犯難集所述全異。然以情理推之，以杜說爲可信，因與杜同赴南京者尚有沈羽

而會葬曹溪者尚有及門諸子也。李之杜殆亦冒牌義士，與王明先可謂無獨有偶。

關於夏完淳葬地，莊師洛夏集補遺序，謂當在松江四十三保十三圖蕩灣。又莊之姪培楊超格，曾與其友人董尚往曹溪訪其墓，據云蕩灣在曹溪東北二里，夏允彝之墓在焉。乾隆五十一年，邑令謝庭薰從張隆孫等之請，曾『示禁樵牧』。唯完淳之墓無泐石可考（見補遺跋）。爾來又一百三十餘年了，拉戰勝利了的一天，我也很想到松江去訪查這些遺跡。

一九四三年四月十六日。

侯玄涵夏允彝傳

夏允彝，字彝仲，號爰公，華亭人，舉萬曆戊午孝廉。方神祖倦勤，士大夫競儉利達，習爲儒貌，矧方毀溺，以毒風俗。時明有東林諸賢，節氣節以厲於上，而公以窮冠賢科，才名傾天下，實與太倉張溥、同郡陳子龍、長洲楊廷樞等，以文章鳴於下，其勢相應和。東林諸賢，或誦或伸，而公等伏處郡邑，與天下同憂樂，抵激汙濁，指訶失政，視窮達蔑如也。歷三朝二十餘年，游籍遍中國，二都十三州之士爭希其風，修節振拔，士氣一變，而公所援引導率之功爲尤多。

年四十餘，舉崇禎壬午進士。時公卷在沈詞林延嘉所被落，馬文忠世奇據公表證之，大驚，疑非公不辦。亟稱之，得收殿試三甲。

福建周之夔司理太倉，故與張采、張溥、陳澹、溫體仁當國，之夔以蜚語中采溥等，將起羅織。公在京師，計所以銷散之者無不至，事卒以解。

除知長樂縣，下車，勵精與百姓更始，用古教化。所舉廢必中民恤，厚風俗。當其撫慰羸弱，煦煦如家人，慮不能殫其私。或鉅猾朋賊，難禁遁法，簡剔若神。把三尺岌然，不能毛髮撼也。

是時鄭帥雄制閩海，倚爲奸利，撫按使不敢詰。其部曲守澳者，受賈人賂，縱令出入夷中，已復微殺之。公廉得奸狀，致諸法，帥竭力蓋之。公判曰：『以守澳之人，利人之貨，又假鄭鎮之名，而沒其利，非天意章露，則鄭鎮長爲其冒托，不惟污朝廷之法網，又虧鄭鎮之清節。』卒案如律。帥卒自折，無可奈何，後反投分焉。

邑有民出賈不反，久之獲骸於山。其家訟所與同賈，皆假貸者二人，獄不具。公案以爲貸責微，不應致相殺，當以他事曖昧。始者視同賈者二人中，一人貌狡，一人鰥，體癡，遽疑其妻爲外姦，密勾之至。懼之曰：『我夢神告我，殺人同謀者，體三十二癩，有婦人者啓之，爾亟以實告。』婦大驚，盡輸實，已出其夫，數身癩，果然。貌狡者乃服曰：『實與若婦奸，爲同賈，因以責償，激其夫共殺之，死不怨。』

有爭堪輿者，數世爲讐，甲乙相毆。乙有子癩，乃與姪謀。姪曰：『君之子廢，誠能殺之以誣甲，甲必抵死，殺一癩子而堪輿爲子孫利矣。』乙從之，訟於前令。令覺其誣，將致乙罪。乙懼，又怨姪之爲是謀也，并殺姪，更以誣甲，甲無以難。乃令一老婦過乙門，激使辱之，乙果辱婦。婦觸階而死，亦以誣乙。令數勘，不得直，並以相殺律入之，不服。前後易讞官數四。前令數奉台駁，嘔血自傷。公至，則事連八年，積牒盈車，且牽連死者又數人矣。齋戒而後聽之，一鞠得實，閩中稱神。

時閩俗善訟，多輕生服毒草以中人，公爲厲禁。凡訟殺人，雖由涯海僻，必令執屍隨牒來，按牒次，立驗虛實無隱，其風影息。邑中多盜，公初受牒，或置勿理，陰搜索之者萬方，輒得之數月之餘，致之千里之外，移之地。

獄連比之間，積誣立雪，盜以屏息。公前後聽獄，所搏擊全活，如此類者無算。引繩批根，鉤深摘隱，臨獄之際，聲色不發，片言書如，滿堂頹解。凡闕有疑獄，雖他郡邑，爭請發長樂勘密。每上讞，撫按使咸嘆歎不能及。

時數奉旨中行保甲，郡縣多例置之，公獨詳審條目，推誠行之，數百里如指臂。閩賦積逋，公乃編十甲爲版，審其戶人之數，懸甲長之門。每較期，甲長則特版以入，頑民無或遁。雖鄉之權貴，舉是例不少假，又篋杖贖輸人寡多，雖一二數勿混。賦先辦者，勞以美酒，道以笙鼓，至錫之詩。於是戶爭輸入。一年之後，東杖不用，得錫詩者日衆，壺觴滿堂，笙歌充庭，歌舞之聲，震於城郭。

五年，邑大治。癸未，家宰上計，舉天下廉卓第一。上每朝羣臣，語天下廉吏，大學士方岳貢首以公名進，上領焉。若素知者，書公名御屏，將膺殊命。會丁母喪歸。

甲申夏，寇陷北京，公開信慟哭，誓死報國，集議郡廢。故相某失詞，公庭叱之。

自長樂歸，家屢空。至是，盡籍其產，歸之有司，爲江南浙東西舉大義倡。扁舟渡江，與史尚書可法計恢復策，聞擁立事，卻還。宏光初，多引知名以繫物望，公以大卓異不時擢考功主事，抗疏乞終制。適馬士英阮大錫蔡奕琛等弄政，欲毀三案，誣諸賢二心潞藩，斥廢幾盡，憚公清直，獨爲好詞招之。公終制，迄不起。聚族築室於峴山之麓，永無意世事。己，奸黨張孫振等，卒承執政旨，誣以事，得旨，鑄一級。

乙酉夏，清師南下，士大夫相率奉手板入謁，無敢忤者，公獨不可。時江南總兵吳志葵頓兵海上，同郡給事

中陳子龍、孝廉徐孚遠、陰與陳湖(?)亡命，起兵湖中。志葵故公門生，子龍說公以尺書招之。志葵與參將魯之璵率舟師三千自吳淞江入澱泖，窺蘇州。海上軍素怯，之璵敗，遂引還海上。或說公入海趨閩，公歎曰：『吾昔吏閩，閩中八郡懷思我。今駕一船南趨，閩再舉，事固善。然舉事一不當，而行遜以求生，何以示萬世哉？吾將從虞求廣成游耳。』虞求石麟字，以縊死；廣成卽先世父，以水死；故云。

既，鎮帥以素聞公名，必欲致一見。且曰：『夏君來歸我，大用之。卽不願，第一見我。』公乃書於門曰：『有貞婦者，或欲嫁之，婦不可。則語之曰：爾卽無從，姑出其面，婦將塞帷以出乎，抑以死自蔽乎？』遂盡斥其家人。賦詩曰：『少受父訓，長荷國恩。以身殉國，無愧忠貞。南都繼沒，猶望中興。中興望杳，安忍長存。卓哉吾友，虞求廣成，勿齊繩如，懋人蘊生。願言從之，握手九京。人誰無死？不泯者心。修身俟命，敬勵後人。』詩竟，自投於淵，屍浮水上，衣帶不濡。死三日，而黃學士道周果奉檄以翰林侍讀兼給事中招公，急往，至則公甫入殮。使者以書倚櫬，叩頭慟哭而去。

公爲人孝友淳至，聰明捷給，少讀書，日積寸，爲文章如不經思，對客操簡，數千言立成。與同郡陳子龍、齊名、子龍爲童子，未有名聞，而公已爲名孝廉，折節友之，延舉公卿間，世遂稱夏陳。壬癸間，雲間古今文詞遂甲天下。公歿後，子龍爲書告之，紀敘生平，撫存悼往，讀者掩泣。

生不樂宴安，雖處一室，皇皇常任，既濟當世，推解拯救，若赴飢渴，急難同病，不顧其私。郡國交書記於門，

日如市，批答無暇，晷筆不停，終與譚天下事，條布班列，燭照數計，抵掌縱橫，連日夜不倦。慰薦小下，輩無虛日。人有片長，鼓舞之，不啻如己出焉。後生聞其風，或竊其一言半詞，砥礪以至成材者，無數。

公於東林諸賢，輩行稍後。至崇禎時，公爲孝廉，人卽以黨魁目之。然公持論謂諸君子坐論節概，好同惡異，不知救時之策，後世論成敗者，將與小人分謗。其立意不阿如此。凡兵禮大政，邦國利弊，皆洞晰本末。嘗私制策三十篇，識者謂公遭遇明聖，處公輔之職，必能引兵革，安蒼生，其於長樂，第小試爲兆云。雖名蓋四海，而所施未竟，天下痛之。

嘗著四傳合論一卷、私制策一卷、禹貞合注十卷、修長樂志并梓保甲及同善會徵糧法等書，世傳之。及乙酉八月，著幸存錄，爲絕筆文集，散佚，詢其家，無存者。

公子完淳，四歲能屬文，誦羣書數十萬言，文采宏逸，江左絕儷。爲錢梅培、屠禾郡、顏通問、漸東，授試中書舍人，後復拜表普陀，爲守帥偵得，見收。與顧咸正、劉曙同繫建康獄，談笑如平生。作新聲樂府數十闕，臨刑，意氣揚揚。所作文多散佚，存詞賦雜錄數卷。嘗自言七歲操觚，九歲成章，出入古今，咀含英華，有韻之文，自謂無敵，無韻之文，通達而已。方十七歲，遼殉節，忠孝。公竟不祀，識者悼焉。

女歸予兄洵蚤寡，勵志操善詞賦。公嘗語人曰：『宏光之世子得潔軀者，吾女之力也。』公歿後，與公妻孀人盛氏，並棄家人道云。

此傳見國粹報第十二期撰錄門，承智君遠明抄示。但似微有奪誤處，因手中無書不能是正，僅於可疑處標示
(?) 以待識者。又完淳之嫡母爲盛氏，僅見於此，故附錄之，以供讀者參考。

郭沫若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於香港。

714.8
4032



• 1949 •

基本定價
八元五角

91.00